

中國邊政

چین چینگارا سیاستی

ཀུང་པོའི་མཐའ་ཁྱེད།

目錄

目錄

113

漢滿蒙維藏合璧刊名……………封面

立法院第八十七會期第九次會議對行政院郝院長提出施政方針

及施政報告質詢有關邊政質詢摘要……………(1)

西藏加登頗章王朝建立的經過……………張哲誠(5)

蒙古及蒙古人(十六)完結篇……………恩和塞汗譯(26)

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行政區劃沿革……………宋武(34)

八大藏戲之一：漢妃與尼妃傳奇(文成公主)……………汪幼絨譯(39)

清宮戲劇之演變……………呂美津(51)

清末榮壽榮安兩公主……………何毓秀(53)

返鄉漫談……………李憲章節錄(58)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八十年三月出版



智慧藏

立法院第八十七會期第九次會議對行政院郝院長提出施政方針

及施政報告質詢有關邊政質詢摘要

覺安慈仁委員質詢：

中華民國立國精神爲五族共和，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依據憲法精神，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都有不容剝奪的政權，蒙、藏兩大民族因歷史、文化、地理、政治等各方面都與其他民族不同，因此憲法第119、120條特明文規定，保障蒙藏自治制度。

當初制憲時，各民族在參政權平等的原則下，蒙藏兩民族的代表參與制憲，制定了現行憲法。現在國家邁向民主、自由正處於憲政改革階段。在這重要時刻，爲達成中國統一的目標，我們必須考慮到中國民族問題。現在遺憾的是，執政黨所召集的憲政改革策畫小組討論方案中並沒有提到中國邊疆民族民意代表的問題；更遺憾的是，執政黨到現在爲止，並無具體、明確的民族政策。最近執政黨主席李登輝先生召集的國家統一委員會所擬訂的方案中並沒有提到中國邊疆民族問題，忽略了中華民國爲多民族共和的基本精神。當前執政黨認爲海峽兩岸統一就是中國統一。實際上海峽兩岸統一只是漢民族統一，並非統一其他民族；因此國家統一委員會不如改名漢民族統一委員會。李總統曾說：六年之內中國可以統一，當時李總統談到中國統一時可能就沒有考慮到其他民族統一問題。本席非常關心中國統一，但是更關心中國民族統一問題。

我們從西藏和蒙古來談中國民族統一問題。

從外蒙古的問題來談，外蒙古是在民國34年獨立了到現在有了46年，外蒙古獨立已經是國際上不可否認的事實。外蒙古已有聯合國席位，被世界一百零七個國家所承認，然而我們到現在還是認爲外蒙古是屬於我們的。我們現在應該是面對事實的時候。政府對外蒙古有沒

有任何單獨的政策，能夠達成中國民族統一的目標。據本席了解，外蒙古和內蒙古之間的來往非常密切，已有地下組織正籌畫未來內外蒙古的統一。對於外蒙古統一問題，請問郝院長有什麼看法。

現在談到西藏的問題。當初國父孫中山先生在五族共和的精神下創立中華民國的時候，在這樣的精神和原則之下，西藏加入中華民國是自願的，而不是受中央政府的強制，但是自從中共進入西藏以來，過去三十年的期間，我們西藏同胞遭遇了殘酷的壓迫與鎮壓，引起藏胞強烈的反抗。共產黨對西藏的政策不僅導致西藏人民要求獨立的主張，而且徹底破壞了中國民族團結的精神，因此徹底違背了當初五族共和的立國精神，我本人曾經多次地訪問過世界各地藏胞居住的地方，包括中國大陸的西藏地區。中共統治西藏三十年的結果，今天藏胞的心目中已經沒有當時中國統一的共識。過去三十年來，在西藏中國共產黨用武力來鎮壓，來達到他所謂的統一的目標，這對我們西藏同胞來說是一個大民族吃一個小民族是大吃小的作法，那麼這種統一不僅違背了民主精神，而且破壞了基本人權，這種統一是一假統一，我們沒辦法接受，所以我本人主張將來自由、民主、和平的中國統一，必須先考慮，民族問題，並提出符合時代潮流，民主精神，有遠見，有前瞻性的民族政策。今天我們看看蘇聯的情形：戈巴契夫在進行改革開放之前，並沒有事先規畫民族問題，因此今天面臨了蘇俄種族的嚴重問題，將來中國也是一樣。第21世紀是一個民主自由的時代，也就是世界各民族紛紛要求獨立自主的時代。因此我希望郝院長多多重視中國民族問題。解決中國民族問題必須從蒙藏開始。將來要統一中國，解決民族問題，必須重視蒙藏工作。

因為蒙藏民族在歷史背景，文化，宗教，語言文字，政治制度等各方面有他的特色，並且爲了維護國家主權，在中央級部會中政府特別設立了蒙藏委員會，有他的意義存在，但是自從政府遷台以來，把蒙藏委員會當作象徵，而沒有讓他真正發揮他的功能，目前蒙藏委員會的人員編制和預算，連中央級部會的一個科都不如。過去歷任的行政院長的作法是把蒙藏委員會當作一個樣本，而過去的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把蒙藏委員會當成一個人休息的地方，而沒有作爲，等於毫無作用。但是現任的蒙藏委員會吳委員長接掌蒙藏委員會之後，蒙藏工作才開始。據我個人了解，他對蒙藏工作方面有種種的措施和計畫需要執行，有相當的誠心和理想，努力推展蒙藏工作，對於吳委員長的努力和誠心，我個人很肯定與支持。但是限於蒙藏委員會的編制和預算，很多工作無法推行。請問郝院長，您對蒙藏工作的重要性態度如何？您是不是也認爲把蒙藏委員會只當作一個象徵性單位？郝院長您的個性和作法與歷任的行政院長有所不同，希望你多多重視蒙藏工作，並且規畫出符合時代潮流、民主精神及有前瞻性的蒙藏政策。

本席對將來中國民族統一的想法是，應該走上邦聯制度成爲大中華邦聯國，對於這一點，郝院長看法如何？還有關於前面所提到的，將來第二屆中央民意代表選舉，請問政府有沒有考慮到邊疆民族代表問題？政府對於臺灣原住民民族中央民意代表已經擬定在立法院增加兩個名額，但是完全忽略了其他蒙藏邊疆民族的民意代表問題。

主席：

覺安慈仁委員質詢，由行政院郝院長答覆。

行政院郝院長答覆：

中國的統一絕不是漢族的，而是所有在中華民國固有疆域內不分漢族、蒙、藏或其他少數民族共同創造的。

關於蒙、藏問題，蒙、藏是中華民族、中華民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對我們國家的建國和未來發展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尤其是西藏，在歷史上起碼可追溯至唐代文成公主嫁到西藏，所以西藏與中華

民國，藏族與漢族有著不可分的關係。國父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的兩大主張，一爲「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一爲「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所以「民族平等」是我們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當中最重要、最基本的要點，所以過去政府一向尊重西藏的民族特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給予充分的自治。不幸大陸淪陷後，中共對藏族同胞的暴力統治，不但爲藏族同胞所痛恨，更爲中華民國政府所深惡痛絕，對藏族同胞寄予無限同情。因此政府今後對藏族、對西藏，在統一以後必本著既有的政策，充分尊重其自治地位；西藏的民主與自治是政府今後重要的政策。中華民族是融合了住在這塊土地上的漢、滿、蒙、回、藏、苗、僮、維吾爾、哈薩克、以及台灣的山胞等各族的一大民族，而蒙古、西藏、新疆佔了國土的一半以上，因此此疆域不但是我們所重視，並堅持其爲中華民國領土的一部分。

第二屆中央民代選舉的問題，雖然憲改小組還在研究當中，但是我相信中央政府會考慮將來全國不分區代表的全國代表性，對蒙藏的代表不會加以忽視。

阿不都拉委員書面質詢：

一、中東戰雲密布，如任由拖延，不無引發世界大戰之可能，而俄屬中亞突回民族各共和國紛紛要求自主，蘇聯也有分崩之可能，中國大陸新疆地區，地當維吾爾、哈薩克各民族、以及世界各地咸以東土耳其斯坦（或東突厥斯坦）稱之，毗鄰中亞，族源相近，與中亞中東皆屬伊斯蘭教涵化地區，在思想模式上有其相通之處，因此東突厥斯坦目前情勢也處紛亂之中，去歲秋間，中共江澤民親赴該地探訪，旨在了解兼具鎮懾作用，足證該地情勢複雜難亂象已生，且非一朝一夕之事，又據有關資訊顯示，內、外蒙古已有地下組織，從事合併運動，設若與新疆蒙古合流，進而結合維吾爾、哈薩克、烏孜別克、塔吉克……等各民族，則大陸邊疆地區勢必產生風暴，果而如此，中共爲壓制其內部亂象，防止我政府趁機宣揚中國統一，中共極可能在臺海製造事端，請問政府有何決策以爲防範？

二、東突厥斯坦位處邊陲，其民俗習尚幾與中東、中亞之脈動相一致，以往由於中亞受蘇聯共產政權控制，相較之下，我中華民國三民主義之民族政策所揭櫫之民族自決，顯然較為寬鬆，因此仍願成為中華民國之一部份，但回顧自民元以至大陸淪陷，政府從未在東突厥斯坦實現民族自決，依然以省縣其制，而任命軍閥肆虐也一仍舊貫，我維、哈各民族何欠於中原，而中央竟以此待我，其後中共席捲大陸，假民族區域自治之名，行實際當家作主之實，違反伊斯蘭傳統，破壞原有社會結構，雖有「維吾爾自治區」之虛名，從未真正實行民族自決，揆其作法，仍不脫歷代中央治邊政策中「捨虛名就實利」之窠臼，了無新意，且我在大陸之維、哈各族同胞依舊貧窮落後，就宗教之受壓抑而言，較前尤甚，維、哈各民族何辜，竟受大漢族沙文主義壓迫至此地步。請問政府，口口聲聲強調以和平民主統一中國，在統一行動中，究竟將東突厥斯坦定位於何處？以何等地位對待我維、哈各民族？

三、中國政府或漢人，每喜以新疆稱我維、哈各民族之生息空間，其實此種稱謂完全違反史實，且具濃厚之大族沙文意識，其意為新征服之疆土，使身為維、哈各民族，極感難堪，可憐中國政府昧於歷史，對突厥一詞竟然不知，按突厥乃民族稱謂，隋唐之際稱霸大漠南北，勢力所及掩有中亞，後人遂將此廣大地區皆稱之為突厥斯坦，復按「突厥」一詞其讀音若「土耳其」，遂訛為土耳其斯坦，其為中性名詞，無庸置疑，唐初皇室與突厥族關係密切，兩唐書可為覆按，其後突厥分裂為東、西二部，西突厥遁走，遂成為今日土耳其之源，而東突厥滯留今天山南北以至中亞一帶，與今之維吾爾、吉爾吉斯、烏孜別克、土庫曼……各民族有其血肉相連之關係，且習慣上將其所賴以生存之天山南北稱之為東突厥斯坦（如書之為東土耳其斯坦也無不可），並無政治意味在內，中華民國政府創建之初即以五族共和、民族平等相標榜，請問政府是否可以在尊重少數民族尊嚴之原則下，改新疆為東突厥斯坦或東土耳其斯坦，設能如此，必將對大陸地區近千

萬之維、哈各族產生莫大之號召力。

四、顧自民國肇建之初，以至民國卅八年，在外力干預之下，曾出現東土耳其斯坦運動，此項運動多由外力操導，但其所訴求者不過民族自決及民族尊嚴之維持而已，設若自民國肇建伊始，維、哈各族確實能夠本諸民族自決之原則，追求各民族之政治地位與福祉，則何來東土耳其斯坦運動？溯本追源，孰令致之？請問政府今後究竟是否能貫徹中山先生之遺志，明確宣布在未來中國統一之後，給予哈、維各民族自決其前途之權利。

五、中國內地諺語有謂：物之不平，物之性也，誠然如此，試想中國土地廣袤，民族衆多，習俗各異，豈可以一種政令強行統一？凡百施政必須因時而異，因地制宜，何況施政之對象為不同之民族，尤不可以一種強行之於全國，借乎歷來之為政者，囿於大一統之大族沙文意識形態，毫不尊重少數民族之歷史文化、宗教信仰、風俗習尚，不惟無法促進民族團結，反而加深民族隔閡，試問政府是否有決心、有勇氣突破大漢族沙文主義之意識形態，明白宣布在不同民族聚居地區推行不同之法律，實行不同之政治制度，以適萬物本然之性，否則所謂民族自決，地方自治云者，不僅徒託空言，也是政治騙術而已。

六、前述東土耳其運動，雖曾於民國卅八年之後一度消聲匿跡，但暗中活動從未中止，尤以年來蘇聯動盪不安之後，更形活躍，早已從地下走向地面，公然展開積極活動，遠者如在中亞緊臨新疆之阿拉木圖有維吾爾民族百萬餘人，伺機返回新疆從事民族鬥爭，爭取民族政治空間，該百萬餘人之活動，從未停止；近者在中東、中亞也有更多維、哈各民族從事東土耳其斯坦獨立運動，且獲外力支援，本席在上一會期曾就此事提出書面質詢，惜乎行政院顧左右而言他，答非所問。再有進者，四十餘年前從事東土耳其斯坦運動領導人，今仍健在，數年前達賴喇嘛曾與之會面有所治談，其內容如何，雖不得而知，但可肯定者，其會談內容絕非為維、藏兩大民族團結一致，支持在臺灣之中華民國政府，本席當年也曾就此事向政府有關部門提及並有所

建議，惜乎政府大門深若海洋，投函之後，了無下文。現在此項活動又轉趨活躍，聲勢之大為以往所未見，且透過間接方式，帶話邀請本席參與領導，上會期也曾就此事提出書面質詢，惜乎行政院以反對分裂國土之陳腔濫調為對，請問政府面對此種新局勢，能否洞燭機先，以具前瞻性之看法，明白宣布在國土完整、主權統一之大原則下，接納東土耳其斯坦民族自決運動，滙合此一力量，共同為國土統一而努力？

七、民族自決、高度自治，已然為世界潮流之所必趨，設若政府仍然抱殘守缺，固執大一統之謬見，其不為時代所淘汰者幾希？果而如是，豈又非將陷全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境？此當為仁者之所不願為、不該為，試問政府有否遠見敢於明白宣布：在未來國家統一後，各民族聚居區，各成一政治單位，與內地民族共同組織中華聯邦，在國土完整、主權統一之大原則下，各行其是，縱然內地漢族地區，也可因東西、南北之不同，各成一政治單位也無不可，設能如是，不僅對大陸邊疆地區，海外幾千萬維、哈、藏、蒙……等民族具有莫大之號召作用，即對臺灣、海外之少數臺灣份子，也必具有減低衝突之作用，漢人諺云，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樹人尚需百年之久，施政在人，豈能無長遠之眼光？何況既以必分之心，處理民族問題，或許反可收向心之果，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隅，又與分久必合之說相符。

八、最近中東戰事方酣，一時之間伊拉克似無罷手之意，如任其拖延，未來可能發生聯軍委由某國進行代理戰爭，可以想見接受代理者，可以肯定不會是以色列，而必然為伊斯蘭教國家，如是，則伊斯蘭世界勢必整個介入，此種情況或許合於西方國家之利益，但是連帶勢必使其東突厥斯坦加速與中亞之結合運動，情勢果然演變至此，試問行政院有否妥善對策，既能維護國家領土之統一，又能兼顧泛突厥民族之利益，或許政府仍授例聲請自會本諸既定政策，以維護國家領土免於分裂，但揆諸目前政府結構中並未延攬對此問題有研究之學者專家，試問如何維護國家領土統一又兼顧突厥民族之利益？

九、目前在臺之維、哈各族同胞誠然不多，但依旅居世界各地者多達百餘萬人，政府既口口聲聲強調中華民族涵蓋漢、滿、蒙、維（回）、藏等五大民族，而中華民族所共有則維、哈各民族自應在中央民意機構擁有席位，請政府即時宣布在未來第二屆中央民意機構中維、蒙、藏等少數民族應佔有相當席位。

十、據今年二月六日臺北自由時報頭條載，國際間在聯合國無席次之國家、民族要成立國際組織，且已於去年在愛沙尼亞召開發起會議，其成員除波羅的海三小國外，尚包括土耳其斯坦、西藏等十餘國家地區。其中土耳其斯坦顯然即為泛突厥民族運動組織，應涵蓋東突厥斯坦，土庫曼、烏孜別克、吉爾吉斯、哈薩克、塔吉克等，其未來動向殊堪注意，與本質詢第六項息息相關，請問政府對此資訊有否深入了解？對其未來走向曾否加以研判？政府是否已著手研擬對策？

以上十項質詢雖皆為與維、哈各族有關，但與中華民國之前途也有莫大關連，請政府本諸知之謂知之，不知謂不知之精神，誠懇予以逐項答復，不宜如上會期之敷衍答復。

智慧

西藏加登頗章王朝建立的經過

前言

加登頗章 (Dg'a ldan Pho brang) 本是二世達賴喇嘛根敦嘉措 (Gedun Gyatso) 在哲邦寺 (D'ras spungs) 之宮室名，後來達賴五世成了烏斯、藏 (Dbus-Gtsang) 的政教領袖，在布達拉 (Potala) 宮尚未完工前，暫時地成了烏斯藏的中央政府之所在，故達賴所領的烏斯藏政府，又被稱之為加登頗章政府。

自從雅隆 (Yar-klung) 王朝衰亡後，領有烏斯藏的統一王朝，如隆迦 (Sa Skya)、帕木竹巴 (Phag mo gru pa) 和加登頗章，都是以教領政的政權。薩迦派當初因有蒙古人的支持而成了烏斯藏的統治者；帕木竹巴則是靠自己家族的實力打出來的江山，在受到蒙古皇帝的認可後，成立了自己的政府，在名義上並未取代薩迦王朝。因此，格魯派 (dGe-lugs pa) 的加登頗章自以為是承襲薩迦派的王朝，而非帕木竹巴的。理由是當時的蒙古和額特汗在公開場合，把烏斯、藏和喀木 (Kham) 三省獻給了達賴五世，就如同早年的忽必烈可汗與薩迦派的帕思巴 (Phags pa) 大喇嘛的故事一樣，而帕木竹巴並沒經過此一程序，她所得到的，只是統治權的確認而已。

隨着吐蕃帝國的瓦解，西藏陷入了極度的混亂後，到擁有較大實力和影響力的一些地方勢力的興起。進而出現一個統一的王朝，是經過了世家貴族，與各個教派間在宗教和政治上長期鬥爭的結果。此一過程似乎是要到了加登頗章成立後，才告終止。所以，在紅軍入藏前，我們看到了在藏族分布的大部份地區裡，宗派寺院的勢力是佔了主宰的地位。

從九世紀中葉起，烏斯藏雖然進入了黑暗時代，佛教却也是在這個期間興盛起來。因而，一般都以為，佛教由於在動亂的時代中，不

僅給予大眾精神上的慰藉和希望，也滿足了統治者的種種需要，如使用宗教來消弭群眾反抗的意志，於是那些殘存的各層次的統治者，便不惜付出高昂的代價去支持佛教的傳播。甚至有些貴族本人及其子弟也往往成了虔誠狂熱的佛教僧人和信徒。崇信和宏揚佛法簡直成了這些統治階級的首要事業，因為這是他們的信仰和利益之所在。很自然的，僧俗的勢力就結合在一起了。

至於僧俗的結合形式，劉忠在「試論西藏領主占有制的形成與演變」中，曾例舉了數種，其最常見的有以下兩種：

(1) 教派由某家富戶或貴族所創，其教主職位也一直被這家族所壟斷。如昆氏 (Khan)、「新元史」作款氏) 與薩迦宗教者始終是合而為一的。又喀木鄧柯的居熱家族 (Skylu ra) 仍然以世襲傳承方式掌握止貢寺 (aBri gun) 寺主位。

(2) 教派由名僧創建和主持，後來豪族世家插手，控制了教派。如噶當派 (bk'a gadam pa) 的與山南隆珠地方的甲瓦家族 (rgYama, 「新元史」的加麻瓦萬戶府)、帕木竹巴噶舉派 (bk'a brgyud pa) 的與朗氏家族 (rlangs, 「新元史」的伯木古魯萬戶府)、蔡巴 (T'sai pa) 噶舉的與噶氏家族 (mGar, 「新元史」的捺里八管民萬戶府) 等，都屬於此一歸類。

到了十五世紀時，以上面兩種方式結合的僧俗集團，在烏斯藏還是占有相當的份量，不過却也已趨於衰微中。在宗教方面，以活佛轉世方式傳承，而不固定與某個家族結合的教派，如卡爾瑪宗 (Karma pa) 和格魯宗，開始超越了前述那種「擁地自雄」式的教派；於政治上，新興的貴族，如仁邦 (Rin spung) 家族及代之而起的藏巴 (Tsang pa) 王家，亦逐漸取代那些以教領政的勢力。卡爾瑪宗與格魯宗因在經營技巧上非常相似，終於有了利害上的衝突，演出了

張哲誠

各引俗世政權互相攻擊的事件。

歷史上，蒙古人兩次輕易的佔領了烏斯藏，究其原因，不外都緣於衛藏內部的政教紛爭而欲引外援有關。在明末的這一次政教之亂，便是我們所熟知的長達一個多世紀的紅、黃帽派之纏鬥。此回，因為有兩個先後佔領了衛藏大部份地區的俗世勢力——仁邦家和辛沙哲敦多傑（*Tsgan pa Zin gsag Ts'e brtan rdo rje*）父子都表明支持卡爾瑪宗的紅帽派（*Zva dmar pa*），迫使格魯宗（黃帽派）不得不尋求外援以自保，而給了蒙古人入主衛藏的一個機會。黃教雖因此而獲得勝利，却也讓西藏從此受制於外人。

一、十五、六世紀的烏斯藏

帕木竹巴王朝在貢瑪（*Gon ma*，意為至高無上者）札巴絳稱（*Grags pa rgyal mtshan*, 1385-1432）的期間，到達了極盛的時代，因而贏得「至高無上的偉大法王」之號（*Gon ma Chosgyal Chempo*）。在他死後，其一大群的姪兒各自在大臣的擁護下，出來角逐王位。札巴絳稱在世時，曾把仁邦和薩迦地區的行政權交給了大臣南喀監藏（*Nam mk'a rgyal mts'an*），後者便以仁邦為其家族之名號。同時，貢瑪的弟弟桑傑絳稱（*Sans rgyas rgyal mts'an*）又娶了南喀監藏的兩個女兒，分別生下札巴炯勒（*Grags pa abyun gnas*）和恭嘎勒（*Kun dg'a legs*），仁邦家因而亦捲入紛爭中。

在為解決王位繼承問題而召開的會議上，仁邦的諾布讓波（*Nor bu bzah po*，南喀監藏之遜建議去徵詢已退隱到丹薩勒寺（*gd-on sa Thil*）的前貢瑪瓊南絳稱（*bsod nams rgyal mts'an*）的意見。後者因當時有資格繼承王位的王子們大部份都已結婚了，再加上他與仁邦家的相善，所以主張由札巴炯勒入繼大統。眾人因依其意見，在西元一四三三年（明宣宗宣德八年）推札巴炯勒為貢瑪。但當瓊南絳稱於明年去世後，其他的王室成員又起來運動，欲推選前

議，結果全被放逐到雅加布（*Yargyab*）地區。於是一四三四年，便被認為是帕木竹巴王家趨於衰亂的開始。

仁邦家開始讓其附近地區的貴族們感受到她的強大時，是在一四三五年。當時諾布讓波之三子鄧珠多傑（*Don dup rdo rje*）征服了日喀則（*Shigatse*，又名桑珠宗 *bsam agrub rtse*），而將其府治由仁邦遷至該城。此舉被認為是仁邦家公開反對在勒烏凍（*szeu gdoh*）的帕木竹巴朝廷的啓始，因而有許多藏域的世家貴族投靠到在日喀則的仁邦家的旗下，藏域的實力因而得以與烏斯域相抗衡，衛與藏傳統的互相敵視的情緒再度被挑起。

札巴炯勒在其十二年的統治裡，幾乎是全心全力地灌注於宗教上的活動，於一四四四年（明英宗正統九年）去世。他的弟弟恭嘎勒暫時代理貢瑪一職，直到三年後，經大臣會議認為他是最合適的人選後，才正式登基。時諾布讓波的次子袞都讓波（*kun bdon bzah po*）繼為仁邦的長官，與另一大臣炯傑巴（*aPyon rgyas Pa Rin c'en rdo rgyas*）則成了帕木竹巴政府的實際負責人。而其大臣會議的成員則由各地的首長與實力人物所組成，這些地區分別是勒烏（*sNeu*），仁邦，歐噶（*Ol k'a*），炯傑（*aPyon rgyas*），札噶爾（*Brag dkar*），雅（*Bya*），貢噶（*Gon dkar*），雅加布，桑德（*bsam sde*）和悉松（*skyid sön*）。

恭嘎勒即位後，中國明憲宗（*C'in ho*）曾遣使冊封他為王（*dBaṅ*），因此又被稱為 *dBan kan dga legs*。他也是娶了仁邦家的女兒為后，生下了多傑仁欽（*rdo rje rin c'en dbaṅ gi rgyal po*）。貢瑪又喜歡到各處去巡視，所至之處都受到熱烈的歡迎，特別是在仁邦，款待更是盛大。儘管如此，他對仁邦的人仍懷有戒心，而與炯傑巴兄弟相親。一四六七年（成化三年），以鄒珠（*gdun rgyud*，意為承家者）多傑仁欽為哲當寺（*rTse t'an*）的寺主，因後者比較傾向仁邦家，所以勒烏凍宮（又作西宮）與哲當寺（又作東宮）間之摩擦遂不可避免。於是有哲當寺的大助理 *bkra*

sis bzau po 做出一些仇視勒烏凍宮的事情來。同年，多傑仁欽與其母相繼去世，但哲當寺與勒烏凍宮的敵對仍未解除。因有貢瑪發出通告，要哲當寺的僧侶一律要穿紅袍戴紅帽，但當時該寺的僧侶已習慣於着紅袍而不戴帽，遂又加深了雙方的不愉快。

早在王族中有車納仁保奇 (Ts'es lha rin po c'e) 者，娶 Lmk'ar pa 家的 1 位女兒，而在江孜 (rgyal rtse) 地方生下了都珠昂根旺波 (Nag gi dban po)，時為 1439。當時車納仁保奇已 26 歲，而恭嘎勒只有 7 歲大。當昂根旺波 16 歲時 (1454)，貢瑪恭嘎勒與 dGon gsar ge C'e sa 舉行了一次會談，決定以昂根旺波為丹薩勒寺的寺主 (當時號為 Spyau sha)，因為自第二十六任寺主死後，其寺主之位就一直空着。不過在昂根旺波 20 歲時，貢瑪突然決定身兼丹薩勒寺寺主一職，昂根旺波只好移居到札噶爾和嘉讓 (rgyal bzau) 去。但到了 1480，雙方終於爆發了衝突。同年，仁邦的鄧約多傑 (Don yod rdo rje，發都讓波之次子) 和 rYun 的 Tse dban 帶領了一支大軍東征，中途又有雅加布和貢瑪的軍隊加入，而開到了雅隆河谷，解了兩位炯傑巴之職，又揮兵到拉薩河下游一帶 (skyi Sod)，佔領了一些地方。

明年，鄧約多傑再進兵拉薩地區，但遭擊退。未幾，有來自仁邦、炯傑 (今昌哲宗)、札噶爾、歐噶、平南 (sPa nam)、桑德、雅加布、貢瑪、雅、布察爾 (Bu ts'al)、荷景 (Hor k'an)、嘉稱 (rgyal C'en) 和悉松的長官，以及許多其他的官員，會集於勒烏凍，以商討如何解決恭嘎勒與昂根旺波之間的紛爭。會中決定以昂根旺波繼任為貢瑪，並准其娶妻生子，欲開父子傳承之局，以平息為王位繼承問題所帶來的紛爭。時新貢瑪年已 43 歲。三年後，恭嘎勒去世，年 51 歲。1485，仁邦的軍隊攻擊了同為王臣所轄的江孜，後者因得拉薩長官的援軍而打退了仁邦軍。三年後，江孜地區因內部不安，仁邦的軍隊再次入侵，將其佔領。到了一四九一年 (明孝宗弘治四年)，昂根旺波去世，大臣會議決定在未選出新貢瑪之前，先

以丹薩勒寺寺主却季札巴 (c'os kyi grags pa) 為攝政，又以仁邦措傑多傑 (ls'o kye rdo rje) 輔之為副攝政。措傑多傑為滾都讓波之弟，於 1466 年接替為仁邦長官。

1492 年，鄧約多傑再次組織了一支藏域的軍隊，交由第巴 (sde pa) 噶爾巴 (sGar pa) 和南嶺恭嘎勒 (nañ so kun dga bkra šis) 所領，經羊卓雍 (Yar abrog) 湖區，侵入了衛域的核心地帶，佔領了貢瑪、和勒爾 (sNel)、雅布加三個長官轄下的一些地方。1498 年，拉薩長官下令處死一位著名的公民帝巴南則 (Depa Nangtse)。鄧約多傑便以此為藉口，入侵其地，將該長官撤職。明年，在勒烏凍開會的大臣們終於選定昂根旺波之子昂旺札悉 (Nag dban bkra šis) 為新貢瑪，而化解了帕木竹巴的一個危機。時措傑多傑既為副攝政，於是大力排擠却季札巴，欲使其僅具空名，而奪取政權。當時鄧約多傑的幾次軍事行動，圖奇 (Gi-vsepe Tvecci) 以為頗有為措傑多傑造勢之嫌，甚且仁邦亦已有推翻帕木竹巴的意思了。由於大臣會議及時的選出新貢瑪，而使得仁邦的計畫不能成功 (見其「西藏圖繪卷」，Tibetan Painted Scrolls, p 29-31)。

昂旺札悉在位的第五年時，仁邦家照例嫁了一個女兒給他。後來他自己再娶了一個妻子，很自然的，勒烏凍宮又分為敵對兩派。太后和她的子女因此居住到貢瑪去，貢瑪則退位，帶着小后住到另一采邑。王位遂由太后所出的王子卓尼貢波 (aGro bai mgon po) 接替。在名義上，衛藏各地方勢力仍尊在勒烏凍的貢瑪為共主，但仁邦家才是政府的實際負責人。前貢瑪昂旺札悉在一五一二年，召開了一次全部大臣都要出席的大會，以討論如何改進現行的法律規章。幾末，開會的目的便給忘記了，來自於不同地方，分屬於不同的立場和教派的敵對大臣們開始爭吵起來，以至於前貢瑪無法控制，鬧得大家不歡而散。自此便都以戰爭來解決彼此之糾紛。

一五一五年 (明武宗正德十年)，桑德地方發生了叛亂，王廷遣

軍欲入 Yar stod 鎮壓，因炯傑地方長官仁欽加措（Rin c'en rgyal mc'og）出面調停，而獲和平解決。但仁邦家對此感到不滿，認為調停的事應該由仁邦家來做，還輪不到仁欽加措，於是起大軍準備入烏斯。止貢（bBri gung）、康脫（kan t'og）和加噶爾（rGya mkar，今吉山宗附近）亦公開表明支持仁邦家的入衛。昂旺札悉及一些來自藏域的官員和貴族都認為不宜興師，欲加勸阻。仁邦家不僅不予採納，反而在雅隆一帶佈下許多諜員，以監視王庭。明年，加噶爾突又轉而支持勒烏凍，仁邦家甚為不悅，乃於一五一七年出兵攻打加噶爾。貢瑪爲了支援加噶爾，於是組了一支軍隊，交由仁欽加措率領，開入了年楚河下游一帶（Nah stod），而南平的長官亦宣稱與勒烏凍共進退，仁邦家因此而終止其軍事行動，而其在拉薩地區的駐軍也因此被迫撤走，仁邦聲威自此由盛轉衰。

明年，仁欽加措又帶了一支衛城的聯軍，經年楚河下游，進入到 Ts'on dus 地方。噶登（dga ldan）的長官 bsod nams ram rgyal 亦領一支由拉薩河一帶（Skyid and ap'an）所組成的軍隊，經 gzu 和 sNe，深入到祥河下游（s'ans），進而收復平南和江孜。仁邦家被迫議和，暫時結束了衛藏之間的衝突。一五二四（明世宗嘉靖三年）起，衛城又陷入一片混亂之中。首先，帕木竹巴與思答瓏（sTag lnu）發生了武裝衝突。明年，思答瓏聯合了脫噶（T'og ka qa）來攻打帕木竹巴。一五二六年，帕木竹巴亦聯合了格魯宗而止貢、思答瓏交戰。藏域原本可趁衛城內閣時入侵，之所以無法成行，實因爲仁邦本身亦正急驟的趨向衰亡。於是由衛城而起的新、舊教派之爭鬥，漸漸地形成了歷史發展的主流，等這種敵對氣氛散播到衛藏各地時，黃、紅兩教的殊死決戰遂不可避免。

二、紅、黃兩教早期的衝突

卡爾瑪宗的嫡系，便是我們所熟悉的黑帽派（Zva nag pa），其創始人名爲都松欽巴（Dusum khyenpa），在一一一〇年，生

於朵甘（Do Khams）Treshod 附近的 Ratag 村。其父貢巴多傑貢（Gompa rDo rje Gon）是一位 Yoga 師（Shin rje），都松欽巴從小聰穎，被名爲「Gephel」，自幼就跟他父親學了些密法。十一歲以後便開始跟着其他喇嘛學習，十九歲後，復到各處求師，二十歲正式受戒爲比丘尼。他到過了潘域（Phan yul）的 Gyal 寺，受教於 Pal Galopa。年三十時，他決定去拜見崗布巴（Je Gompo pa, AD. 1079-1153），路經 Dvagspo Tragha（古代，從前藏郎格到西康吉木宗一帶的藏布江沿岸地區，統稱爲塔布 Dvags Po），遇見 Gomtsul 和 Shapa Lingpa，受益良多。然後到達了塔拉崗布寺（Dvagslha Gampo, Gampo 意爲寺），在那兒他見到了崗布巴。崗布巴在傳授了許多學問給他後，便要他到各地走走，以體驗所學。所以他又到過了在夏格里宗（Zangri）的 Til 洞、帕木寺（Phagmo），最後到了喀木的類烏齊（Ri wo che），而參悟大道。在受到了崗布巴的肯定後，就開始了他傳教授徒的生涯。

據佛教經典「mdo Ting 'Chin rGal po」裡的「則預言」，在釋迦牟尼入滅後的一千六百年，會出現一位大聖人，而且將以轉世的方式來繼續宣揚佛法，此人將被名爲「卡瑪爾巴」（karm pa）。崗布巴和來自噶什米爾的 Nakya shri 喇嘛、Shang 喇嘛等，皆認爲都松欽巴即佛陀所說的那位卡爾瑪巴。於是都松欽巴就成了卡爾瑪巴一世，其教派又被名爲覺旺（rGyal dba'i），卡爾瑪宗或俗稱的黑帽派。至於在加查宗（Gyatsa）附近的塔布崗布寺這一支，卻沒發展的很興盛，到後來準噶爾入侵西藏時，該寺曾毀於兵火，後來又重建起來。

在受到崗布巴的指示，都松欽巴前往「芒域」（Mon yul，在不丹東部與西藏交界一帶），並使 Gatung 王皈依其教下。其後，他又到衛藏各地去朝聖並傳教。由於想念崗布巴，又曾回到塔布崗布寺去，旋復被遣往喀木的勒斯朗（Nesnang）。崗布巴去逝後，他又趕

回崗布寺。作完法會，便四處游走。當他五十八歲時，應勒斯朗的長官多傑伯車（*rDo rje pal Tseg*）之請，前往該地，而建立了一座規模頗大的勒斯朗寺。七十四歲時，他離開了勒斯朗，到了喀木 Dri 河畔的 Tri-O 地方。其後又到過 DamPa Choschung 和朵甘的 Treshod，沿途授徒數以千計。在到達 Karma Gon 地方時，他又建立了另一座寺院，此即著名的卡爾瑪貢寺，時約一一八五年。因為崗布巴臨終前曾囑其弟子 Jigten Sumgön，要都松欽巴回本寺擔任方丈一些時日。所以他應後者之請，再次回到塔布崗布寺。後來他又走到了拉薩西五十哩處，名為粗卜（*Tsurphu*）的地方，建了一座大寺院。此後，粗卜寺就成了布代卡爾瑪巴坐床的寺院。

卡爾瑪宗在頭兩代卡爾瑪巴的經營下，基礎已相當地穩固，喀木地區尤為其勢力之所在。二世卡爾瑪拔希（*Karma Pakshi*）雖曾遭忽必烈之迫害，但自三世攘迥多傑（*Rang byung rDo rje*，AD1284—1339）起，復得元朝皇帝的寵愛，其所獲之殊榮，實不在薩迦宗之下。有關歷代卡爾瑪巴與元、明皇帝間的關係，H.E. Richardson 在其「The Karma-pa, A History Notes」（刊於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958，1959 中，有很詳細的說明，在此就不再多加陳述，因為這種關係對於當時的西藏政局似乎沒什麼影響。值得注意的，反而是由黑帽派分出的紅帽派的動向。Richardson 以為黑帽派歷代的卡爾瑪巴，由於多不是出身於衛藏，因此對於衛藏內部權力鬥爭，是不會熱衷的。至於紅帽派的歷代沙瑪圖爾庫（*Žva dmar Tulku or Žva dmapa*），因多為衛藏一帶的人，自然會比較在意衛藏當時的形勢（見其一九五八年期，頁一五一）。

沙瑪圖庫一世，名為札巴僧格（*Trakpa Senge*，AD1283—1349），是卡爾瑪巴三世的弟子，亦以活佛轉世方式相承。自此卡爾瑪巴與沙瑪圖庫便互為師徒，就如同後來的達賴和班禪一樣。紅帽派傳到四世庫嘉堅札巴（*Choskyi Trakpa*，AD1453—1524

）時，突然積極的介入政治活動之中。仁邦家本是從喀木地方移居於衛藏的，與卡爾瑪宗早有淵源，所以四世沙瑪圖很容易地與之結合。紅帽派的本寺原在粗卜寺之東的乃朗寺（*gnans nad*），一四九〇年，仁邦家的鄭約多傑在拉薩西北的陽八井（*Yan pa c'lan*）地方，為沙瑪圖庫四寺建了座寺院，並由仁邦家撥給了一些莊園以為供奉，該寺遂成為紅帽派的中心，嘉色堅札巴因此也就參與了仁邦家的政務，而有了相當程度的影響力。

格魯派的創建，一般都以為是在一四〇九年。因為宗喀巴（*Je Tsong kha pa*，AD1357-1419）於該年的六月，在貢瑪札巴絳稱及其大臣乃南喀讓波（*Neu Namkha Zang Po*）的贊助下，於拉薩發起了一個默浪（*sMon Lam*，意為祈禱者）法會，當時從各地來參加的僧侶就有一萬多人，而且不分教派，聲勢之大是過去所沒有過的，因而確定了宗喀巴在西藏佛教界的領袖地位。這個法會是屬於宗教性質的活動，自此亦成為傳統，都在每年的元月十五日開始，活動為期三週。由僧侶們祈求世界的和平與繁榮。著名的佛學大師們在公眾面前舉行辯論，由聽眾給予評判和榮譽。教師們則忙着向民眾傳授教義。因此，默浪法會也就成了一年中最盛大的節慶活動。數以千計的朝聖者和超過兩萬名的來自於土伯特（*Tibet*）各地的僧侶，都於每年的此刻，趕來在拉薩大招寺（*Jokhang*）前舉行的默浪法會。

當時，除了創辦祈願法會外。又在當地貴族的協助下，於拉薩東北不遠的地方，建了一座寺院，命名為噶丹寺（*dGa' ldan*），是全土伯特（在此指藏人分布的地域，以別於僅指烏斯、藏和阿里一帶的西藏）的第三大寺，可容納三千三百名僧侶，格魯派便由此而發展。一四一六及一四一九，其門徒又分別在附近建了則邦寺（*aBras spuns*，為土伯特第一大寺，可容納僧人七千七百名）和色拉寺（*Se ra*，為第二大寺，可容納僧人五千五百名）。一四三七，又在喀木的察木多（*Chamdo*）建立了察木多寺。一四四七年，更深入到

藏域建立了札什倫布（*Tashi Lhunpo*）寺。由於其勢力膨脹地如此迅速，終於引起了舊教派的仇視，特別是紅帽派。因此進入十五世紀的西藏史，家族之間的鬥爭，已不再是歷史的重點，紅帽派與黃帽派之爭強，才是焦點。從此西藏的歷史便纏繞在黃教的重要人物上，尤其是達賴和班禪。

紅、黃教派的正式武力衝突，大約是在哲邦寺寺主（*c'os rje*）根敦嘉措（*AD 1475-1542*）的時代。一四九八年，仁邦家鄭約多傑想在拉薩城內為卡爾瑪宗建一寺院，因遭到支持格魯派的拉薩長官 *Nui pa* 的反對，寺院只好蓋在城外。落成之日，附近格魯派的寺院聚集了五百名武裝僧（*Sgar pa*，趁夜黑突襲了該寺，七世卡爾瑪巴嘉色札絳卓（*Chostrog Gyantso*，*AD 1455-1506*）差點被殺，寺院則遭焚毀。此舉引起了沙瑪圖庫四世的震怒，認為這是對噶舉派與其師尊的公然挑釁。因而決定進行報復，盡起其武裝僧攻入拉薩城，並將拉薩交給了勢力已伸入到拉薩河下游一帶的仁邦家。接着便以仁邦家的名義宣布，爾後由哲邦寺主辦的默浪法會的主辦權，移交給屬於卡爾瑪宗的桑浦寺（*gsan p'u*）。同時又在色拉、哲邦、札什倫布等寺的附近，各興建了一座有軍事色彩的寺堡，以監視格魯宗的各大寺。

在這種情形下，許多格魯宗的和尚投奔於山南地方支持格魯宗的帕木竹巴政府和附近的一些貴族。根敦嘉措，即走依於當地與格魯宗關係很好的歐噶。一五一七年，帕木竹巴的中興名主，昂旺札悉，以其為全土伯特統治者的身份宣佈，要仁邦家將默浪大法會的主辦權交還給格魯宗。仁邦家當時在名份上是帕木竹巴政府轄下的一個地方官（*rdson dpou*，宗本），近來在軍事上又節節失利，且其軍隊已撤出拉薩，只好屈服。格魯宗雖奪回了默浪法會的主辦權，大部份僧侶也都返回了其在拉薩的寺院，但這並不表示，從此他們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因為自重回拉薩以後，根敦嘉措就很少在拉薩作停留，雖稱是到處去傳教，但亦不乏避禍的意味。

黃教在被逐出拉薩的這一段時間的重大收獲，是更接近了民間，而受到一般平民的認同，但這並無助於黃教的鞏固。黃教所需要的是有一位有力量的支持者，帕木竹巴政府雖大力支持黃教，但亦已在衰亡路上，反觀在藏域的貴族們的力量卻越來越大。格魯宗的僧侶因此必須向衛藏以外的地方去尋找其靠山，以建立其在烏斯的強勢地位，於是就找上了蒙古諸部，而此一任務便落在哲邦寺下任寺主索南嘉措（*bsod nams rgya mtsh'o*，*AD 1543-1588*）的身上了。

三、達賴三世的向外發展

索南嘉措（*1543 ~ 1588*），出身於烏斯城拉薩河下游一帶思朵隆附近的 *rTse k'an k'an gсар gон*，元代時，此區是隸屬於甲臘瓦萬戶府。其家族自稱是雅隆時代最早出家的七沙彌（*Sad mi*）中的 *rMa Rin c'en mc'og* 的後裔，在薩迦時代有族人位居高官，到了帕木竹巴時代，又有人被任命為 *rgyal c'en rtse* 的宗本。就在根敦嘉措和索南嘉措之時，在宗教鬥爭上，不僅有紅、黃兩教之衝突，就連紅帽派、薩迦宗和噶舉諸派等，亦為爭奪世俗的權力而彼此大打出手。所以當索南嘉措去到了江孜時，竟然發現格魯派在有些地方已取代了薩迦宗。此乃因許多寺院都毀於戰火，格魯宗因趁虛而入，在廢墟中重建了該寺院。索南嘉措是在藏域長大並完成了學業，其後曾遊歷各地，足跡遍及於烏斯，所到之處都受到很熱誠的供奉。當時的衛藏正陷於四分五裂之中，每個地區幾乎都形同獨立，享有完全的自治，並積極的想擴大領域，甚至有操縱烏斯藏大局的野心，這些地方的長官，就是西藏近世史上號為 *rgyal po*、*sde pa*、*sa skyon*、*nan so*、*sku žan* 和 *žabs drun* 的那些人，其中以歐噶和由帕木竹巴所分出的澤當、貢噶和甲波（*rgyal po*）三系的貴族最為擁護黃教。

帕木竹巴當時仍是這些貴族世家們的共主，但取代仁邦家的藏巴王家（*gTsan pa*）的興起，却使王朝蒙上了一層陰影。勒烏凍在名

義上仍是王朝的首都，但真正的決策中心早已被昂旺札悉移到貢里噶波（Gon ri dkar po）去了。他與索南嘉措亦維持了相當好的情誼，由於這是該家族的傳統。所以有 aGa ldan C'os abyun 說，「帕木竹與宗喀巴雖為兩教，但却具同一精神」，因為宗喀巴曾是三代貢瑪嘉色札巴（C'os bzhi pa, 1356-1386）的得意門生之一。

烏斯藏在這些年以來，一直是處在混亂之中。是以新教派的一個主要據點，噶丹，幾乎就處在戰爭的邊緣上。自從格魯宗開創以來，噶丹的長官們便與之相親，漸漸地就成了新教的贊助者，其原因可能是該教的大寺院就建在其地，雙方因而有了共同的利害關係之故。不過噶丹的長官，於帕木竹巴衰弱後，對王廷的態度一直不是很友善。故在一五五三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左右，當昂旺札悉把 Skyor mo lun 賜給雅加布的長官時，噶丹的長官南瑣鄔珠甲波（Nan so Don grub rgyal po）突起兵侵佔了該地，引起了雙方的衝突，戰況相當激烈，使得當年在拉薩的默浪法會都無法舉行。

一五六三年，烏斯再次爆發戰爭。這次主要是帕木竹巴宗室的內鬨。一方是昂旺札悉，一方是他的孫子昂旺札巴絳稱（Nag dban grags pa rgyal mts'un）。當時後者已據有貢里噶波以反叛其祖父，而噶丹的長官南瑣鄔珠，因索南嘉措表示了對昂旺札巴絳稱的同情，儘管他是一個叛逆，還是支持了他。經過這場戰爭，使得帕木竹巴更加衰弱，噶丹卻撿了個便宜，趁亂併吞了思朵隆地方。一五六四年，昂旺札悉札巴去世了，但宗室之爭仍未平息。其一子又在勒烏凍另樹旗幟，而與在貢里噶波的昂旺札巴絳稱相抗衡。帕木竹巴自此分裂為兩系，在勒烏凍的仍以貢瑪為號。至於在貢里噶波的一支，則被格魯宗認為仍是土伯特之王。

在索南嘉措的晚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與俺答（Altan Khan）相會之事。他之到蒙古，不能只看成是傳教而已，主要目的是因為烏斯藏的形勢和黃教的利益所趨，他必須羅致一些新的信仰者，以便能讓逐漸變壞的形勢能有好的轉機。當他與俺答相會時，他們都認為

這是忽必烈與帕思巴相會之歷史的重現。不管是蒙古方面或是哲邦寺，對此事都大做文章。使得俺答認為他將可重振其祖先的雄風，而索南嘉措也認為可以藉此而有大收穫。

當時在蒙古已經有很多部落信奉了喇嘛教，不過多是屬於舊教派。見於史籍，蒙古人與喇嘛在明末最早的一次接觸是在一五六六年，「蒙古源流」說到：

庫圖克圖·徹辰·洪·台吉，二十七歲，歲次丙寅（嘉靖四十五年），引兵圖伯特，次於賜里木濟三河交會地方。遣使者烏松達爾·三津、阿勒坦·三津致信於大布爾薩喇嘛、昌薩喇嘛、達爾罕喇嘛云，……（引自札奇斯欽之「蒙古與西藏歷史關係之研究」，頁四一一）。

其後，在一五七三年，阿勒坦汗（俺答），「行兵黑圖伯特地方，將上、下兩沙喇——衛郭爾（Shira Uighur）兩部落，卜康（Adash Khan）地方之阿哩克·桑哈爾、齊斯奇卜，喀嚕·倫布木，薩爾唐·薩里斯克卜三諾顏，以及所屬人衆盡行收服。携阿哩克喇嘛、固密、蘇嘎、巴克實二人為首，許多藏人而歸。」（見「蒙古源流」，引自札奇斯欽前書，頁四一三）若由每次蒙古人入侵土圖特便帶回一些喇嘛看來，則雙方之接觸似乎可以推到更早的時候。在「秦邊紀略」裡曾講到，河套的亦不利於正德四年（一五〇九）侵青海，正德八年甚至西入烏斯藏屯據。所以喇嘛教之重新在蒙古諸部中流傳，或許也是起於此時。

一五七一年，哲邦寺派出了教團，由 aDso ge A sen bla ma 所率，前往了俺答汗帳，向汗介紹了黃教的情況。俺答因在這些僧人的唆使下，派了一個使團，帶着禮物和信件正式邀請索南嘉措來訪。哲邦寺在經過一番討論後，覆函婉拒。一五七七年，俺答又派出使節前去邀請索南嘉措，並宣稱汗隨後會在青海地方（mt'o ka or koko nor）恭候。索南嘉措遂同年冬，從哲邦寺出發，由三大寺的僧侶、勒烏凍的代表和一些貴族一路送到離拉薩約九十哩的達木（

Dam) 地方才道別，而於明年的夏天與汗會晤。索南嘉措在此一拜訪期間，一方面要蒙古人改掉舊日殉葬之俗，一方面亦頒布了關於出家人之待遇和戒律的規定。關於後一事項，「蒙古源流」談到：

對四項出家之人、常人如動手、冒罵、譏諷、綽爾濟等，則照洪、台吉例；蘭占巴，噶卜楚則照台吉例；格隆等，照塔布囊、歡津——台吉、宰桑例；其托音、齊巴干察、烏巴什、烏巴三察等則照一般官員例禁治。……若出家人違背教法娶妻者，按教規以黑烟塗面，令轉廟三匝，責而遣之。烏巴什、烏巴三察等若違教規，亦照前責處，並恢復其義務。托音、烏巴什等若飲酒，則將其所有之物沒收分與眾人。……

依照昔日法王帕克巴喇嘛之制，凡四項僧尼免其從征、從獵、服役、納稅之差役，平衡建立法教、朝政。（引自札奇斯欽前書，頁四二四—四二五）

由於對於喇嘛等僧伽過份的敬重，影響到了爾後蒙古諸部政治社會發展的走向，同時也是成為使蒙古諸部趨於衰弱的一個重要因素。

當索南嘉措要返回土伯特時，接受了汗所上的「瓦濟爾·達喇·達賴喇嘛」(Wāchir Dara Dalai Lama) 之號，此為哲邦寺寺主採「達賴」之號之始；而汗亦得贈「轉千金法輪帕克喇瓦爾」(Ts-akarawar) 徹辰可汗」之號。索南嘉措且預告，在八十年內，汗的子孫將會成為所有蒙古和中國的統治者。（詳見Tsepon W.D. Shakabpa 著「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頁九五）俺

答汗早先除了送達賴三世許多寶物和牲畜外，還派了 A sen bla ma 帶着許多禮物前往拉薩的招康寺，分發給色拉、哲邦和噶丹諸寺的僧伽，以及一些支持格魯宗的貴族們，如澤當、貢里噶波、加里 (rgya ri) 和噶丹等。當阿善拉瑪自拉薩返回後，帶來「一封由諸寺院及貴族的信，要達賴三世回到烏斯藏。但索南嘉措並不同意，他希望繼續傳教，直到功德圓滿。於是汗便回其土默特 (Tümed) 達賴則欲往喀木去，臨行留下一個代理人在蒙古諸部，賜以「IsTen

akor C'os rje」之號。

據 Shakabpa 所言，達賴三世在與俺答分別後，還受到中國寧夏 (Ning-hsia) 地方官員的邀請，在那兒，他開始對許多來自西域、蒙古和中國邊區的民衆傳教。起先，因他只會說藏語，人們很難了解他想傳達些什麼，但因當地的官員請來了翻譯的人，而解決了這個難題。在寧夏時，他亦接到明朝萬曆帝的邀函和一些禮物，要他前往中國的北京。由於他先前已答應了喀木地區的人，要前去傳法，所以婉拒了皇帝的邀請（見其書頁九五—九六）。不過圖奇以為，達賴當時無法前往中國，主要是明朝的總理大臣（當時是張居正）的阻撓所致（見「西藏圖繪卷」，頁四十八）。

總之，後來索南嘉措就到了喀木，一五八〇年，他在裏塘 (Lithang, 今西康理化) 建立 Thupten Jamchen gon 寺，於留下一個代理人留駐後，又去了 dMar k'ans，使得一些鉢教 (Bon Po) 徒改宗佛教，其後又轉往了察木多。一五八二，俺答汗又派人來請索南嘉措，說汗欲與會於青海。達賴三世於是再向北走，但未幾俺答便病逝了。一五八四，他來到了 mGal dgon pa，調停了中國、蒙古 (Hor) 和 Bagras 間之紛爭。其後便來到了青海，在宗喀巴出生的地方，蓋了一座 kum-bum 寺，並於達顏諾顏 (Dayan No-yan) 的引導下，來到了鄂爾多斯的車臣洪台吉 (Sacan Hungtaijin) 治下的 dpon。一五八六，俺答長子僧格·杜固陵、特穆爾、洪台吉 (Senge — dügüreng — temür khong Taiji) 之邀，欲為俺答修冥福，遂取道 Mar C'u，來到了青城 (koko hoto, mk'ar shon, 今歸綏)，留在僧格處有兩年之久。在這期間，他會見了察哈爾 (C'a dkar) 的納穆岱洪台吉 (Namo t'ai Huh taiji)，又曾轉往土默特的右翼，建立了許多寺廟。而衛拉特 (Urat) 和喀喇沁 (kar C'en, Qaracin) 亦都有人來拜會。一五八八年，索南嘉措啓程返回衛藏，於途中，又接到萬曆帝的邀函，並贈予「灌頂太國師」(Kuan ting t'ai gu sri) 之號，當他

正考慮接受時，卻因病去世，遺體被送回哲邦寺。

四 藏王的興起

正當烏斯地方陷於兵荒馬亂之際，藏域的政局亦有了新的變化，那就是藏巴王家的興起。令人感到驚訝的是，記載這一新藏王的史書，是少之又少。中國或西方的資料，較少談及此新王國，是可以理解的。但在達賴五世的「西藏王臣史」裡，竟然對於這會威脅到格魯宗存亡的藏巴王家簡單帶過，實令人難解（或許是有所隱諱），幸而經圖奇的努力，從那時候人的自傳和筆記以及藏巴王家所頒的一部法典中，尋出個脈絡，而能知道個大概（詳見其「西藏圖繪卷」，注四五三，頁六九七—六九八）。

據說藏巴王家是屬於 gNags 氏，自稱是與蓮華生（Padmasa-mbhava）同時代的 Jnanakumara 的後裔。在這氏族中，有一支來到了仁邦地方，隸屬於當地的貴族，後來因得到仁邦長官的信任，而授予官職。一五〇五年時，有辛沙哲敦多傑（Tsgan pa zin gsaag tse brtan rdo rje）者被仁邦家命為日喀則地方的馬官。因詭稱要向鄰近地區的人民徵收三百支縫針，蒙裁可，以藏語在書寫上，「針」與「盜甲」很接近，而在公文上動手腳，徵收了三百副盜甲。接着又收買了一些人馬，並在卡爾瑪宗的支持下，開始在日喀則一帶活動起來，漸漸的連鄰近的地方都受到他的控制。於是在一五六五年，起兵攻佔日喀則，且向勒烏陳示好，而被命為大臣。他有九個兒子，其中最著名的，有 Kar ma mt'u stobs rnam rgyal，被認為是土伯特法王（C'os rgyal）kun spans lha dban rdo rje 的轉世。又有 Kar ma bsTan srun dban po，據言是古代 Ling yul 的 Ge sar 的轉世。兩兄弟先後執政。並曾於一五七五年，與藏域的貴族們入侵烏斯，後遭擊退。

Kar ma bsTan srun dban po 之子名為卡瑪帕措南絳（Kar ma p'un ts'ogs rnam rgyal），生於一五八六年，即位

於一六〇七年（萬曆三十五年）。當時藏域業已統一，遂在一六一一年入侵烏斯，征服了雅加布和烏斯南部（dBus Lho rgyud）。一六一八，有 Hor-sog（蒙古）和 Kla kio（指回教徒）入侵衛藏，掠奪了拉薩諸寺院，他於是起兵與之戰於思朵隆（stod lun），將之擊潰，修復了被毀諸寺，而有卡爾瑪宗堂門大喇嘛卡爾瑪巴十世措雲多傑（C'os abyins rdo rje）尊他為全烏斯藏之君主，並獻上印璽。帕措南絳之子，名為卡瑪丹郵（Kar ma bsTan skyon），生於一六〇六年，被認為是 P'yag na rdo rje 的轉世。在他十六歲時繼位為藏王，曾修復了因蒙古入侵而毀壞了的薩迦宗和思答瓏的寺院，後來又在日喀則築了座王宮，並頒法典。在了解了藏域於近幾年的發展後，可以再把話題帶回格魯宗的身上。

在達賴三世臨終前交待中，說他將轉世在俺答的長孫雲丹嘉措（Ron tan rgya mtsh'o, 1589—1616）上。將黃教至尊之位與蒙古中最強之部族聯合在一起，也頗耐尋味。由於對哲邦寺寺主的指認是要有位高的僧侶和王公世家的承認才行，於是在噶丹寺的札仁波奇（K'i rin po che）的提議下，派央索（P'yag ndsod）前去指認，隨行的除了格魯宗的代表外，還有來自勒烏陳、貢里噶波、加里和噶丹等地的貴族。一行人在到了青城之後，本欲立即認雲丹嘉措是達賴三世的轉世，但一旦加以正式承認後，這小孩就必須被帶回烏斯，以接受嚴格的教育。因小孩父母堅持要等稍大一點後，才准携赴烏斯，於是便招來許多烏斯的僧侶前來教育這小孩。直到雲丹嘉措十二歲時才給予正式的承認，隨即便把他帶回西藏，時為一六〇一。

雲丹嘉措是沿着長城邊牆而南下，到達了青海時，受到了火落赤（K'o lo C'e）的招待，接着遊訪了熱振寺（Rva sgrus）和思答瓏。時噶丹寺的方丈 P'yogs t'ams cad las nam par rj-yal bai glin 帶著三大寺的代表恭候在拉薩。不過對於這位新的大喇嘛的來到，並非每一個人都感到歡欣的。因來自異邦的人，坐了

本教至尊之位，也實在還有點不能接受。據說札仁波奇即因此，而以其年紀大爲由，推掉了到蒙古去迎接的任務，所以才以央索國師代表他前去蒙古。當雲丹嘉措到達拉薩後，寺院的官員安排了一個儀式，正式立之爲達賴四世。並由前噶丹寺主（*dg'a lda'n Tripa*）桑嘉仁欽（*Sengye Rin chen*）在哲邦寺負責教導他。後來札什倫布寺的寺主羅桑却吉堅贊（*Lossan cho kyi Gyal Tsan*）來訪，於是就跟着他學習。羅桑却吉（1567～1662）是第一個獲得「班禪喇嘛」之號的人，自此他的轉世却被稱做「班禪」（*Panchen*）。

就在此時，紅帽派沙瑪圖庫六世噶旺措喜旺却（*sGar dban C'os kyi dban P'yug*, 1584～1630）獻上一首詩給雲丹嘉措，以爲祝賀。但其侍從無法了解詩的涵意，而回了一封措詞強硬的信。紅帽派爲此感到不愉快，於是到處宣揚，達賴身邊的人無法了解詩中的意思，言下之意，就是沒有辦法教出個好學生來。未幾，一位紅帽派的喇嘛訪問了拉薩的大招寺，並且獻了條哈達給佛陀，依傳統，他在哈達上也用詩的形式寫了禱文。後來，當達賴在哲邦寺的侍從們看到這條哈達時，又誤解了其文詞，以爲是在侮辱達賴。因此那些護送雲丹嘉措來到西藏的蒙古騎兵大爲火光，攻擊了紅帽派的一些房舍。結果引起了藏王卡瑪敦松旺波（*Karma bstan srun dban Po*）與一些貴族的不滿，而在一六〇五年帶了一支大軍來到拉薩，趕走了那些蒙古騎兵。

依格魯宗的傳統，新任的大喇嘛要接受各貴族世家及寺院的邀請而往訪。這種來往當然是建立在宗教上的，也就是說，邀請他的世家王公，並非都是支持格魯宗的。因爲在土伯特，只要是寺院的住持，轉世活佛或著名的喇嘛都享有這種榮耀。一六〇六年，雲丹嘉措首先訪問了綽國絳寺（*Choshogyal*）和烏斯南部，受到了勒烏凍貢瑪熱烈的接待。明年，又受到了以札倫布寺爲首的藏域格魯宗諸寺之請，訪問藏域。達賴來到時，班禪羅桑却吉出城遠迎，而札什倫布寺

的僧侶則於日喀則的街道上恭候，給予盛大的歡迎。這一次的會見，畫清了達賴與班禪在黃教中的職責。班禪認爲在精神上，他是高於一切，所以成了達賴的老師，但也把政權讓給了達賴，此例從此便成了黃教的傳統。班禪當時之所以要如此劃分，是因爲札什倫布寺遠離了黃教的中心地帶，且四周都是敵對者之故。

藏王敦松旺波當時就是以日喀則爲都城，雖然他沒給達賴官方的迎接或任何支助，但也沒去阻礙達賴的到來。雲丹嘉措在訪問完一些寺院後，就返回烏斯的貢噶。當時紅帽派的大喇嘛亦正居於貢噶的不遠處，於是兩位大喇嘛互通信函，希望能舉行一次會談，以化解格魯宗和卡爾瑪宗間的仇視。但兩位大喇嘛身邊的人似乎不願意見到和解的結果。於是達賴被其侍從所催促，而趕回了哲邦寺。回到了本寺，他接見了主持政務的札仁波奇孔噶措頗（*K'ri rin Po C'e dkon m'log C'os ap'el*）和火落赤的一個兒子，拉章欽（*Lha btsun C'e ba*）和色僧台吉（*Se tsen taiji*），商討了一些事情。

一六〇七年，藏王敦松旺波去世，其子帕措南絳繼位於一六一一年，突攻擊了雅加布，並把軍隊開入拉薩城內。帕措南絳並非以征服者的姿態進入拉薩，而是以一位統治者巡視其領地的姿態來到。當時格魯宗非常害怕被逐出默浪大會的歷史又會重演，因爲新征服者是紅帽派的贊助者。但事情並沒有那麼糟，明年，藏王把拉薩交給了他的臣屬來治理。而藏域的貴族們爲消弭格魯宗對他們的敵視，對黃教相當禮遇。帕措南絳且派其私人秘書去見達賴，要求做宗教上的拜訪，但在達賴身邊有個非常有影響力的人項南札巴（*Rab abyen bsod nams brags Pa*），認爲日喀則來的第巴藏巴（*Depa Tsang Pa*）究竟是黃教的敵人，不能接見。因此修了一封信，以達賴正閉關靜修，不宜打擾爲申而予婉拒，並把達賴送往桑央寺（*bsan yas*）躲避。一般民衆原本希望雙方可以會晤，而除去一些誤解，或許會給烏斯藏帶來和平，但大家都失望了。

格魯宗因拒絕了帕措南絳之請，又把達賴移走，深怕藏王會做出

一些迫害的事來。於是孔噶措頗迅速的與黃教的其他寺院取得連繫，以防萬一。一六一四，又與附近的貴族加強連繫，但藏並沒出兵。明年，萬曆帝又派了人來請雲丹嘉措到南京的佛寺為其祖先做法會，因當時格魯宗正處於危急存亡之秋，於是拒絕了皇帝的邀請。但他表示，願意在土伯特的寺院中，面朝中國的為其舉行法會。一六一六，藏軍再入烏斯，佔領了所有的拉薩河下游一帶（*Skyid sod*）和勒烏凍。為了穩住黃教的陣腳，火落赤的兩個兒子帶領了一支蒙古軍隊進入了烏斯，使得藏軍稍加收斂，而沒有引起戰爭。明年初，雲丹嘉措以風濕病痛，逝於哲邦寺，年二十八。藏軍既已控制了烏斯藏的大部份地方，於是有許多格魯宗的小寺院都被迫改奉卡爾瑪宗。在哲邦寺、色拉寺和拉薩之間還有兩支藏軍留駐，一方面以控制拉薩附近的主要道路，一方面則用來監視格魯宗二大寺的僧侶的活動。同時又在一個可以俯瞰札什倫布寺的地方，蓋了座卡爾瑪宗的寺院，名為「*Tashi Zilnon*」，意為「札什倫布的鎮壓者」。每當札什倫布的僧侶路經該寺，欲往日喀則時，都會受到騷擾。在藏域的格魯宗僧侶因無處可走，只好默默承受。至於在哲邦和色拉兩寺的僧侶，則有許多逃到北邊的熱振寺和思答瓏寺等以避難。

藏巴王家之所以能在藏域快速的興起，實因當時仁邦家衰弱後，藏域各有實力的貴族在不斷的相互攻擊與宗室內鬩，而析為許多容易被征服的小「邦」之故。首先，在十六世紀中葉，薩迦宗因見藏域已成四分五裂之局，有心想恢復其過去的光榮。但在其競爭者中，有 *Lha k'an C'en mo* 地方的長官和 *Lha sa rdson* 地方的長官。前者據有流經薩迦城的 *Grun* 河南岸平原上的一個城堡，*Lha sa rdson* 則在日喀則以西的藏布江邊，兩者都屬於帕木竹巴朝廷的命官。薩迦宗因鬥不過他們，以致於其大喇嘛恭噶仁欽（*Kun dg'a Rin C'en*）被迫出走烏斯。於是相來就同情薩迦宗的江孜和楊（*Byan*）的貴族們，便起兵大破 *Lha sa rdson*，迎回了恭噶仁欽。為了復興薩迦王朝，接下去又與平南，*Nor bui k'yun rtse* 和

aBron rtse 發生戰爭。但不久之後，江孜與楊的聯盟便告解體，薩迦宗只好投靠了往日喀則的芋沙哲敦多傑。在年楚河地區的平南，因繼承問題，以致同室操戈，力量大為削弱，江孜則已分裂為許多小勢力，且內爭不斷。至於在藏布江北岸的楊，於江孜—楊聯盟解體後，也因內亂而分為敵對的兩部，*mdar* 和 *gDon*，都屬於楊世家的姻親。後來 *gDon* 雖然征服了 *mdar*，但力量亦消耗殆盡。在日喀則的藏巴王家遂可以不費吹灰之力的將這些小邦一一收服。

五、顧實汗的入藏

蒙古人開始積極的介入西藏的內戰之中，是起於達賴五世的時代。雲丹嘉措去世後，格魯宗的人便開始去尋找其轉世。當時格魯宗的處境確已相當險惡，在幾經考慮之後，終於選定了出身於與帕木竹巴有密切關係的炯傑家的羅桑嘉措（*Blo bzau' rgya mts'o*, 1617 ~ 1682）。他的母親是 *sNa dkar rtse* 貴族（該家族早與薩迦宗有很好的關係）的女兒。在未被格魯宗指認之前，卡爾瑪宗曾試圖去攏絡他，說他是 *rgyal ts'ab kar ma po* 或 *Lha rtse* 或 *bla ma aBrug po* 的化身。此外炯傑家因認為與桑央的措雲（*Gos skyon*）家有親戚的關係，所以跟寧瑪派（*rnin ma po*）亦有淵源。而在宗喀巴創立黃教時，這家族就表明支持此一革新派，是以與黃教間也算是有往來。羅桑嘉措在被格魯宗所指認後，便被秘密的帶到南喀宗（*Nan kar tse*）去。

帕措南絳在當了十一年的藏王後，死於一六二一（明熹宗天啓元年），由其十六歲的兒子卡瑪當鄺繼位，受兩位大臣南洛貢尼鉢貢巴（*Nan blon mGon gner Bon gon pa*）和平洛圖主日（*Pyi blon sGan jug pa lha*）的輔佐。在帕措南絳生前，藏域便流傳着有蒙古軍即將大舉入侵烏斯藏的說法。可是蒙古人一點動靜也沒有，就連駐在拉薩城外以保護蒙古朝聖者的軍隊，也非常鬆散，因而還被黃教人士譏為土匪。不過在帕措南絳死後，拉薩附近的蒙古軍開始

與哲邦寺內的蒙古僧侶密切往來。而於同年突襲了在拉薩附近的兩支駐軍。由於事出突然，有一支藏軍於 *brGyad t'an sgan* 地方幾乎全軍被殲；另一支則集結於拉薩附近的 *lGags Po ri* 堡，準備出發去對抗蒙古軍，然未幾即為蒙古軍所包圍。於是格魯宗的班禪和恭噶措頗出來做調停，使得約有一萬名的藏軍及其指揮官免於被屠殺。當然這是一個巧妙的安排，而非慷慨。首先，他們利用做協調者的身份，奪回了許多被藏王佔領的地方，也使很多寺院改宗黃教。其次，他們也不願看到烏斯藏是被一支蒙古軍所控制，而惹來民衆的反感。因此，就憑着他們與蒙古人的良好關係，出面提議講和，以暫時保住藏軍，使他們得以成為防衛烏斯藏以抵抗外來勢力的最後武力。

在烏斯的藏軍既已瓦解，羅桑嘉措乃在班禪和三大寺的代表及蒙古要人的伴隨下，回到了哲邦寺。然因擔心他的安全，一些蒙古僧侶和黃教的支持者，都希望把他帶到蒙古去。可是他身邊的大臣並不同意，所以又把他偷偷的帶到南部的依（E）城去。躲了一年之後，才又帶回哲邦。當時，在支持黃教的蒙古王公中，以曾在 *brGyad t'an sgan* 痛擊藏軍的土默特九部的拉章羅岱青嘉措（*Lha btsun Blo bstan adsin rgya mts'o*）和洪台吉（*Hun taiji*）出力最多，這兩人在「蒙古源流」卷八中，又作「蒙古多倫土默特之多噶托音」（*Bagha toin*）與海林烏格德巴圖爾塔布囊（*Chailin Ügetai Baghatur Tabunang*）」。

自一六二五年，羅桑嘉措受誠以後，蒙古來的朝聖者，絡繹不絕。使得藏域貴族們不僅嫉妒，也有恐懼。因此他們也想尋求外援，以孤立黃教。在經全盤考慮了土伯特的形勢後，發現了此刻的情勢正同於當年薩迦宗與蒙古的聯合，若此則土伯特將再陷入外人之手。所以開始鼓吹土伯特的民族意識，並與一些因此而擔憂的貴族以及猜忌黃教擴張的舊教派聯合起來。一六三一年（明思宗崇禎四年），卡瑪丹鄭突起大軍，入侵烏斯，達賴五世及其最信任的大臣琅南措頗（*Sonam Chospel*，又作 *Sonam Rapten*）相偕逃到勒烏凍去。不久

，有阿海岱青（*A k'ai dai C'in*）帶一一千名喀爾喀（*Halha*）兵、瑪昂諾顏（*Ma rgan No yon*）領一三百厄魯特（*Oirat*）兵及土默特的拉章欽巴、洪台吉亦率所屬，都前來保護他們的朝聖者，並伺機而動。

此時藏王卡瑪丹鄭亦不甘示弱，動員了相當的兵力，欲與蒙古決戰。格魯宗對此突來的緊張情勢，大為擔憂，而到處奔走協調，以防止大戰的爆發。因格魯宗這時並無戰勝的把握，如果僅以烏斯境內的兵力來對抗，黃教是必敗無疑，因為他們在烏斯藏的勢力還沒發展到能與有軍事力量的貴族們相抗衡，且在宗教方面，舊教派也有他們的群眾基礎。格魯派當然對這種情況非常了解，所以必須爭取時間來佈署，在未完成前，儘量的不引起爭端。除此之外，蒙古軍當時也並不是很虔誠的，所以有一六三二年，喀爾喀的一些首領竟縱兵至哲邦寺，雖然旋即退兵，却也引起了黃教人士的疑懼。而且這時候在大漠南北的蒙古諸部，亦正陷於混戰中，以襲正朔的察哈爾的林丹（*Legs Idan*）汗與喀爾喀阿克圖（*C'og t'u*）汗為首的聯盟，正遭其他諸部的排擠。林丹可汗因戰敗，而走投青海，未幾死於青海。至於阿克圖，亦在一六三四年，被喀爾喀諸部所逐，前往青海，收圖們火落赤（*Tümen kholachi*）之衆。林丹與朝圖原先都信奉黃教，但以政爭之故，又改宗紅教。如此一來，看在烏斯的黃教人士的眼中，大漠南北蒙古諸部是有點不太可靠的。當時，阿克圖汗既已據有青海，且與藏王丹鄭結成同盟，給黃教帶來很大的壓力，格魯宗於是決定向天山一帶的衛拉特蒙古求援，並組成以琅南措頗為首的代表團前往該地。

黃教的代表們在會見了厄魯特的一些領袖後，決定發動一場戰爭。其實際負責人是和碩特（*Qoshot*）部的圖魯拜琥（*Turubaikhu Nomin*，即顧實Gushir汗），在計劃中，他會得到準噶爾（*Dzungar*）部巴圖爾琿台吉（*Baatur khungteji*）及土爾扈特（*Torgut*）部鄂爾勒克（*Urluk*）汗的支援。圖魯拜琥決定先以護

衛朝聖者爲名的部隊入烏斯藏觀察形勢，瑣南措頗於是帶着獲支援的承諾返回拉薩，並派出探馬於各地，約定一年後再去向衛拉特報告烏斯藏的形勢。

藏王丹鄭因已朝克圖汗結了盟，遂請求其援助。一六三五年，朝克圖遣其子阿薩蘭(Arsalang)領軍入烏斯藏去掃蕩格魯宗。圖魯拜琬得到消息後，趕去會見了阿薩蘭，經過長談後，使他轉而支持黃教。從青海來到天湖(Nam Tso or Tengri nor)後，阿薩蘭把軍隊留駐在天湖一帶，只帶了隨身的衛隊南下。因爲沒有人知道他到底是去打擊誰，結果卡爾瑪宗的人都撤出了拉薩，阿薩蘭很輕易的進入了拉薩。同年底，又有額克宰桑(Erkejaisan)帶了蒙古右翼的軍隊，到達了止貢，然後向南走，擄掠了沿途。其中有支分遣隊約二百人，且逼近到拉薩和哲邦寺一帶，在村間殺人放火，後因被黃教的人所說服，而改宗格魯宗。阿薩蘭此時正帶著部隊來到羊卓雍一帶，阿薩蘭雖稱支持黃教，但他所興趣的是在劫掠。他派了他的左翼去打藏域，佔領了dzi(dkar)和江孜，而大大的分散了力量。當他在攻打sGam pa la時，洪台吉突然偷襲他，使之潰散。卡瑪丹鄭因阿薩蘭沒有照議定去攻擊黃教，於是派了使者去向朝克圖汗報告，同時也派了一支部隊到拉薩去趕走蒙古人。由於噶丹寺寺主與噶舉派的一些喇嘛的調停，而沒有發生衝突。在朝克圖汗接獲藏王的知會後，立刻派了密使到烏斯去，刺殺了阿薩蘭及其兩個隨從。

顧實汗得知阿薩蘭被刺後，認爲朝克圖汗會大學的攻擊格魯宗，於是決定攻擊尚未出動的朝克圖汗。關於這場戰爭，松巴堪布伊西巴勒珠爾(Sumba Khambu Ishibaljur)在其「青海記」(Kuke Naghur-un Domogh)中說到：

在這一年(一六三六)，顧實汗與準噶爾的巴圖爾台吉，領了一支聯軍，欲來此區(青海)。他們經過了伊犁(Yi-le)和塔里木(Tha-rim)，渡過秋冬間結冰的Has-tag河和Dam Chen po，於到達了青海邊區的布隆吉爾(Bu-lung-ger)後，讓士兵

和馬匹得到休息。……在火牛年(一六三七)的新年期間，來到青海的上部。顧實汗的一萬名士兵與朝克圖的三萬士兵，打了一場硬戰。……他的兒子達顏台吉(Dayan)和其他的部隊，追擊了朝克圖的殘部，跨過了Har-gel冰河後，將之擊潰。……至於其領袖朝克圖，則在一個土撥鼠洞裏被擒。……

其後，在火虎年(一六三八)和接着而來的土兔年(一六三九)中，顧實汗在準噶爾地方(Dzungarta)的所有屬民也都來到了青海地區。後來，顧實汗贈了其盟友巴圖爾琿台吉之號，送了不少禮物，且把女兒min ta ta ra許配給他，並送他回準噶爾。(見Ho-chin Yag英譯之「The Annals of Kokonor」，頁三六—三七)。

在朝克圖汗敗亡的消息傳來後，駐紮在天湖地區的那些蒙古軍，有的以爲該返回青海或去投奔藏王。但最後終於決定留在原地，保持中立，其後裔，被藏人稱爲Sogde。一六三九年，顧實汗與其他朝聖者來到烏斯，在拉薩的大招寺與達賴會晤，受贈「佛教護持法王」(Tenzin Choskyi Gyampo)之號。未幾，顧實汗就返回青海地區。

卡瑪丹鄭爲打擊格魯宗，不僅與前述的朝克圖蒙古聯盟，亦與在喀木信奉鉢教的白利(Beri)結合，他曾唆使白利國王雲約多傑(Donyo Dorje)去捕拿裏塘寺的僧侶。在朝克圖被滅後，雲約多傑派了一個使者，喬裝成旅行的商人，到卡瑪丹鄭那裏，但在途中被格魯宗的密探人員所截，搜出了一份信件，其內容大概如下：

我們的盟友朝克圖部的被消滅，實在是一件讓人沮喪的事。但在明年，我將於喀木起兵入衛。同時希望你也從藏帶兵相會。我們將一著把格魯宗剷除，讓她不留痕跡。在Tsukla-khang寺的佛像，似乎是招致戰禍的根源，它應該被丟到河裡去。我們應該允許，對所有教派，包括鉢教，的信仰的自由，但格魯宗是例外。(引自Shakabpa之書，頁一〇五—一〇六)

顧實汗於接獲此消息，並準備好領兵進入喀木，並派了使者知會

達賴，說他打算先征服自利，再發兵攻藏。達賴因而與瑣南措頗商量，並說到：

我本是個喇嘛，我的職責是在研究宗教，於修得佛法後，再普渡衆生。在我還年輕時，這是最主要的行徑。對我來說，引起這個國家的任何混亂都是不必要的，那只會引起人民對我們的不滿。我們與藏的關係，已比以往改善許多，他們現在已不再捕拿格魯宗人士了。而且事實上，他們當初的攻擊色拉寺和哲邦寺，亦是由格魯宗所挑起的，因為拒絕了藏的統治者來參見達賴四世。我也不見有理由與勒烏凍貢瑪或噶舉宗和 Jo nang pa 諸派競爭。至於我們格魯宗和加登頗草，所擁有的已經足夠了。在過去，有太多的人，因這類的政治活動而遭痛苦，甚至被殺。(引自 Shakabpa 之書，頁一〇六)

瑣南措頗並不同意羅桑嘉措的看法，堅持若要全土伯特都得到和平，這個國家必須被統一起來，而不是分別由許多領袖和宗教掌門所統治。他亦認為藏的統治者並未停止對格魯宗的迫害，因而格魯宗是需要一個強大的支持者。顧實汗正是最佳人選，所以要好好的利用他。經過討論後，有份官報送到了顧實汗那兒。其文曰：「由於白利的領袖壓迫了在喀木的佛教信仰，所以要求你前去剿滅該領袖」。文中並沒有提到其他教派，只說他威脅到佛教，同時也沒提到藏巴，在該文的結尾，要求顧實汗在達成目的後，立即返回青海，因為達賴不希望看見太多人民被殘殺。同時又附了一封信，邀請顧實汗及其兩位可敦到衛一遊。

顧實汗於是帶領了一支軍隊，並招募了安多 (An do) 的 Pañk 部，而進入了喀木。白利雖然很快就被打敗了，但戰事却持續了一年之久，最後在一六四〇年的冬天，雲約多傑終於被擒殺。再一年，顧實汗才完全的征服了喀木，許多佛教僧侶得以自由的進出。但當地的鉢教徒卻也開始被迫害。當顧實汗攻殺了白利國王的捷報傳來時，正是一六四一年的新年默波法令的期間。最初大家都以為他將會回到青海去，但接着又有消息，說蒙古軍正向着烏斯藏而來。在達賴為此感

到訝異時，瑣南措頗回報說，他當初要使者帶口信跟顧實汗講，達賴對於他在掃滅白利後，領軍入藏，並不反對。

達賴五世以為瑣南措頗此舉，實在太過份了。但以為如果能再說服蒙古人回青海，而不入藏，就可避免流血事件。因此對瑣南措頗說到：「如果，由於你已做了承諾，而很難去面對顧實汗的話。我將親自去見他，試圖用宗教上的力量去影響他。若我們能成功的說服他離去，將會使我們在政治上獲益，並保有我們的榮譽。」(見 Shakabpa 之書，頁一〇八)。瑣南措頗仍然反對其計劃。因他以為現在要避免與藏的攤牌為時已晚，而且顧實汗亦不可能在最後的階段撤回。正當他們還在為這事爭論時，顧實汗的使者來到，說汗正要去攻打藏，並建議把班禪四世從該地移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札什倫布寺由於是座落在藏城首都日喀則附近，所以很難派人去護迎。於是就寫了一封信邀請他來拉薩，信上說顧實汗已返回青海，但他的兩位可敦則前往拉薩，小可敦希望能見到班禪，但因有病，不能遠遊，因此希望班禪能到拉薩相晤。班禪接到達賴的來信後，立即出發。但同時在日喀則的藏王，則接到來自拉薩北邊一座噶舉派寺院的使者的密報。說顧實汗要回青海，應該是在拉薩附近轉向北走，但事實上，卻一路向西。卡瑪丹鄭於是派人在仁邦附近攔下了班禪，要他暫時回到札什倫布寺，因顧實汗目前意向不明。但當班禪欲回札什倫布寺時，藏王的另一使者又到，說已確定顧實汗正帶兵朝日喀則來。因此希望班禪前去代為講和，以阻止蒙古軍的西進。班禪事後說到，他曾企圖去協商，但沒有成功。

戰爭既無法阻止，瑣南措頗於是被任命為全權代表，立即趕往北邊，去會見顧實汗。於指派了 Tardongnas 給蒙古軍當引導後，就與顧實汗的兩位可敦回到拉薩。藏王聽到消息後，加強了邊區的軍備，並在日喀則的週圍設下路障，駐重兵防守。由於顧實汗的善戰之威名遠播，所以一路上很少遇到抵抗，很快的就到了日喀則，而展開了圍城的工作。瑣南措頗則正忙於接管烏斯那些曾向藏王效忠的地方。

對於不能接手的，就製造緊張的情勢，使他們不能派出軍隊去援救日喀則。

不久，有兩個被瑣南措頗派去藏域探查的人回來報告。說日喀則已被蒙古騎兵重重包圍，但藏域弓箭手的神準，亦使蒙古軍難以近城。蒙古軍正等待該城於糧秣用盡時，展開攻城，不過除非藏巴被殺或有內變，實難以攻入。瑣南措頗沒想到藏軍會做如此頑強的抵抗，於是向達賴認錯。希望達賴立即趕到藏域去做和解人，但是達賴拒其所請，且說到：

我從來沒有對你說過很重的話，但今天我感到很不安。無所選擇的，只有對你加以叱責。我不是已經跟你講過許多次，說與藏發生戰爭是不智之舉嗎？他並不是如你想像中那麼容易對付的人。當大家都已經知道是我們派了一位高級官員引導了顧實汗入藏，我又怎能去充當調解人呢？縱使我能成功地使這場戰爭結束，藏方的軍隊也必會在顧實汗一返其國家後，立即施以報復的行爲。當顧實汗的使者到達時，忠告我們要顧慮到班禪喇嘛的安全時，我已下定決心與藏巴週旋。我們現在所能做的，是去繼續進行因你的粗心所引起的戰爭。如果顧實汗勝了，那很好。若他輸了，我們將須離開拉薩，到其他國家去找一個地方居住。（引自 *Shakabpa* 之書，頁一〇九——一〇）

在接到達賴駁斥之後，瑣南措頗只好更積極的去執行其任務，期以獲得最後之勝利。於是準備去佔領藏王在烏斯的一個堅固的據點，*Doukar*。在哲邦和色拉的和尚的奮勇下，於一天之內就攻下了該城。因此藏王在烏斯的一些領地大部份都投降了，有些甚至還出兵幫助黃教，只有在烏斯東南的一些地區還繼續抵抗。瑣南措頗原先假裝保持中立，後來公開表示其立場，把大軍開入藏域，與顧實汗相呼應。他爲蒙古軍運來糧秣、武器，並爲他們建造攻城的投石器。因抵擋不住蒙軍的圍攻，藏王終於派了人去跟班禪和卡爾瑪宗大喇嘛講，要他們出面安排和談。但因格魯宗已公開的投入戰場，所以這已經變得

不可能了。在一六四二年的元月，經過了一場激烈的戰鬥後，日喀則和 *Tashi Zihon* 寺終於被攻陷。藏巴家族及臣屬全數被擄，卡瑪丹鄭被縫在一個皮袋中，丟到藏布江裡。對於藏王的下場，*Shakabpa* 則有另一種說法，他說在日喀則城陷後，藏王及其兩位大臣玉洛岡主巴和南洛貢尼鉢貢巴都被俘擄，而送到拉薩附近 *Nor* 地方的一座城堡裏，後來才被顧實汗下令處死的（見其書頁一一二）。

六、達賴五世的時代

顧實汗在攻陷日喀則，俘囚藏王卡瑪丹鄭及其大臣後，立即派人請達賴五世來藏。未幾，會於日喀則的宮殿上，顧實汗在獻上了象徵性的禮物外，同時宣布以達賴爲喀木、烏斯和藏境內所有土伯特人的統治者。羅桑嘉措在接受之後，旋以政務交瑣南措頗負責，命爲第悉（*dsesrid*）。在回到拉薩後，他在哲邦寺宣布，拉薩將成爲新王朝的首都，又任命了各地區的官員，並爲這個新的政府挑選一些大臣，加登頗章政府乃告正式成立。

藏王雖然已經敗死，但藏域仍處於不穩定之中。因當地的貴族與卡爾瑪宗的勢力依舊存在。所以，就在新政府成立的這年，馬上又有兵災。當時在 *No k'a pa* 的領導下，藏域發生兵變，班禪且被囚禁，達賴在藏域的代理人南索諾布（*Nau so Nor bu*）被迫放棄江孜，單身逃脫，走依帕格里（*P'ag ri*）。未幾，*rdzin D'yi* 亦遭圍困，不過從拉薩開來的蒙古軍很快就把它平定了。

當時，還有一件反抗黃教的軍事行動，是由噶爾巴（*sGar pa*）家所策劃的。噶爾本是喀木區中的一個地方名，後來被當成家族名。該家族是仁邦的鄭約多傑的後裔，與卡爾瑪宗仍維持相當好的關係，所以在藏王死後，自然就成爲反黃教的領導人。他們首先在工布（*Kong po*，約在今西康江達河 *Nyang chu* 一帶）地方舉事，顧實汗與瑣南措頗在收復了歐噶後，再進兵到工布中心區，大敗之，斬首近八千，俘獲亦不在少數。且在一名被俘的官員的護身符中，搜出了一道噶

爾巴的命令，其中指示，要殺掉汗，並囚達賴和班禪，還有格魯宗諸寺院必須加以摧毀。此外還談到，炯傑、Ri sgo 和歐噶都是效忠於黃教，戰後歸隸於 rTse, Zur 和 Zo Ka 諸家族，貢噶則歸噶爾巴的 P'yag mdzod 所領，凡與黃教為親者，其財產皆要沒收，分子效忠卡爾瑪宗的家族。一六四四年（清世祖順治元年），噶爾巴再次行動，攻擊了 Lho brag（在羊卓雍湖東南，靠不丹的地方），仍為顧實汗所破，而逃回喀木。

另一次的大起事，是發生在顧實汗死後。當時蒙古和碩特諸汗經常返回青海居住，達賴五世或許因而獲得更大的自治權，但反黃教者也認為威脅大減。這次舉事的領袖是達賴所器重的南索諾布，在藏王敗死時，他被任命為藏城的第巴（sde pa）。據說是藏王卡瑪丹郵的弟弟，當初為了保住權勢，而改宗黃教。因見當時琅南措頗和顧實汗皆已去世，蒙古諸汗又常年不在，而心懷異志。是時藏城的反黃教政府又開始活動起來，於是加以利用，使日喀則發生事端。達賴與諸大臣為此而憂心如焚，索南諾布使更加大膽。而在藏城貴族、薩迦宗和 aBrug pa Pad ma dkar Po 的鼓動下，公開叛變。拉薩方面在經一番求神問卜後，見事無起色，因此決定用武力來解決。索南諾布因難以與噶爾巴取得連繫，故處境相當孤立。一六五九年，和碩特汗回到了烏斯，索南諾布見大勢已去，遂領所屬，企圖經帕格里逃入不丹，但於中途被截獲。於是藏地反加登頗章的行動，至此才告一段落。

達賴在取得政權後，除了組織政府外，同時亦着手改革，想要建立一個神權政體。也就是說，要把寺院與中央政府緊密的連接起來，然後透過寺院或中央派出的地方官（僧俗參半）以統萬民。在儘量打壓貴族的力量外，就是建立一個嚴密的寺院系統。當時於經過了漫長的內戰後，烏斯的貴族大都已納入黃教朝廷的掌握之中；喀木因有顧實汗之子嗣放牧，所能控制的也就只有寺院及部份的土司；而藏城，於札什倫布和薩迦兩寺所領外，大部份的地區都交給了索南諾布管理，以安定人心，後來索南諾布敗亡，藏城的反對勢力瓦解，藏城遂亦

入於拉薩的控制之下。至於從拉達克（Ladakh）王國所奪之古格（Guge）、普蘭（Purang）和羅多克（Rudok）等所謂的阿里三部（Ngari Korum），則由中央派員，監領其地之貴族。總之，自達賴五世起，西藏地方漸漸地都納入了這套神權的統治體系之中了。

在改革方面，首先，他指定了所信任的人擔任堪布（mk' an po，總理寺務者）和寺長，一切都唯教主之意是從。達賴亦隨其高與與否，而廢掉被他所猜疑的寺長。有時為了促進土伯特人（下文改稱藏人）與蒙古人之間的融洽，提升蒙古人對其之信服，也會任用蒙古人擔任堪布寺主，如在江孜，他便起用與顧實汗同族的額爾德尼葉什嘉措（Erteni Ye shes rgya mtso）為寺主。此外，他更沒忽略掉，與其下層僧伽接觸的機會。在一六六五年（聖祖康熙四年），他又恢復了經文吟誦之制，因而要各主要寺院輪流派出和尚來拉薩參加。事實上，宗教與儀式只是個幌子，這樣的集會實帶有政治上的作用，即在使與當時游移不定的份子保持連繫，而達成羅桑嘉措所說的，「誰控制了寺院，誰就等於控制了土伯特」（見圖奇之「西藏圖繪卷」，頁六九）。因為那些被迫或自願改宗黃教的其他教派的僧侶，在見到了此一強盛力量的展示，亦會接受這一新教派已獲勝利的既成事實，而順從於其意志。

在另一方面，由於戰爭和由此而產生的許多寺院的自主，帶來了許多放縱的行為。和尚們經常做了壞榜樣，不守清規還算是好的，有的甚至是很不道德的。達賴為了想深入了解並加以改善，而在一六六三年，舉行了一次寺院與僧尼的普查。在這次的普查中，寺院與僧尼被區分為三種。第一類是性質單純的寺院，大部份的格魯派寺院都屬於這種，共有七百五十座寺院，五萬零九百僧伽；第二類是有過轉宗痕跡的寺院，共有寺院四百座，僧伽人數不詳；第三類是行結婚的和行禁欲的僧尼，共有六百五十座寺院，僧尼兩萬人。所以，當時屬於黃教的寺院約有一千八百座。其後，寺院與僧侶人數又有了快速的成長，據魏源在「聖武記」卷五之「西藏後記」裡談到，根據乾隆二年

(一七三七)理藩院的造冊，「達賴喇嘛(七世)所轄寺廟三千百有五十餘所、喇嘛三十萬二千五百有奇、百姓十有二萬四千三百三十八戶；班禪所轄寺廟三百二十七所、喇嘛萬有三千七百有奇、百姓六千七百五十二戶」，可見羅桑嘉措所推行神權化的政策應該是蠻成功的。

隨著這次寺院普查而來的是，新一套的財政措施之推行。據其規定，每座寺院都有一定的收入，用來維持寺中僧侶的生計，以及正常的宗教活動的開銷，這些花費都是從所分配到的莊園(*gzi ska*)中的百姓所提拱的。爲了要增加稅收，又舉行了一次納稅者普查，這一次的計算是以戶爲單位。規定每個莊園要繳納一定量的麥，有時候其他的產物(如塩、奶油)亦可用來代替麥，端視當地的資源物產而定。除了繳納實物外，還有勞役的徵調。

在風俗習慣方面，每年正月舉行的默浪法會，原先除了宗教上的意義外，也是爲了募化布施，解決三大寺喇嘛的生活問題。現在黃教既已掌權，生計問題已獲解決，遂又傾向純宗教的活動。達賴且將該會規模加以擴大，規定每年正月初日起，至正月二十五日，爲大會期間，一切喇嘛供給由政府負責。又創設了正月十五夜的花燈展覽、二十四日的跑馬射箭等遊藝節目。當時，藏人又流行穿着各式各樣的服飾，有蒙古式，有漢人款式。達賴認爲服飾應該是傳統的，特別是官員們，更應該依其官階而有統一的官服。在勒烏陳和仁邦時代裡，每當新年，所有官員皆依其官秩，穿上古王朝時代的服裝，但到了藏王時代，此一習俗又被遺棄了。現在既又被提起，第悉於是召集所有老官員和僧侶，前來討論該使用那些傳統的服飾。同時亦制定了依長幼和官階而安排的座次，這套方法在一六七二年的新年裡開始實施。

達賴在位時，所重視的是如何使得他的政權在最快時間裡獲得鞏固，所以大部份的心力都放在內政上。儘管在當時有些印度的邦國想要與他往來，但到後來似乎都不了了之。只有喜瑪拉雅山區諸國，或因地緣，或因血緣，後因宗教上的關係，才還不斷的接觸。其中，除了錫金(*Sikkim*)是衷心的支持外，其他三國對西藏卻是時戰時和，究其原因，與拉達克

是互侵邊區，與非藏人的尼泊爾是商務糾紛，與不丹則是黃、紅教爭之延續。由於那時候還有強大的蒙古軍留駐衛藏，因此除了對尼泊爾於一六六一年那次的入侵，是迎戰外，其餘的都是達賴主動出擊。與不丹的幾次作戰，事實上並不是很順利。但在對拉達克就不同了，可說是大有收穫。在一六八〇年(康熙十九年)左右，達賴聲稱拉達克迫害黃教徒，並派軍隊入侵邊區，於是達賴率台吉(*Dalai Khung taiji*)之子噶丹策旺(*Ganden Tsewang*)爲指揮官，領蒙藏軍去攻打拉達克。在普蘭地方發生了一些戰鬥，但拉達克軍據城堅守，很難加以佔領。噶丹策旺遂決定揮兵直搗拉達克首都列城(*Leh*)，拉達克王德勒南嘉(*Deleg Nangyal*)出走Basgo城，又爲蒙藏聯軍所圍。於是向在喀什米爾的蒙兀兒官員求援，而使戰爭陷入膠渾狀態。因爲雙方都不願戰事拖延太久，就展開了和談。經不丹的轉世大喇嘛Mipham Nangyal親自前來協調，使得德勒南嘉同意割古格、羅多克和普蘭給加登頗章。和約乃在一六八四年簽訂，不過達賴卻已於一六八二年，逝於布達拉官，年六十八。

以上講的是加登頗章以西以南諸國，至於其以北以東的，則有蒙古和滿清。在對蒙古的態度上，因爲他是教主，所以在處理上當然與對中國完全不同，以其在宗教上的權威，事實上蒙古人是爲其所用，因此中國對他來說，才是在外交上唯一要很小心應付的。羅桑嘉措與滿清的接觸，大約是始於清太宗崇德二年(一六三七)，當時因應喀爾喀諸部之請，派出了使者到西藏去邀請達賴來訪，自此雙方互有使者來往。到了順治九年(一六五二)，達賴親訪順治帝於北京，由於滿清欲假其力來羈縻蒙古諸部，對他極爲禮遇。其後，雙方也都是遣官問存的禮貌性質式的交往。但是到了康熙時代，情勢便有了變化。主要原因是清朝的勢力已伸入到土伯特沿邊。雙方之間不得不有了較現實的考量，而第一次帶有利害關係的交往，便是發生在處理吳三桂叛清的這件事情上。

一六五九年，吳三桂把南明永曆帝朱由榔(1646-62)趕入緬

甸，順治帝封之爲平南王，坐鎮雲南，因而與西藏有了交通。魏源在「聖武記」卷二「康熙載定三藩記上」裡提到：「（康熙六年，三桂）通使達賴喇嘛，奏互市茶馬于北勝州（今雲南永北）。于是西番、蒙古之馬，由西藏入滇者，歲千萬匹」。但就在隔一年後，雙方似乎亦曾發生過衝突。J.F. Rock 在其「The Ancient Na-ki Kingdom of South-West China」裡講到：

康熙六年（一六六七），吳突然下令給春（Ch'un，即阿寺阿春，爲麗江納西 Na-ki 第二十代土司，官名爲木懿），徵召一千名當地士兵，赴其處服役，但春拒絕遵從此一指示。吳以此爲藉口，搜查了他的衙府，帶走了一枚元朝歷代皇帝賜給他的家族以治理守護此地的金印。……明年（一六六八），吳爲了要達成與土番媾和的目的，割讓了原是在麗江木氏統治下，位於麗（揚子）江河谷以外的五處地方：昭可（或）昭可、伙那（維西）、香羅、鼠羅、中甸。……（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當吳要發動另一次的叛變時，又故意的以木氏爲犧牲，把屬於木懿的其宗（Chi-tsang）和刺普（La-p'u）兩地給了土番王國。（見頁一三四—一三五）

由此看來，西藏方面確確實實的曾對吳三桂施加過壓力。所以魏源說吳三桂「詭稱蒙古侵掠麗江中甸地，及調兵往，又稱寇遁，挾邊防以自重。」（見氏之引書卷），這應該不是謊報。

吳三桂既反，康熙帝在一六七四年，致函達賴，要其出兵相助，據「清實錄世祖康熙十三年七月條」：

達賴喇嘛俯伏接旨，向臣等云：「我聞吳三桂反叛，心甚憂悶，今接敕書，得聞聖躬萬安，不勝忻慰。……吳三桂指日殄滅。其揚打木、結打木二城，原係我三噶爾麻之地，今爲吳三桂所奪，我即遣兵攻據。若吳三桂勢窮而來，我當執而送之。若聞彼不出邊境，東西逃竄，即時進兵擒拏。」臣等云：「喇嘛既欲相助，當勿吝大舉。」喇嘛云：「聞大國兵馬，皆給糧草，我兵前進，糧草不繼，人飢

馬瘦，何能深入。」臣等云：「當此吳三桂反叛之時，若將國家山陝良民搶奪，非爲相助，反生變也。」達賴喇嘛云：「我亦當誠諭我兵，不令妄行。天使回奏，皇上作何調遣，即諭來使，令其速歸，我即遵旨奉行。」

達賴既允出兵，於是遣達賴琿台吉（一說爲顧實汗之子達什（bkra sis）領兵前往 Ygyal-tan（意爲「域外」，約在今西康鄉城或定鄉一帶）作戰（此事詳 Zahiruddin Ahmad 之「Sino-Tibetan Relation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頁一〇七一—一〇九）。

就在達賴派了 Khangsar 和 Bumthang Sodwang 陪同北京來使拉篤祜等回去覆命之久，吳三桂的使者亦到拉薩。官員們都建議不要接見或善待其使者，因已允應清廷要出兵相助，但達賴堅持要接見。雙方會談的內容不詳，只知事後，達賴把軍隊調回，並於明年代吳三桂公降。康熙帝不許，並回了封信給達賴曰：

吳三桂初叛時，朕遣使往諭喇嘛大兵分路進剿。若吳三桂竄赴唐古特，當即擒獻。喇嘛奏稱：「吳三桂曾取延打木、結達木二城，乃三噶爾瑪地。今既發兵攻取，防守沿邊，若欲徵兵深入，惟候詔旨。達賴巴圖台吉已自唐古特遣赴青海，令其有事相援，無事則鈴束部衆。」朕思喇嘛崇尚信義，必如所奏而行。因以青海蒙古進兵，故傳諭滇蜀二省。達賴巴圖台吉辭松潘路險，未即赴。喇嘛又奏稱：「蒙古兵雖強，得城池恐貪據。且西南地熱，風土不宜。若吳三桂勢窮悔罪，乞免死，允降。」吳三桂背恩謀逆，罪不容誅？朕豈容伊爲裂土罷兵請。又靖逆將軍張勇等奏稱：「青海蒙古入邊侵擾，蓋以叛鎮王輔臣倡亂寧羌故也。」今西陲已晏然無事，喇嘛宜恪守前言，令達賴巴圖爾台吉等統轄部衆，毋得滋事擾民。（引自祁韻士之「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七，「西藏部要略一」）

達賴的意圖，在康熙的這封信中被表露無疑。陽稱出兵相，陰助吳三桂，故有達賴巴圖台吉之進出青海沿邊，名爲助清，實相牽制，使其有後顧之慮，不能全力討伐吳三桂。其後，滿清「大兵圍吳世璠（三

桂之孫)于雲南(一六八一)，世番通書西藏，割中甸、維西二地，求援于青海。其書亦為我軍所獲，朝廷不之問也。」(貝魏源之「聖武記」卷五，「國朝撫綏西藏記上」)。

據 Shakapa 所言，達賴是想要乘中國之內亂，以促使蒙古諸部能夠統一(見其書頁一二一)，因此會有這種態度出現。這當然也是要素之一，但較重要的或許是怕喀木一帶失陷於清。喀木自從吐蕃王朝滅亡後，一直就獨立於烏斯藏之外，自成一體系而與中原王朝和衛藏同時相往來。後來當顧實汗把喀木劃歸達賴名下時，拉薩方面當然想要緊緊的再掌握喀木。所以，在一六四八年，達賴派了 Badro 和 Lhakhang Pa 到喀木的打箭爐(Tachienlu)、Chakla、Gy-arong(松潘一帶)、Bah(巴塘，今巴安)、Liutang(裏塘)、Gyalhang、Mili(木里，今稻城一帶)、Dan、Gakhok、Jun、Lhathok 和 Nangchen(今囊謙一帶)去做人口普查，且開始向土司們徵稅。我們不知道當時那些土司對這些措施有什麼反應，但 Shakapa 說到，在吳三桂事變的期間，達賴由於體驗到與中國為境的喀木諸城的重要性，派了代表前去曉諭，並給予減稅，建立新寺院，排解土司之糾紛和開墾荒地(頁一二二)。如此的擺低姿態，似乎土司們對達賴政府並不是很傾心。所以，在後來清軍很快的就將此地收服了。

七、加登頗章與清朝關係之惡化

達賴五世到了晚年，便把政權都交給了第悉桑結嘉措(Sangxe Gyatso)，其人也就是清朝康熙時代官書上的第巴(sde pa，與第悉通用之詞)。達賴的第一任第悉(巴)是瑣南措頗，死於一六五六年，當時這個新政權還不是很鞏固，所以他去世的消息被封鎖了將近一年，在新的第悉尚未被任命前，實際政務都是由達賴親自處理的。一六六〇年，札勒嘉措(Trinley Gyatso)被命為第悉，在位時，因西藏與尼泊爾起了衝突，命 Tashi Tsepa、Gyangdrong

pa 和 Mechag pa 領軍應戰，逐走了尼泊爾入侵的部隊。其後在錫金的第二任國王 Tensung Namgyal 到拉薩來向達賴致意時，曾向札勒嘉措請教了西藏的一些制度律令，以便於錫金施行。一六六八年，札勒嘉措去世，以羅桑祖若(Lozang Thuthop)繼之。當時黃教嚴禁其僧侶娶妻生子，羅桑祖若雖是個僧侶，卻有個情婦。當達賴知道這件事情後，要他與這位婦女分手，他因不想這樣做，就辭掉第悉一職，退隱到 Naagri 的采邑去了，時為一六七五。達賴遂以札勒嘉措的姪子桑結嘉措為第悉，但桑結嘉措認為自己太過年輕，而拒絕了這項殊榮，因而以羅桑勤巴(Lozang Jinpa)為第悉。一六七九年，羅桑勤巴辭職，再以年僅二十七歲的桑結嘉措繼之。

桑結在年幼時，便受其叔父札勒嘉措的嚴格教導。年事稍長後，又成了達賴的侍從，更學得了一些處理政治和宗教上的手段。同時，他也是個著名的學者，有些有關宗教歷史、醫學和天文學的著作。達賴因對他有很高的期許，所以曾兩度舉他為第悉，且對他的恩寵也遠超過前幾任的第悉。據 Shakapa 的說法(見其書頁一二五)，是因為達賴認為桑結嘉措有能力去完成他所託負的重責大任。不過有更多的人，却認為因桑結嘉措是達賴的親生子，才是他被任命為第悉的主要原因。

桑結嘉措執政時，可說是加登頗章的一段盛世。斯時整個西藏地方已從一片廢墟之中復甦過來。當然桑結嘉措的治世，是達賴五世在勵精圖治後，所產生的結果，不過守成亦是相當不易，可見在他主持下的政府，仍是相當有效率的。然而在對外方面，就不如內政上來得成功。首先他介入了蒙古諸部的紛爭中，但立場並不持正；其後又因準噶爾的噶爾丹一連串的勝利，使他積極的站在準噶爾一邊而捲入了準噶爾與滿清間的戰爭中；於是在噶爾丹漸趨於敗亡時，他的命運便可以預卜了。

達賴五世死於一六八二年，第悉當時不僅沒有發佈消息，且一瞞就是十五年。桑結嘉措在他的著作「Bai durya ser po」中提到

，當時知道達賴已去世的，只有他和達賴的一個貼身侍從（是來自於 Namgyal Dzasang 寺的一個和尚）。官員們和平民都接受了第悉的達賴已入關冥思、不欲受擾、且閉關時間不定的宣布。任何有急事要見大喇嘛的人，都被請到密室去。飯菜照常按時的送入達賴的房間，總之，一切日常生活都安排的像達賴還活着的樣子。在門外守護的官員也都可以聽到手敲木魚鐘鼓的誦經聲。在公共的場合，就把達賴的袍服擺在王座上，視同達賴親臨主持。但當蒙古的王公貴族來到拉薩求見時，因不好推拒，就叫那長得有點像達賴的 Namgyal Dzasang 寺的和尚，喬裝成大喇嘛。可是長久的隱瞞終不是辦法，人們也開始懷疑達賴是否真的還在世，且都想要查個水落石出。再加上那影武者已厭倦了這種生活，有逃脫的企圖。桑結嘉措遂在一六九六年（布達拉宮落成之後一年），宣佈達賴五世已去世多年，其轉世早被尋獲，現今年已十三。

加登頗章之牽扯到蒙古諸部的糾紛，大約是起於達賴五世之時。最明顯的一件事，就在準噶爾部之巴圖爾琿台吉死後，其諸子爭位，而致內亂。達賴遂要當時巴圖爾琿台吉在札什倫布寺出家的兒子（噶爾丹）還俗，並助其返國奪權。一六七三年，噶爾丹統一了準噶爾。尋又起兵併吞了天山、阿拉善等地的和碩特部。按理說，和碩特於加登頗章之建立大有功勞，達賴至少對此也要有所表示，因沒有任何記錄留下來，所以也就不知道當時他的態度是如何。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八月己丑，將軍張勇奏報：

噶爾丹遣其桑桑莽奈，攜隨從三十餘人，致書於臣，言：「我台吉向欲通使，因地方有事未暇，今特遣人獻馬三匹、貂裘一襲。」又言：「我台吉云，西北一帶地方皆得之矣，惟西海向係我祖與伊祖同奪取者，今伊等獨處之，欲往索取，因係將軍所轄之地，不敢輕舉。」臣念彼遠餽，受其裘馬，厚賞來使而遣之。

前此噶爾丹曾遣人調集甘州南山一帶番目赴西套，臣因遴選通事密探噶爾丹年紀、性情、並與兵往侵西海之故。歸覆云：「噶爾

丹，申年生，年三十六歲。為人兇惡，耽於酒色。去歲（一六七八）舉兵，欲侵西海，行二十一日，撤歸。（見「平定朔漠方略」，卷一，商務四庫版，冊三五四，頁四六六—七）

噶爾丹之所以撤歸，其原因或可由康熙十七年閏三月，拉都虎上京呈報奏文中看出：

將軍張勇言：「厄魯特噶爾丹將征西海厄魯特，若來，或入大草灘，亦未可定。」又陝督哈占移文臣部，內稱：「西套厄魯特台吉等聞噶爾丹有三月內舉兵之語，因遣其三人至達賴台吉所，言我兵俱已整頓，爾處亦當備以待之，故達賴台吉亦令屬下備治鞍馬器械。（見前書頁四六二）

也就是因為當時青海和碩特之領袖達賴台吉，已有了防備之故；一方面，也擔心清兵會有所行動。但他若知道康熙帝當時即諭守邊諸臣：

噶爾丹與兵往攻西海厄魯特，如遠從達布素圖瀚海而去，則無庸置議。若來至近邊，欲經大草灘前去，則將軍張勇、提督孫思克等務須令其堅立信誓，不許騷擾人民。仍整飭我軍嚴加防護，一面放噶爾丹過往，一面奏聞。（見前書頁四六二）

則或許噶爾丹會強攻青海和碩特，歷史或將會因而改寫。正由於與噶爾丹關係良好的達賴，對於準噶爾的侵略和碩特，不置可否。所以，有人認為達賴有企圖假噶爾丹以打擊和碩特，因西藏當時仍屬青海和碩特轄下的一個地方。

在達賴死後，桑結嘉措繼續執行了這個政策。首先，在調停喀爾喀三部的內訌時，挑起了土謝圖部與準噶爾的衝突。噶爾丹因而有了藉口入侵外蒙，於是喀爾喀三部，分路走至漠南降清，外蒙遂為噶爾丹所有，時為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後於烏蘭布通一役（今熱河赤峯，一六九〇），清軍大破噶爾丹，才稍挫其勢。然桑結嘉措，仍於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五），假達賴喇嘛之名，「遣使奏請，勿革噶爾丹、策妄阿喇布坦汗號，并加恩賜敕印。其西海等處一帶地方所置戍兵，請撤回。」（見「清聖祖康熙實錄」，三十四年「乙亥」

四月庚子條）。這與達賴五世爲吳三桂之「裂土罷兵」之請，如出一轍，所招致的只是清廷對其之反感而已。

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清軍再與準噶爾戰於昭莫多（亦名東庫倫），噶爾丹大敗，遁走。「據降人言，噶爾丹遁時，部衆多出怨言。噶爾丹云：我初不欲來克魯倫地方，爲達賴喇嘛煽惑而來，是達賴喇嘛陷我，我又陷爾衆人矣！」（「清聖祖實錄」，康熙三十五年五月癸酉條）。並搜出了許多文件，因諭侍衛內大臣、大學士等：「速行文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平北大將軍馬思略，著徧諭我兵及扎薩克蒙古喀爾喀善巴王等王、貝勒、貝子所屬人，並投誠厄魯特等，將達刺喇嘛、班禪胡土克圖、第巴交通噶爾丹之文，或唐古特字，或蒙古字，俱查明收取，交一曉事賢能官作速馳驛送至御營，事件不可遺漏。」（引自前文丁丑條）

在所獲得的情報中，康熙帝知道了，「達賴喇嘛已死九年，第巴匿之，假其言誑誘噶爾丹作亂之故」。時有第巴假達賴喇嘛之名而派出的使者戈尼爾羅卜等來到北京。康熙帝命大臣索額圖、大學士伊桑阿傳諭使者，曰：

厄魯特降人告曰：「達賴喇嘛久已脫縉矣。」天下蒙古皆尊奉達賴喇嘛，如達賴喇嘛身故，理宜報聞諸護法王，以班禪主喇嘛之教，繼宗喀巴之道法。乃匿達賴喇嘛之喪，指達賴喇嘛之名唆誘噶爾丹，聯屢遣使問之，第巴皆不使與達賴喇嘛相見，僞居高樓之上以示之。第巴係達賴喇嘛下管事人，朕優摺之，封爲土伯特國王。乃陽奉宗喀巴之道，陰與噶爾丹比，欺達賴喇嘛、班禪，而壞宗喀巴之法。前遣濟隆胡土克圖至噶爾丹誦經，選擇戰日。朕爲衆生往召班禪，沮而不遣。朕無責達賴喇嘛、達賴汗、青海諸台吉之意。朕今遣使於達賴喇嘛，果達賴喇嘛尚在則面見朕使臣，曉諭噶爾丹遵朕旨行。朕凡事俱略無介意，若仍誑我使人，不令相見，斷不輕止。（見前引書文，六月癸丑條）

未幾，康熙帝又正式的寫了一封信給桑結嘉措，要他作合理的答覆。

起先，他還是支吾其詞，在使者幾經往返之後，他終於承認達賴已經去世。但要康熙帝替他保密，直到其轉世坐床後，才可公開，康熙帝許之。

桑結嘉措或許以爲他的計策又將得逞，但當時康熙帝之所以不去追究，實因清朝勢力尚未及於土伯特之故。其後，在朝廷取得了青海諸台吉的輸誠後，便展開了行動。從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起，在喀木沿邊的打箭爐一帶，雙方終於有了武裝衝突。因爲朝廷認爲「打箭爐係版圖內地，達賴喇嘛妄求瀘河（又作瀘河）東嘉慶地方，殊爲不合。」並於康熙三十九年，敕諭第巴曰：

邊境向有定處，爾縱放營官喋吧唱側集烈，將四川打箭爐內土司蛇蜡喳吧居住地方，時強盡行霸佔，漸次侵踞河東烏泥、若泥、凡州三處，潛有窺伺嘉慶擦道之意。又因內土司蛇蜡喳吧漏言，遂致於死！種種狂悖，實難寬假。川陝總督席爾達已經具題。據此，豈非爾私示所屬人等侵犯邊境生事？邊境地方豈可讓與寸地？此等事情，爾俱違悖妄行。敕旨一到，將漸侵之打箭爐及版圖內土司地方，俱著退還；打死內土司蛇蜡喳吧之營官，即拏解送。不然，生事之罪，歸與爾身，彼時悔之不及矣。（見「清聖祖康熙實錄」，三十九年條六月辛卯）

清廷態度之轉於強硬，無非是給桑結嘉措的一種警告。但他似乎視若無睹，終於在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被傾向於清朝的青海和碩特拉藏汗（*Lha bzan kha*）所執殺。至此，加登頗章的歷史又進入了另一個階段。

蒙古及蒙古人（十六） 完結篇

米內山庸夫 原著
恩和塞汗 譯

第二節 喇嘛及喇嘛教

一、喇嘛

首先第一個先談喇嘛是什麼？喇嘛之稱的文字原為西藏語，以其原音由漢字所表達者，以漢字來講什麼意義也沒有。西藏語的正音是「布喇嘛」、在西藏平常口語發音也稱「喇嘛」。「布喇」有「上」之意義的話，「嘛」有「者」或「人」之意在內。「布喇嘛」稱為「喇嘛」已成習慣，而「喇嘛」有「上人」或有「上者」之意在內，據說相當於佛教上常用之「高僧」或「上人」以及「聖者」等詞一樣的語句。

又據說西藏的「喇嘛」一詞，原來可能由印度傳來，因中國的佛教上用「高僧」之語以前，已出現有「喇嘛」之詞。於印度從很早以前稱婆羅教的高僧或佛教的學僧稱之為「喇嘛」。由此可以知道一般宗教傳到西藏當初，於各該宗教上有成就之人也曾稱為「喇嘛」，而不只限於佛教。其後佛教漸次普及，對佛教有成就的高僧迭次出現，所謂西藏式佛教逐次塑造成型，於是對那些個人而稱之為「布喇嘛」，即「喇嘛」者也。於是「喇嘛」之詞意義始在西藏確定。由此在西藏的「喇嘛」之詞，對佛教上的高僧，即對佛道的意義有高深研究者而言。猶如對西藏的最高僧稱之為達賴喇嘛及班禪喇嘛，那是代表性的正式稱呼法。因之「喇嘛」是對高僧的稱呼，對普通僧侶稱為「塔巴」，所以在西藏不能對任何人都稱為「喇嘛」。

然而在蒙古與這個就不同。就是對「喇嘛」之詞的用法，與西藏比較起來，更廣濶更以一般性的在使用中。平常由西藏傳來的佛教，

即從事於喇嘛教之僧眾都呼為喇嘛。就是中國內地也如此用法，如對從事於中國式佛教的僧侶稱為僧、或叫和尚，而對從事於西藏式佛教的僧眾呼之為喇嘛。雖然喇嘛原來是對高僧的稱呼，但是現在於蒙古將所有從事於喇嘛教的僧侶都呼之為喇嘛了。談起喇嘛已有僧的意義，所以也沒有必要喇嘛僧等的雙重稱呼。然而何謂喇嘛教？

二、喇嘛教

喇嘛教以一句話說起來就是西藏佛教。喇嘛教發源於西藏極為明確。在西藏所流行的佛教就是一般所說的喇嘛教，可是在此須要注意的一點是，其稱呼為喇嘛教的名稱，乃是中國人或外國人所稱呼的名稱，西藏人本身並不稱為喇嘛教。西藏人把在西藏流行的佛教，就是他們自己的宗教，仍稱之為佛教，據說其正式的說法是稱為「佛陀的教」、又曰「內派的宗教」、或單稱為「法」。所以在西藏不特別稱為喇嘛教，而以其原意呼之為「佛的教」或「佛的法」。

猶如上述喇嘛教之詞，並不是西藏語或蒙古語，而對西藏佛教外國人的稱呼。然而外國人為何稱西藏佛教不稱為佛教，而特別稱為喇嘛教之原因何在？可能是在西藏流行的佛教與原來在印度的佛教有稍有不同情形下形成所致。試觀現於蒙古所流行的喇嘛教諸般行事，也與本來佛教的諸情況有所不同，再參考佛教傳到西藏的由來，可能發現所以成為西藏佛教者它持有着特殊情況發展而來。要知道這個問題，首先有必要研究佛教傳到西藏以前的西藏原有宗教。

佛教傳到西藏以前，在西藏本來所流行的宗教是叫普通梵教、或稱之為梵神教。對梵教的由來現在雖然還不大充分明瞭，但可以確定的是古代從北方傳來的薩滿教與西藏土著人之信仰相結合而漸次發展形

成為西藏地方宗教，佛教從南方傳入西藏以前，據考它被西藏人所信仰已有一千餘年長久歷史。信仰梵教的對象就是梵教神，而梵教神就是上界（天上）的神，因為此神可以支配人間的一切吉凶禍福，人們對此神若有所祈禱、許願、咒詛等可致降福除災之說。所以這種宗教的特徵是在於祈禱、咒詛、唱咒文為的是祈求能夠躲開天災人禍，並在唱著咒文當中狂舞亂喊是表示已得到變化莫測的能力，託神力已消除了不祥之兆。給梵教獻上最理想的美好的天國之名，其上天國的交通標誌是攜有一條神繩。該神繩很像日本的注連繩（按注連繩係日本名詞，日本人掛在神殿前表示禁止入內、或新年掛在門前取意吉利的稻草繩，譯者註）。這種神繩在供神區域之前普通立有幾根木柱，把神繩環繞於木柱之上。其入口處也立有兩根木柱猶如門框，該兩根木柱也以神繩接連相攔。並且，於供神區域內與神繩一同立有很多旗幡。看梵教如此種種行事形態，很多與薩滿教行事類同、餘神繩，旗幡之類如同蒙古祭祀鄂博之習慣，梵教與薩滿教看起來好像有極深的關係。想梵教可能源自薩滿教，其中混雜了若干當地遺風又似乎印度佛教。但可斷定的是其極為可能是薩滿教的變形東西。

佛教傳到西藏的時代是，約在六世紀末至七世紀初。那個時候梵教在西藏以民族宗教的姿態已流行了約一千餘年的長久關係，佛教雖已傳到了西藏並開始流行，可是讓完全脫離當地原有的宗教（即梵教）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情。於是乎新傳進的佛教與梵教相為混合和印度佛教在性質上有稍微不同的佛教出現了。這就是西藏佛教，也就是所謂喇嘛教。在蒙古喇嘛廟所實施的很多佛事，在其性質上與日本或中國佛寺所舉行的佛事有所不同之點，就是西藏佛教的特徵，其根源想可能發自西藏土著宗教的梵教，再往遠一點說來自薩滿教。然而，西藏佛教，就是喇嘛教何時開始進入蒙古？

從古以來在北方民族之間所流行的就是薩滿教。清朝建立、滿洲族也以薩滿教為民族宗教而信仰之事也曾極為明顯，這個由清朝故宮祭祀薩滿教所用的種種遺物或其遺跡中可以得到證明。清朝開始祭祀

薩滿教也不是那麼久遠之事。想清朝可能由其文化上已漢化之同時，其一切風俗習慣也隨之都漢化，以至於把固有的宗教也捨棄了。

除滿洲族之外，在現中國東北的北部，居住於「興安北省」、「興安東省」領域內的達呼爾族、索倫族以及鄂勒春族之間就是到了現在仍還流行着薩滿教。達呼爾族有一部份人已蒙古化，口說蒙古語之同時也染有了蒙古風尚，有一部份習慣也已漢化，隨之把自己民族宗教的薩滿族也不大注意了，可是仔細觀察其民族生活情形，仍能發現到薩滿教遺風，如咒詛、祈禱等等。居住於大興安嶺山中的鄂勒春族之間，現在仍還大事舉行着有原始意味的薩滿教諸般行事。

蒙古民族之間作喇嘛教佛事時，含有很多薩滿教習慣之事一如前述，以薩滿教為主的單獨宗教風尚現在已不存在。只是與這個稍有關係的就是蒙古人信仰鄂博之舉。喇嘛教就是西藏佛教問題已無疑問，並且已極明顯，其發源地西藏並沒有像蒙古那樣有鄂博，當然更沒有祭祀鄂博之舉。在蒙古祭祀鄂博喇嘛也參加，其中也舉辦有關喇嘛教事，但這是蒙古式的喇嘛教，由蒙古喇嘛來主持，也是蒙古式喇嘛教的風尚之一，想固有的喇嘛教之內沒有祭祀鄂博這一項。蒙古鄂博一方面它有着目標，或境界標誌作用，在另一方面，它有宗教性意義，是有形的蒙古民族宗教牌位，成為祭神受到尊崇。蒙古人淵源於茲而相信天又怕得罪天。想那種思想是否來自薩滿教的思想？蒙古人對鄂博的信仰不是來自喇嘛教，反而是其最古老的原始性蒙古式信仰。蒙古人宗教生活在信仰喇嘛教以前，想可能也和其他北方民族一樣，在其民族之間也曾流行過薩滿教。

如上所述，在古代的北方民族之間，很遼闊的流行有薩滿教，蒙古民族也信仰此教，再加以以草原的特殊宗教意義而發達起來的就是祭祀鄂博。在蒙古由西藏傳入喇嘛教，而喇嘛教成了人間所有吉凶禍福的依賴者，投蒙古人所好把西藏固有的原始宗教，即梵教的意義混雜加入於喇嘛教中，很可能因而得到了蒙古民族普遍極深的信仰。

元太祖成吉思汗時代蒙古人還不大信仰喇嘛教，據說成吉思汗本

人還信仰過薩滿教。尤其是成吉思汗俱有偉大精神，對宗教特別寬大，其對任何宗教徒不以異類看待，當然更沒有迫害之事，成吉思汗當時，對在中國佔有鉅大勢力的道教特別興趣，當時中國有一位聲望極高的山東道士，名曰丘處機，即是長春真人，由成吉思汗派使臣，把他接到遠征途中的軍營裡，他率十八名弟子赴西域，在雪山晉見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向他問道。真人回奏，欲統一天下戒之於殺生，欲長生不老要清心寡欲。成吉思汗雖很隆重的款待他，可是當時成吉思汗雄心勃勃的胸懷大志，欲征服天下的雄圖，尚未入其道而終了汗的一生。世祖忽必烈統一天下，定都於大都，就是現在的北京，仍然優遇長春真人，在城西建造天眞觀，那兒成了長春真人道場。該觀就是現在的白雲觀。其時尚在龍虎山的道士張天師屢獲世祖的召見，常應召入京晉見。

第三節 喇嘛教之傳來蒙古

太祖、世祖就像這樣雖然尊崇道教，優遇道士，但道教這種東西始終未能深植蒙古人心底裡。反而歸依世祖，隨世祖從西藏來的喇嘛八思巴，把西藏佛教（即喇嘛教）引進蒙古而揭開了喇嘛教勢必在蒙古將有所發展的緒端。

在元朝四代憲宗時，其弟忽必烈率大軍遠征西域，征服了西藏將其歸入版圖之內，命潘迪塔喇嘛治理西藏，另置部將留守，携帶潘迪塔之外甥羅陶干森轉回蒙古。這個羅陶干森就是所說的八思巴喇嘛。八思巴又寫作帕克思巴，係把西藏語用漢字所表達者，八思巴係為在西藏所言之「薩刻弟八思巴」之略稱，據說是西藏佛教中之一派系教主。

八思巴為西藏人博學多能又精通佛教學，據說其與忽必烈初見時才十五歲。忽必烈將其帶至蒙古，彼頗受信任。憲宗駕崩，忽必烈繼任，即世祖皇帝。被世祖尊稱為國師，封為大寶法王頒賜玉印。蒙古

朝廷信奉喇嘛教，據稱從此開始。朝廷已歸依喇嘛教，上行下效一般蒙古人也到了逐次信仰之地步，特別是喇嘛教的天魔舞，及其若干應戒事項以及其怪異之諸般行事，蒙古人無所不好，又有其咒詛，祈禱等術已深植了蒙古人心裏，如此逐步擴張成為蒙古社會間的一種勢力。經八思巴喇嘛的後斷者，不拘那一個，都深得元代歷屆皇帝的信任，而得了帝師的尊稱，傳至六世阿難達喇嘛與當時的皇帝元順帝常在政務上有意見不合之處，因之返回了西藏，沒有多久元朝也隨之滅亡。到此時代為止，蒙古人之信奉喇嘛以朝廷為主，多在上流社會貴族階級之間流行，因還沒有擴大到一般大眾之間，更談不到根深蒂固，及元朝滅亡失去了其有力保護者，所以喇嘛教在蒙古的傳播呈現了一時中斷現象。

在此期間西藏的宗喀巴有改革宗教之舉。這以前在西藏長久流行的佛教已呈停滯狀態，其原因是源自不斷的爭奪政權等，日益墮落腐化，僧侶濫用特權愚弄佛法，以怪異之手法迷惑民眾、或者以快樂主義擾亂了固有優良風尚，因之促成了有一位高舉改革佛教旗幟，呼籲維護純潔佛教思想者出現，那就是宗喀巴。

宗喀巴誕生於靠近青海的「宗喀」。「宗喀」位於中國青海省城西寧的南方，在貴德縣境，現在該地有宏大的喇嘛廟，那就是著名的塔爾寺，阿拉善，係青海地方喇嘛教的總寺。以其出生地取名稱為宗喀巴。宗喀巴係其漢字譯音。彼之法名為羅布桑丹巴，平常被呼為澤宗喀巴或「林泡切」、「澤」係一種敬稱。宗喀巴之改革宗派其宗門的本名是叫「蓋爾庫帕」。「蓋爾庫帕」為西藏語，其含有正肅宗派之意。對以前僧侶的紅衣紅帽，改革派為了一新其外貌而改用了黃衣黃帽，俗稱黃帽派，又稱之為黃教，對於改革以前的舊教，稱為古宗派、或稱為紅帽派，又稱之為紅教。其後新教漸次在西藏地方獲得廣大群眾的信仰，遂成為西藏佔有勢力的最大宗教，現在支配西藏政教的達賴喇嘛，就是承繼該法統者。

在起初宗喀巴自稱為文殊師利的化身，擴大其教區。化身以原西

藏語的譯音，以漢字寫作瑚必勒罕、或呼弼勒罕等，大清會典又寫成胡畢爾汗，不管為何寫法，都是西藏語的以漢字譯法。（按瑚必勒罕並非西藏語，是蒙古語仍為化身或轉生之意，原著聲爾西藏語一節，是係原著人錯誤、一譯者註。）瑚必勒罕係有轉生，或化身之意。其原意就是轉生化身而來。後世的轉生活佛之例就由此開始。

承繼宗喀巴法統的有三大弟子，即根敦珠巴及刻珠尼馬曲結嘉勒幕格布。前者就是一世達賴喇嘛，後者就是一世班禪喇嘛。據說是達賴喇嘛為觀世音菩薩的化身、班禪喇嘛為金剛菩薩的化身，前者駐在拉薩，後者駐在札什倫布，尊稱為西藏的三大法王，共同轉世來承繼法統者。據云第三世達賴喇嘛索諾木札木蘇道行最深，不獨為黃帽派所擁戴，連紅帽派法主等也稱弟子來歸，從四面八方來歸者極多，呈現了前所未有的盛況。這個時候蒙古阿拉坦汗也專程赴藏也拜見過索諾木札木蘇，請教信奉喇嘛教之道回蒙，於是喇嘛教勢力重新在蒙古獲得發展機會。

元滅亡後，蒙古人又回到自己固有的草原，此後諸部族漸形分裂，相互紛爭，呈現了各部族割據狀態，到明末，達延汗勢力在內蒙古獲得佔優勢，又把阿拉坦汗以後的全部蒙古大部份統一在他的勢力之下。阿拉坦汗在中國以漢字寫作阿爾坦汗或俺答汗等，又稱為順義王。其勢力以歸化城（即今之呼和浩特）為中心達到了大部份內蒙古地區。因阿拉坦汗信奉喇嘛教，也曾把三世達賴索諾木札木蘇迎接至歸化城，所以內蒙古一帶的蒙古人都極其喜愛喇嘛教。

外蒙古喀爾喀部有一位蒙古人叫阿巴岱，曾赴西藏謁見達賴喇嘛，獲得經典回去，部眾喜其功高，擁戴為汗。他就是土謝圖汗的祖先，也在這個時候黃教始傳入外蒙古。並且土謝圖汗之一族圖蒙肯排斥紅教，極力保護黃教。達賴喇嘛聞之，論功行賞授與賽因諾顏之號，因之受到了大眾的尊崇與汗一樣看待。這就是外蒙古四部之一的賽因諾顏部祖先。黃教就像如此的在外蒙古一帶漸次普及而全面化。如上所說，在內蒙古由於阿拉坦汗的信奉。於外蒙古依阿巴岱汗及圖蒙肯

等的盡力維護，黃教在內外蒙古都得以普遍廣大流行的程度。據說加速了喇嘛教在蒙古興起的主要原因是，宗喀巴以活佛轉世於蒙古以及清朝尊重喇嘛政策所致。

據傳說宗喀巴圓寂時曾留有豫言，我死後一世二世在後藏，三世出生於前藏，四世生於蒙古，五世又在前藏，六世擬出生於裏塘。到明末叫蘇爾其弟者依其豫言，以宗喀巴之化身出現在外蒙古之喀爾喀。這就是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其居所就是庫倫，即現在的外蒙古首都烏蘭巴特。「庫倫」係蒙古語含有城郭之義，就是因為它是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駐錫之所的城郭，故呼該地為「庫倫」，庫倫工字依其譯音以漢字所表達者。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為蒙古最高階級之喇嘛，其地位僅次於達賴喇嘛，以轉生化身承繼其法統地位。他和在西藏的達賴喇嘛掌握政教二權一樣，也掌握着外蒙古的政教二權，所以其勢力很引誘人，在其轉生相續之空間，各喇嘛之間不斷的發生勢力爭奪之紛擾情事。最後遵從清朝乾隆皇帝之調停，用金瓶掣籤法來決定轉世靈童。就是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轉生化身者（即胡畢勒汗），指定在蒙古的汗、王公、扎薩克、台吉、或在閒散台吉的子孫中，由前世活佛圓寂日算起，恰好滿十個月後所生之嬰孩中指認或挑選數名報至理藩部，在北京雍和宮以金瓶掣籤法來決定其法統繼承者，此項辦法在形式上當然含有蒙古活佛由清朝冊封之意。為把此事使之能更進一步明朗化起見，清朝與喇嘛教之關係當有一番敘述之必要。

第四節 清朝與喇嘛教

談清朝與喇嘛教的關係，當然由清朝還沒有進入北京以前，以盛京（今之奉天，即瀋陽）為首都的時候開始研究。據傳說在清太祖時，已有喇嘛來過盛京。太宗天聰九年（明之崇禎八年）出征蒙古察哈爾部。時林丹汗已死，其子額爾克孔果爾額哲，與母蘇泰共同投降。

蘇泰騎白駱駝攜帶瑪哈喀喇佛（大黑天）金像、金字喇嘛經及傳國璽來到盛京。然其時白駱駝到奉天即突告倒地死亡。在其倒斃之原地建造樓宇暫時安置了瑪哈喀喇佛、及到了太宗大破明兵歸來，在其樓宇之側再建寺廟永久供奉了該佛，此即現在的奉天黃寺。此喇嘛廟奉清朝皇帝御勅所建而著名，也是奉天俱有古老歷史的寺廟之一。

自從內蒙古察哈爾部歸降清朝之後，於太宗崇德元年（明崇禎九年）外蒙古喀爾喀部也派遣使臣車臣汗碩壘，偉徵喇嘛來清朝締結了友好關係，並獻駱駝、馬匹及貂皮等物。俟偉徵於歸去時，太宗也同樣派遣察罕喇嘛共赴喀爾喀，與其汗及台吉等頒賜朝衣、蟒緞、白銀、布匹等。從此促成了外蒙古喀爾喀也歸屬於清朝。其後，清朝與西藏之間也有了使者的往還，崇德七年達賴喇嘛使者來到盛京，頌揚太宗為曼珠師利大皇帝。從此看來，西藏也於事實上歸服了清朝。就像這樣，內外蒙古及西藏之歸服清朝時，於雙方之間奔走斡旋者均為喇嘛。清朝之崇奉喇嘛其源原就在於此。

清朝統一全中國之後，於順治九年十二月，第六世達賴喇嘛親自到北京進獻貢物。清朝特別建造一座寺廟為其駐錫之所。那就是現在北平德勝門外的黃寺。乾隆年間，班禪喇嘛入宮謁見皇帝曾施以跪拜禮。大清朝皇帝有曼珠師利（即古佛）之尊號，現在活佛施以跪拜禮，一般認為係當然之事。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同被認為喇嘛中之最高無上者，然而他們都親自到北京，謁見大清皇帝時行了跪拜禮，因之蒙古西藏一帶的所有喇嘛及信奉喇嘛教者，無不尊崇清室皇帝為大宗教家，清朝亦依此情勢順水推舟，優遇喇嘛、保護喇嘛，使之都很高興的歸屬清朝而努力。

依清朝所定之喇嘛制度，道行最高者稱為呼圖克圖，就是平常所說的活佛。轉世者曰胡畢勒汗。此係指轉世者之化身而言，換言之就是靈童，轉世者到達一定的年齡之後，方能承繼前代活佛的法統。再分喇嘛的階級與地位頒授法印與證書，如當授法印者為：國師、禪師、扎薩克大喇嘛、副扎薩克大喇嘛、扎薩克喇嘛等等，餘如大喇嘛、

副喇嘛、閒散喇嘛等發給證書。平常又稱他們為佛爺喇嘛、扎薩克喇嘛、廟喇嘛、大喇嘛、黑喇嘛等等。

佛爺喇嘛

這就是平常所稱的活佛，如西藏的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在蒙古稱為呼圖克圖，如庫倫的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及多倫諾爾的章嘉呼圖克圖等是。「達賴」以西藏語指係於大德中有大德者而言，蒙古語為大海的意思，即如達賴喇嘛之稱，也相當於大法皇之稱呼。據說是達賴喇嘛的稱號為內蒙古阿拉坦汗入藏時所賜與。對宗教上的法主而言，達賴喇嘛其持有之特性為掌握教禪喇嘛則單為二權，庫倫的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也和西藏的達賴喇嘛相同，在蒙古掌握有政教二權，但一九二四年，第二十一代哲布尊丹巴圓寂後未再設置後繼者，外蒙古就成了「人民共和國」，於是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到了二十一代即行斷絕。

扎薩克喇嘛

和旗長一樣握有地方政權的喇嘛。他就是統轄支配附屬於寺廟方面的土地人民事宜者。類似西寧塔爾寺的察汗諾門汗喇嘛等是。

廟喇嘛

係為寺廟中的喇嘛，也就是所謂的陰陽喇嘛，受民間邀請專司主持婚喪喜慶祭祀之儀式事宜。

大喇嘛

係為一寺的主持人，也是統轄寺內全盤事務者。大部份由王公子弟充當喇嘛者之中間挑選來充任此一職務。但在習慣上曾留學西藏，或曾謁見達賴喇嘛受其親自洗禮者最為適當人選。蒙古喇嘛當中若沒有適當人選時也可由西藏聘高僧來擔當。大喇嘛為僧侶中之有權勢者。

黑喇嘛

係在家喇嘛。就是一般俗人成為鰥夫寡婦、或老後削髮歸依佛門者，不穿袈裟也未曾學過經典，只會數珠與念阿彌陀佛者。

第五節 蒙古的民族宗教

到蒙古草原看不見一顆樹、一間房舍，只是一望無涯全都是連續不斷的大草原。唯在草原中偶然發現一座像城一般大的建築物，那就是喇嘛廟。草原喇嘛有的像宮殿式建築，有的層層以石築造而成之平頂的西藏式建築，有的以中國傳統式建造巍然聳立於天空。不管那一種式喇嘛廟，對到蒙古草原旅行者而言，是一種值得驚異的。蒙古人僅住於可以容身之毛氈天幕房舍中，可是他們毫不吝嗇金錢，大量施捨，以維持這些個宏大喇嘛廟的日常開支。有的時候看起來，他們這種用法似乎有一點不當，可是宗教這種東西感化人至深，一旦信服就是再施捨多一點，其心中感到無比的快樂與平安。蒙古人自覺有吉凶禍福之事，禱告於神佛之前，祈求降臨吉祥、躲避災害、經如此祈求禱告之後，他們心中便感到定能得到神佛的庇護，如同已經獲得健康與幸福一般很快樂的趕著家畜，生活於草原之中。常見到蒙古人在喇嘛廟的石階之前，以忘我的心情匍匐在地叩頭拜佛之姿。他們喜歡以肥胖的家畜祭祀廟宇，看到成群善男信女把供物獻於佛前，那種至誠高興之狀非筆墨所能形容。因此感到蒙古人的民族宗教，就是到了現在似乎也毫無疑問仍然是喇嘛教。在蒙古有時候，雖還能見到其古代的舊有宗教，薩滿教遺風，但那已混合於喇嘛教中。蒙古地方的宗教到今日為止，仍然只是喇嘛教一種。也沒有基督教，更沒有道教、回教之類的宗教存在。據說回教於蒙古西部在一部份蒙古系民族之間有流行，但那可能是古代蒙古族和西方民族之間的混血種族，談不上是真正的蒙古民族。在純正蒙古民族之間回教不被認為民族宗教。因此蒙古民族宗教是清一色統一性的全都是喇嘛教。這是蒙古的一種特色，另一方面也被認為蒙古民族具有團結性。

降魔儀式(Gegs-tshangs)的過程與

南無佛陀山簡介

光島 督

在西藏佛教常舉行的降魔儀式中，有稱做「格堅」者。其目的是驅散惡魔，也就是讓疾病痊癒及排除邪物附體。其規模悉依施主的財力與接受祓除惡魔的人物之地位等有相當大的差異。不過，基本上是由在護摩堂內所舉行的護摩行與在野外舉行的稱做「格堅」的驅散惡靈所構成。

在護摩堂的護摩行，僅由極少數被選定的人方能參加，即只有當護摩行主角的阿羅漢位(Dge-hdun-dgra-bcom-pa)之呪術僧及其助手二人與施主才被允許入堂。堂內全然無燈火，且在窗戶完全緊閉的黑暗中，護摩壇燃上火。正面祭壇上安置牛面多臂的大威德明王(Skt. Yamāntaka, Ārya-yamāntakah.Tib. Hphags-pa-gshin-vje-gshed)尊像，其後側掛著密集金剛尊(Skt. Guhyasamāja, Tib. Gsang-hdus)與尊熱空行母(Skt. Nāro-dākinī, Tib. Na-ro-mkhah-hgro-ma)的怪異畫像。護摩壇上的內壺有三角形、菱形、圓形、半圓形及四角形等各種形狀，此時則使用半圓月形的火壺。祭壇的大威德明王像之下，擺著由稱做「佐」(Tib.Htsho)或「田林」(Mong. Ba-ring)的奶油與麵粉作成，且著上紅或青色的砲彈型供物，在其前方則並列著稱做「路布」(Tib. Ru-dbu)的奶油精製品。這個是三角錐型，頂上裝飾著觸鬚，胴體作火焰形，且炫眼部分數上白、紅的色彩。為護摩火所照射，在黑暗中這些供物則呈現出奇形怪狀。整個堂內充滿熏煙雖感呼吸困難，也要前後達一個小時的護摩行。在此儀式進行當中，則由執事僧在堂外的石壘上以石灰寫上「雲嘎冬」的變形萬字(Swastika

它的大小是直徑一公尺左右。當護摩行終了，護摩堂的門扉打開時，由在外頭等待的音樂僧們開始熱鬧地演奏大喇叭，小喇叭與太鼓。在野外等待此一演奏的施主代表們，陸續地進入堂內抱走「路布」。「路布」大的高度有一公尺，重量約三十公斤。他們戴上口罩很謹慎地把它們搬出來。這是為了不讓引來投宿於「路布」的惡靈，經由嘴與鼻子吸入之故。搬出的「路布」擺在「雲嘎冬」之四周。不久，「夏溫」(Zhab-hun, Zhal-ngo)的司法僧與稱做「茶比爾」(Chab-hbir)的補佐司法僧們出現，且把「路布」的周圍固定。其後，主角勘布(學堂長，高位喇嘛，Mkhan-po)率領稱做「多尼爾」(Don-ner)的服務僧侶們出現了。勘布喇嘛右手拿五鈴，左手拿鈴，立於「雲嘎冬」之前，且以經頭(Oin-madjad)為首，於開始唸經當中，由「多尼爾」拿著「佐」在「雲嘎冬」上方，交互地將紅、青的「佐」一個一個地往東西南北的方向扔去。投宿於放在「雲嘎冬」四周的「路布」之諸惡靈，齊集地來吃落下的「佐」。它們即使是吃完了「佐」，但是由於「雲嘎冬」的魔法記號，不會出現在「雲嘎冬」之外。撒畢「佐」後，勘布喇嘛從「多尼爾」處拿取弓與破魔箭，且射殺聚集於「佐」的惡靈。這是降魔儀式之最高潮。不久，諸惡靈的死骸與「佐」及「路布」一同被投入以稻草作成的焚燒場小屋之內，在唸經中加以火化。

我(作者)在噶舉派總寺院陸姆特克僧院三年的學習之後，通過了僧正僧階考試，噶舉派法王十六世 Rgyal-ba-kar-na-pa 乃任命我當尼泊爾的噶舉派寺院「阿難寺」之住持。因此，藉著這個機會讓我介紹一下「阿難寺」。這個寺院現在住有三十五名喇嘛僧。它是在離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Kathmandu)東方半日行程的麥拉夫(Ba-irav)鎮，還要往東北方需一日行程的南無佛陀山(Nano-buddha, 海拔2,800公尺)之山頂上。從加德滿都到麥拉夫，一天有兩次來回的公車班次，公車行駛三個半鐘頭即可到達。

麥拉夫鎮以前是作為連結印度與西藏的貿易轉播站而繁榮的商業

都市。不過1915年關閉了通往此處的印度西藏貿易道路，所以這個城鎮急速地衰退，變成一座很孤寂的鄉間城鎮。從這麥拉夫進入山間道路，則有一日行程的登山區。

南無佛陀山，它的名字是出現在「佛本生經」(Jataka)之聖山。這裏傳說是在釋尊的前世薩埵王子捨身，把他的肉體餵給抱著七頭虎兒的飢餓母虎，而救活了老虎們的山。在這山頂有二座山峰，每一個山頂有一個小祠堂。連結二峰的屋脊極窄，像小刀刃般，它的東側是長達三百公尺的斷崖。且此斷崖處是傳說的捨身地點，立有記念碑。

此南無佛陀山有三座寺廟。在山頂狹窄屋脊的正下方，依著斷崖而建的是「阿難寺」。從阿難寺往南無佛陀山西面的陡坂而下，在半山腰處有座小尼庵。這裏住著三位尼師。再往下山，不久在接近平地處，有最後的一個寺院，這是寧瑪派的寺院，共有九位僧侶。

阿難寺在屋脊上有山門，進入山門往左邊走，有稍微寬廣的場所。在這廣場的中央有法塔，且可以巡禮法塔四周。在法塔左方內側，有緊挨著山崖的兩層建築物，一樓是正殿與食堂，二樓是僧房。

從南無佛陀山山頂往下眺望，一覽無遺，簡直像世外桃源般地可以以把美麗的喜馬拉雅連峰盡收入眼簾內。這裏可以看到：正北方的朗塘群山，左邊的嘎內修的三座山與馬奈蘇山，右邊的嘎準崗峰、洛傑、聖母峰、以及八千公尺的群山。南面則可以看到西瓦利克山脈(5,000公尺)的群山。在晴天時，可以看到喜馬拉雅山群整個世外桃源般之景緻。不過，南無佛陀山的交通極為不便，從麥拉夫鎮只有徒步方能入山。登山道有北路與南路二條，由登上北路再往南路下山的比較不費力氣。北路登山口處有十戶人家，全是農家，沒有任何商店。再者，南路的登山口處，約有二十戶人家，這裏一樣沒有商店；寺內生活的必需物質，必須全部從麥拉夫鎮靠人力背馱兩天搬運上來。從南路登山口更往下行至十公里處，有印度教濕婆派的迦梨(Kali)寺，且環繞此一寺院有一小部落，該迦梨寺至一九六〇年代，在舉

行祭典時，尚有人身祭供儀式，而作供品的女兒是村人從其他地方捉來的，所以此村莊被看作是捉人村、盜賊村，連尼泊爾人都害怕。因此，尼泊爾政府再三取締此村莊，不過，此一捉人的傳統與強盜習性未中止，直至今日，仍暗中在進行。故以觀光立國的尼泊爾政府，不准許觀光客進入此一地區。再者，南無佛陀山四周也沒有觀光客可資利用的旅社和飯店。不過，南無佛陀山的確是風光明媚之聖地，且是修行僧坐禪冥想之最適當靈場，每年有為數頗多的修行僧來到阿難寺。但是觀光客都不來此地。所以它是個為世人所不知之聖地。

（文接50頁）

平路、險隘、水阻，都是如何越過？

毫無障礙的來到藏地呢？

我倆威德並重，創大神奇。

說罷。文成公主答覆道：

大佛陀像放在木馬上，

樂天和樂歌，拉著木馬來；

遇大河以船渡，逢森林則砍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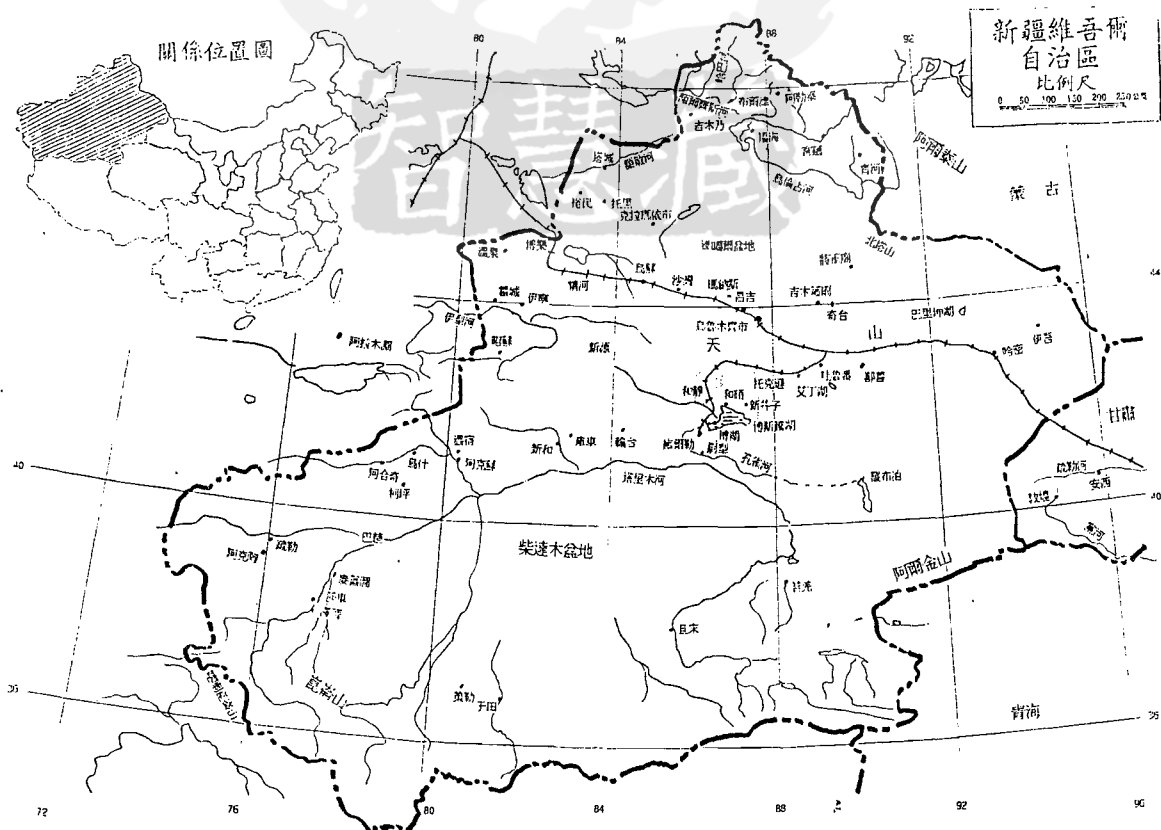
黑暗中，提燈引路，

距離雖遠，一心一意走，

來到西藏，盼望安樂圓滿。

這時候，形成三種所見現情形。對十方如來所示現，國王和王妃展現十二種示現，進行衆生所爲之事。對十地菩薩所示現，聖觀自在國王松贊干布的化身與主尊度母文成公主的化身，進行衆生所爲之事。對普通人民所示現，國王和王妃互喝交杯酒，親密的談話，彼此心意交融，成親了。

其後，漢妃『文成公主』召遣許多技優的漢地工匠，在龍宮上，建立了與漢地原有寺廟結構設計相同的漢虎小昭寺，以及供奉佛陀像的寶座；一切交錯裝飾的文字，也是漢妃親自以漢文書寫。所做諸種莊嚴，令人神馳不已。



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行政區劃沿革

宋武

新疆古稱西域，漢武帝元狩元年（西元前一二二年）遣張騫使西域，諸國次第歸附，漢宣帝神爵二年（西元前六十年）以鄭吉爲西域都護，當爲中國在西域行使主權之始，其後時而分離，時而內附，視各朝代國力強弱而定，迄清乾隆二十五年（西元一七六〇年）平定準格爾部之亂，天山南北路底定，又入中國版圖，廿六年置伊犁將軍統轄之。清光緒八年（西元一八八二年）左宗棠平回亂，奏議「故土新歸」，力主天山南北路建爲行省，光緒十年詔准建省，名爲「新疆」。民國肇建，沿清制設新疆省。

一、中共入據新疆初期之行政區劃

民國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四九年）九月廿五日中共入據新疆前，新疆省地方行政區劃分爲一市、七十七縣、四設治局、三盟。計迪化一市；迪化、乾德、奇台、木壘河、昌吉、景化（舊名呼圖壁）、阜康、孚遠、綏來、沙灣、和豐、裕民、鎮西、哈密、伊吾、吐魯番、托克遜、鄯善、伊寧（舊名寧遠）、鞏留、特克斯、綏定、鞏哈、寧西、溫泉、霍城（舊名霍爾果斯）、精河、博樂、昭蘇、塔城、額敏、烏蘇、阿克蘇、柯坪、阿合奇、阿瓦提、溫宿、拜城、烏什、庫車、新和（舊名托克蘇）、沙雅、馬耨、庫爾勒、輪台、尉犁（舊名新平）、塔什、疏勒、巴楚、麥蓋提、疏附、烏恰、阿圖什、岳普湖、伽師、莎車、蒲犁、葉城、澤普、皮山、英吉沙、和闐、民豐、墨玉、于闐、且末、和靖、和碩、策勒、洛浦、承化、布爾津、福海（舊名布倫托海）富蘊、吉木乃、哈巴河、青河等縣七十七；烏河、新源、布爾根、七角井等設治局四；及巴圖塞特奇勒圖中路盟（中路霍碩特三旗約在焉耆縣西北查魯木台達哈特嶺一帶）、烏拉恩素珠克圖四路盟（南路舊土爾扈特四旗約在焉耆縣北蒙王府一帶、東路舊土爾扈

特二旗約在烏蘇縣南奎屯河與濟爾噶郎河之間一帶，西路舊土爾扈特一旗約在精河縣亞南哈拉達坂一帶、北路舊土爾扈特三旗約在和豐縣西和博河上流親王府一帶）、青塞特奇勒圖盟（新土爾扈特二旗約在奇台縣北布爾根設治局南一帶、新霍碩特一旗約在布爾根設治局北青河縣一帶、烏梁海左右翼七旗約在富蘊縣一帶）等盟三。

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共成立新疆省人民政府，省府駐迪化市，轄區分爲迪化一市、迪化等七十八縣及七角井中心區。所增一縣係將原新源設治局改設，另將霍城縣恢復舊名霍爾果斯縣，餘七十六縣均沿舊名；將七角井設治局改設七角井中心區，其餘烏河、布爾根二設治局及三蒙古盟均未沿設。

民國三十九年，新疆省由中共西北軍政委員會領導，全省分設迪化（轄迪化、綏來、景化、昌吉、乾德、阜康、孚遠、奇台、木壘河、鄯善、吐魯番、托克遜等十二縣，專署駐迪化市。）、伊犁（轄伊寧、綏定、霍城、溫泉、博樂、精河、鞏哈、新源、鞏留、特克斯、昭蘇、寧西等十二縣，專署駐伊寧縣。）、塔城（轄塔城、裕民、額敏、和豐、沙灣、烏蘇等六縣，專署駐塔城縣。）、阿山（轄承化、富蘊、青河、福海、布爾津、哈巴河、吉木乃等七縣，專署駐承化縣。）、哈密（轄哈密、鎮西、伊吾三縣和七角井中心區，專署駐哈密縣。）、焉耆（轄焉耆、庫爾勒、輪台、和靖、和碩、尉犁、塔什、且末等八縣，專署駐焉耆縣。）、和闐（轄和闐、墨玉、皮山、洛浦、策勒、于闐、民豐等七縣，專署駐和闐縣。）、莎車（轄莎車、麥蓋提、澤普、葉城等四縣，專署駐莎車縣。）、喀什（轄疏附、疏勒、阿圖什、伽師、岳普湖、巴楚、英吉沙、蒲犁、烏恰等九縣，專署駐疏附縣。）、阿克蘇（轄阿克蘇、溫宿、拜城、庫車、新和、沙雅、阿瓦提、柯坪、阿合奇、烏什等十縣，專署駐阿克蘇縣。）、等十專區。迪化市由省直轄。民國四十年塔城專區之額敏縣析置托里中心區，專區轄六縣一中心區。

民國四十一年，新疆省改由中共西北行政委員會領導，伊犁專區

之伊寧縣析置伊寧市，專署駐伊寧市、轄二市十二縣。喀什專區之疏附縣析置喀什市，專署駐喀什市、轄一市、九縣。塔城專區之托里中心區改設托里縣，專區轄七縣。

民國四十二年，原迪化市改稱烏魯木齊市，仍由省直轄。迪化專區之迪化縣改稱烏魯木齊縣，乾德縣改稱米泉縣、綏來縣改稱瑪納斯縣，景化縣改稱呼圖壁縣，孚遠縣改稱吉木薩爾縣。哈密專區之鎮西縣改稱巴里坤縣。伊犁專區之鞏哈縣改稱倪利克縣。阿山專區之承化縣改稱阿泰縣。

民國四十三年，新疆省改由中共中央直接領導。迪化專區改稱烏魯木齊專區、木壘河縣改設木壘哈薩克族自治區，並將所轄之烏魯木齊、昌吉、米泉三縣析置昌吉回族自治州（轄三縣、駐昌吉縣），烏魯木齊專區轄八縣一自治區，駐烏魯木齊市；阿山專區改稱阿勒泰專區、阿泰縣改稱阿勒泰縣，專區仍轄七縣；焉耆專區改稱庫爾勒專區，將所轄之和靖、和碩二縣及焉耆回族自治區（原焉耆縣改設），析置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區（轄二縣一自治區、駐焉耆回族自治區），庫爾勒專區轄五縣；設立克孜勒蘇柯爾克孜族自治區，將原屬喀什專區之阿圖什、烏恰二縣及原屬阿克蘇專區之阿合奇縣劃歸本區，轄三縣、駐阿圖什縣；伊犁專區之倪利克縣改稱尼勒克縣，寧西縣改稱察布查爾錫伯自治區（後改自治縣），將所轄之博樂、溫泉、精河三縣析置博爾塔拉蒙古族自治區（轄三縣、駐博樂縣），伊犁專區轄一市八縣一自治縣；塔城專區之和豐縣改設和布克賽爾蒙古自治區；哈密專區之巴里坤縣改稱巴里坤哈薩克族自治區、七角井中心區改設為七角井鎮（鄉級），哈密專區轄二縣一自治區。喀什專區之蒲犁縣，改設塔什庫爾干塔吉克族自治區，喀什專區轄一市、六縣、一自治區。設立南疆行政區、行署駐喀什市、轄喀什、和闐、莎車、阿克蘇四專區及克孜勒蘇柯爾克孜族自治區；設立伊犁哈薩克族自治州、轄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區、並代管由省委託之博爾塔拉蒙古族自治區，伊犁市自伊犁專區改隸伊犁哈薩克族自治州直轄。

二、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之設置及行政區劃沿革

民國四十四年九月十三日，中共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通過「關於成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撤銷新疆省建制的決議」，旋於十月一日正式改設新疆省爲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撤銷喀什、伊犁兩專區，原喀什專區各縣由南疆行署直接領導；原伊犁專區各縣由伊犁哈薩克族自治州直接領導。烏魯木齊專區之木壘哈薩克族自治區改設木壘哈薩克族自治縣；哈密專區之巴里坤哈薩克族自治區改設巴里坤哈薩克族自治縣；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區改設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所轄之焉耆回族自治區改設焉耆回族自治縣；喀什專區之塔什庫爾干塔吉克族自治區改設塔什庫爾干塔吉克族自治縣；克孜勒蘇柯爾克孜族自治區改設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將所轄之烏恰縣及原喀什專區轄之英吉沙、疏附兩縣與塔什庫爾干塔吉克族自治縣之各一部分合併設置阿克陶縣；昌吉回族自治區改設昌吉回族自治州；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區改設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塔城專區之和布克賽爾蒙古自治區改設和布克賽爾蒙古自治縣。新成立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計轄烏魯木齊市一市，烏魯木齊專區（轄瑪納斯、呼圖壁、阜康、吉木薩爾、奇台、鄯善、吐魯番、托克遜等八縣及木壘哈薩克族自治縣，專署駐烏魯木齊市）哈密專區（轄哈密、伊吾兩縣及巴里坤哈薩克族自治縣，專署駐哈密縣）庫爾勒專區（轄庫爾勒、輪台、尉犁、婁羌、且末等五縣專署駐庫爾勒縣）等三專區；昌吉回族自治州（轄烏魯木齊、昌吉、米泉三縣、自治州人民委員會駐昌吉縣）、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轄和靖、和碩二縣及焉耆回族自治縣、自治州人民委員會駐焉耆回族自治縣）等二直轄州，（另博爾塔拉蒙古族自治州託由伊犁哈薩克族自治州代管）；設南疆行政區，轄喀什市一市與和闐專區（轄和闐、墨玉、皮山、洛浦、策勒、于闐、民豐等七縣，專署駐和闐縣。）莎車專區（轄莎車、麥蓋提、澤普、葉城等四縣、專署駐莎車縣）、阿克蘇專區（轄阿克蘇、溫宿、拜城、庫車、新和、沙雅、阿瓦提、柯坪、烏什等九縣，專署駐阿克蘇縣）等三專區及克

孜勒蘇柯爾克孜族自治州（轄阿圖什、烏恰、阿合奇、阿克陶縣，自治州人民委員會駐阿圖什），並直轄已撤銷之喀什專區原轄之疏附、疏勒、伽師、岳普湖、巴楚、英吉沙等六縣及喀什庫爾干塔吉克族自治縣行政區署駐喀什市；設伊犁哈薩克族自治州轄伊寧市一市及塔城專區（轄塔城、裕民、額敏、托里、沙灣、烏蘇六縣及和布克賽爾蒙古自治縣，專署駐塔城縣）、阿勒泰專區（轄阿勒泰、富蘊、青河、福海、布爾津、哈巴河、吉木乃等七縣，專署駐阿勒泰縣）等二專區並直轄已撤銷之伊犁專區原轄之伊寧、綏定、霍城、尼勒克、新源、鞏留、特克斯、昭蘇等八縣及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並代管自治區直屬之博爾塔拉塔吉克族自治州（轄溫泉、博樂、精河三縣、州人民政府駐博樂縣）。

民國四十五年撤銷南疆行政區及其轄之莎車專區，恢復喀什專區，將喀什市及原由南疆行政區直轄之疏附、疏勒、伽師、岳普湖、巴楚、英吉沙等六縣及喀什庫爾干塔吉克族自治縣；原莎車專區之莎車、麥蓋提、澤普、葉城四縣劃歸喀什專區，喀什專區轄一市、十縣、一自治縣、專署駐喀什市。

民國四十七年，撤銷烏魯木齊專區，將吐魯番、托克遜、鄯善三縣改由自治區直轄；瑪納斯、呼圖壁、奇台、阜康、吉木薩爾五縣及木壘哈薩克族自治縣劃歸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回族自治州轄八縣、一自治縣；阿克蘇專區之溫宿縣併入阿克蘇縣，專區轄八縣；以克拉瑪依、獨山子等地區，設立克拉瑪依市，由自治區直轄。

民國四十八年，和闐專區改名為和田專區，和闐縣改名和田縣，于闐縣改名于田縣。昌吉回族自治州之烏魯木齊縣，改隸烏魯木齊市。庫爾勒專區之塔什縣改名若羌縣。

民國四十九年，撤銷庫爾勒專區，所屬之庫爾勒、尉犁、若羌、且末、輪台等五縣，併入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自治州轄七縣一自治縣。

民國五十年哈密專區之哈密縣析置哈密市，專區轄一市二縣一自

治縣。

民國五十一年，哈密專區之哈密市撤銷，併入哈密縣。

民國五十四年，伊犁哈薩克族自治州直轄之綏定縣改名水定縣。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之和靖縣改為和靜縣。

民國五十五年，伊犁哈薩克族自治州直轄之水定縣撤銷，併入霍城縣。

民國五十九年，原哈密、和田、阿克蘇、喀什、塔城、阿勒泰等六專區分別改為地區；原由自治區直轄之吐魯番、托克遜二縣劃歸烏魯木齊市領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之和碩、焉耆兩縣析置博湖縣，自治州轄八縣一自治縣。

民國六十年，原由自治區直轄之鄯善縣劃入哈密地區，地區轄三縣一自治縣。

民國六十四年，以克拉瑪依市之部分地區設立奎屯市隸伊犁哈薩克族自治州，自治州駐地由伊寧市遷奎屯市；設立伊犁地區，由伊犁哈薩克族自治州領導，地區駐伊寧市，轄原直屬伊犁哈薩克自治州之伊寧市及伊寧（駐吉里圩孜）、尼勒克、新源、鞏留、特克斯、昭蘇、霍城（駐水定）等七縣和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設立吐魯番地區，原屬烏魯木齊市領導之吐魯番、托克遜二縣及哈密地區之鄯善縣劃歸吐魯番地區，地區轄三縣、駐吐魯番縣。

民國六十五年，以原沙灣縣之石河子鎮及沙灣部分地區設立石河子市；設立石河子地區，將新設之石河子市和原屬塔城地區之沙灣縣及原屬昌吉回族自治州之瑪納斯縣劃歸石河子地區，地區轄一市二縣，駐石河子市。

民國六十七年撤銷石河子地區，石河子市改由自治區直轄，將沙灣縣劃回塔城地區，瑪納斯縣劃回昌吉回族自治州。

民國六十八年撤銷伊犁地區，原屬伊犁地區之市、縣、自治縣由伊犁哈薩克族自治州直轄，自治州駐地遷回伊寧市，自治州原代管之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改隸自治區直轄。

民國七十二年，哈密地區之哈密縣改設哈密市，地區公署駐哈密市；阿克蘇地區之阿克蘇縣改設阿克蘇市，地區公署駐阿克蘇市；和田地區之和田縣部分地區析置和田市，地區公署駐和田市；昌吉回族自治州之昌吉縣改設昌吉市，自治州人民政府駐昌吉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之庫爾勒縣改設庫爾勒市，自治州人民政府駐庫爾勒市。

民國七十三年，吐魯番地區之吐魯番縣改設吐魯番市，地區公署駐吐魯番市；塔城地區之塔城縣改設塔城市，地區公署駐塔城市；阿勒泰地區之阿勒泰縣改設阿勒泰市，地區公署駐阿勒泰市。

民國七十四年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之博樂縣改設博樂市，自治州人民政府駐博樂市。

民國七十五年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之阿圖什縣改設阿圖什市，自治州人民政府駐阿圖什市。

三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行政區劃現況

截至民國七十九年底，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行政區劃共設有地級市二、自治州五、地區八（內自治區直轄五、自治州轄三）、縣級市十四（內自治區直轄一、地區或自治州轄十三）、縣六十五、自治縣六，分述如次：

（一）地級市二：

1. 烏魯木齊市，為自治區人民政府駐在地，下轄烏魯木齊一縣。
2. 克拉瑪依市。

（二）自治州五：

1. 伊犁哈薩克自治州，人民政府駐伊寧市，下轄一市三地區（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地區）

（1）奎屯市

- （2）伊犁地區、行政公署駐伊寧市，下轄一市、七縣、一自治縣。
 - ①伊寧市、②伊寧縣、駐吉里圩孜鎮。
 - ③霍城縣、駐水定鎮。
 - ④鞏留縣、駐鞏留鎮。
 - ⑤新源縣、駐新源鎮。
 - ⑥昭蘇縣

、駐昭蘇鎮。⑦特克斯縣，駐特克斯鎮。⑧尼勒克縣、駐尼勒克鎮。⑨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駐察布查爾鎮。

- （3）塔城地區、行政公署駐塔城市，下轄一市、五縣。
 - ①塔城市。
 - ②額敏縣、駐額敏鎮。
 - ③烏蘇縣、駐烏蘇鎮。
 - ④沙灣縣、駐三道河子鎮。
 - ⑤托里縣、駐托里鎮。
 - ⑥裕民縣、駐哈拉布拉克鎮。
 - ⑦和布克賽爾蒙古自治縣、駐和布克賽爾鎮。

- （4）阿勒泰地區、行政公署駐阿勒泰市，下轄一市、六縣。
 - ①阿勒泰市。
 - ②布爾津縣、駐布爾津鎮。
 - ③富蘊縣、駐富蘊鎮。
 - ④福海縣、駐福海鎮。
 - ⑤哈巴河縣、駐哈巴河鎮。
 - ⑥青河縣、駐青河鎮。
 - ⑦吉木乃縣、駐托普鐵熱克鎮。

2. 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駐昌吉市，下轄一市、六縣、一自治縣。
 - （1）昌吉市。

- （2）米泉縣、駐米泉鎮。

- （3）呼圖壁縣、駐呼圖壁鎮。

- （4）瑪納斯縣、駐瑪納斯鎮。

- （5）奇台縣、駐奇台鎮。

- （6）阜康縣、駐阜康鎮。

- （7）吉木薩爾縣、駐吉木薩爾鎮。

- （8）木壘哈薩克自治縣、駐木壘鎮。

3. 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人民政府駐博樂市，下轄一市、二縣。
 - （1）博樂市。

- （2）精河縣、駐精河鎮。

- （3）溫泉縣、駐溫泉鎮。

4.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政府駐庫爾勒市，下轄一市、七縣、一自治縣。
 - （1）庫爾勒市。

- （2）輪台縣、駐輪台鎮。

- (3) 尉犁縣、駐尉犁鎮。
- (4) 若羌縣、駐若羌鎮。
- (5) 且末縣、駐且末鎮。
- (6) 和靜縣、駐和靜鎮。
- (7) 和碩縣、駐和碩鎮。
- (8) 博湖縣、駐博湖鎮。
- (9) 焉耆回族自治縣、駐焉耆鎮。
- 5. 克孜勒蘇河爾克孜自治州，人民政府駐阿圖什市，下轄一市、三縣。
 - (1) 阿圖什市。
 - (2) 阿克陶縣、駐阿克陶鎮。
 - (3) 阿合奇縣、駐阿合奇鎮。
 - (4) 烏恰縣、駐烏恰鎮。
- (三) 地區八：內自治區直轄五、伊犁哈薩克自治州轄三：伊犁地區、塔城地區及阿泰勒地區（詳見伊犁哈薩克自治州）
 - 1. 吐魯番地區，行政公署駐吐魯番市，下轄一市二縣。
 - (1) 吐魯番市。
 - (2) 鄯善縣、駐鄯善鎮。
 - (3) 托克遜縣、駐托克遜鎮。
 - 2. 哈密地區，行政公署駐哈密市，下轄一市一縣、一自治縣。
 - (1) 哈密市
 - (2) 伊吾縣、駐伊吾鎮。
 - (3) 巴里坤哈薩克自治縣、駐巴里坤鎮。
 - 3. 阿克蘇地區，行政公署駐阿克蘇市，下轄一市、八縣。
 - (1) 阿克蘇市。
 - (2) 溫宿縣、駐溫宿鎮。
 - (3) 庫車縣、駐庫車鎮。
 - (4) 沙雅縣、駐沙雅鎮。
- 4. 喀什地區，行政公署駐喀什市，下轄一市、十縣、一自治縣。
 - (1) 喀什市。
 - (2) 疏附縣、駐疏附鎮。
 - (3) 疏勒縣、駐疏勒鎮。
 - (4) 英吉沙縣、駐英吉沙鎮。
 - (5) 澤普縣、駐澤普鎮。
 - (6) 莎車縣、駐莎車鎮。
 - (7) 葉城縣、駐葉城鎮。
 - (8) 麥蓋提縣、駐麥蓋提鎮。
 - (9) 岳普湖縣、駐岳普湖鎮。
 - (10) 伽師縣、駐伽師鎮。
 - (11) 巴楚縣、駐巴楚鎮。
 - (12) 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駐塔什庫爾干鎮。
- 5. 和田地區，行政公署駐和田市，下轄一市、七縣。
 - (1) 和田市。
 - (2) 和田縣、駐和田鎮。
 - (3) 墨玉縣、駐墨玉鎮。
 - (4) 皮山縣、駐皮山鎮。
 - (5) 洛浦縣、駐洛浦鎮。
 - (6) 策勒縣、駐策勒鎮。
 - (7) 于田縣、駐木哈拉鎮。
 - (8) 民豐縣、駐民豐鎮。

八大藏戲之一：漢妃與尼妃傳奇（文成公主）

汪幼絨譯

〔譯者按：本譯文爲保持藏文行文用語之特色，以直譯爲主，意譯其次，美譯最後。文句必求通達，直譯無法通達之處，方採意譯；並儘量兼顧美譯。〕

化身王松贊干布誕生於火陰牛年，父王是朗日松贊，母后是吉妃多葛。在一處叫做衛如的沃腴之地，美卓甲瑪宮的不動彌勒寺出世。由於他的頭頂天然生成一個無量光佛的臉孔，父王吩咐做了一面絲緞頭巾。

雖然父王用絲緞頭巾掩蓋此一阿彌陀佛像，親近隨從中業障微薄的人，也看到了十一面五方頂莊嚴。葛東贊與吞米這兩個小童，是跟隨王子的尊貴大臣，卻看到阿彌陀佛像，說了出來。於是，王子有兩個頭，這件事就傳開了。

隆重的慶典持續了整個月，並請封赤松贊的尊號，這個尊號的涵義爲心思沉穩、智慧深遠，所謂松贊干布的名號，從此傳揚。

松贊干布在十三歲的時候，登基掌政，被稱做轉輪王，成爲藏主之尊。之後化身王松贊干布如同小老虎鑽入山洞一般，住在拉薩紅山上的碉堡裡，深居簡出。

國王心中盤算，我要安排雪鄉的人民，享有人天的快樂以及聲聞獨覺的快樂，因此，必須宏揚大乘佛法。之後，就向所供養的蛇心檀香木佛像祈禱。而立刻就有了回應，指示說：請你塑造我的像。於是，國王自己蒐集塑像的材料，包含尼連禪河的沙、南方大海島洲上的茅草、泥團等等，塑成如此這般的本尊大悲觀音像。國王心間出現了意念中的智尊姿態；在不可思議的瞬間，從泥像腳底立刻放出光芒，隨即，檀香佛像溶入心間。

之後，國王到了十六歲的年紀，想到要娶妻室，納入宮中。向天然生成的大悲觀音像祈禱，於是，從觀音像心間放出兩道光芒，一道

射向尼泊爾，一道射向漢地。國王分別向兩道光芒所射方向看去，看到了尼泊爾國王苟斜苟恰的女兒，叫做尺尊公主，正值青春貌美的年紀，已經十六歲，是顰眉度母的化身，具備一切智慧，並擁有財富；又看到了漢地國王唐太宗的女兒，叫做文成公主，已經十六歲，是主尊度母的化身，精通一切經典，擁有各種珍貴寶藏。在國王的夢境中，光音天載有如此的預言。

法王松贊干布穿上五色彩緞披風，向佛像祈禱；向頭頂的主屬，……以絲緞頭巾覆蓋的阿彌陀佛像祈禱。右手捧著以寶石環飾的寶篋，篋中放置聖觀自在的六字真言；左手拿著一〇八顆乳白色的晶髮。口中發出朗誦六字真言的聲音，並對大臣葛東贊和吞米等諸位內臣，唱出夢中的預言：

啊呀！聽著！我的臣民們，豎起耳朵，好好聽我說。在我夢中有如此的預言：漢地及尼泊爾有兩個度母化身的女孩，如果能迎請來藏地做我的王妃，藏地永久的快樂就會來臨。

以葛東贊及吞米等七大權臣爲主的內臣們，各自帶著上好的肉類禮品，來到臥塘湖邊的樹蔭底下集會。這些肉聚合起來，竟然成爲一個完整無缺的全牲；這是會議順利開始的好徵兆。大臣葛東贊心中喜悅，說道：

咱們集合在這裡的諸位大臣啊！向我葛東贊這邊注意聽吧，在國王夢中的天人預言中，指示了白、綠度母化身的兩位佛母。漢地國王與尼泊爾國王都各有一個女兒，是否適合當我們的王妃？我們好好商議一下吧！結果，在場的所有大臣一致決議，要將兩位殊勝王妃，娶到國王的宮中。國王說：

在七月八日，鬼宿出現，當太陽升起，冒出山頂時，大臣葛東贊帶領一百騎兵、百枚金幣、珍寶鑲嵌的金鎧甲，以及我的錦囊妙計；

唸誦鑾眉聖度母的名號，前去西方尼泊爾，完成此一任務。又說：

尼泊爾國王因為不想奉送女兒，會給你難題，你必須備有三個答案。針對每一個問題，依次呈上我的錦囊妙計。

然後，派遣他們，帶著錦囊妙計，前往西方尼泊爾。使節團到達西方尼泊爾之地，在吉祥見面哈達的引領之下，藏地的大臣們拜謁尼泊爾國王苟斜苟恰。呈上珍寶、黃金鎧甲等，獻禮於尼王尊前。大臣葛東贊向尼王稟請道：

在西南方尼泊爾之地的國王您啊！請聽藏地大臣我說啊！我以吉祥見面哈達做為引導，獻上珍寶金鎧甲等禮品；請將您的女兒，尺尊公主，送給我們國王當王妃吧！

說罷。尼泊爾國王心中暗笑，口中什麼也沒說，閉上眼睛想很久，才說了這些話：

藏地的大臣們，注意聽我說，藏地邊鄙之區，沒有十善法，不能成為我女兒的結親對象。若能依止於十善法，才能送上我的女兒。

尼王首先提出藏地不可能具備十善法的問題，並要求贊普的答覆。大臣葛東贊對化身王的訓示，記得很清楚，他接著說：贊普有書函給尼王您。然後，取出用金汁寫就，以尼泊爾文記下的第一封錦囊妙計，呈到尼王手上。尼王打開一看，裡面寫著：

我在一天之中，幻化五千身莊嚴，在藏地雪鄉之境內，一併建立十善法。這種神奇難道不大嗎？

看罷，尼王心想：這是真的？還是假的？如果是真的，我想，必須再給他一個難題。尼王又說：

藏地贊普的答覆太妙了！再說，藏地邊鄙之區並沒有可依止的寺廟。如果說，能夠建立寺廟，可以供養三依（經、像、塔）；尺尊理當送給贊普為妃。

對於不能建立身口意所依（寺廟）的第二道問題，需做必要的答覆。藏地大臣又拿出用銀汁寫就，第二封錦囊妙計，呈到尼王的手上。尼王展讀，信裡寫著：

我在一天之中：幻化五千身莊嚴，在藏地建立一〇八座寺廟，所有的寺門，都朝向西方尼泊爾之地。這種神奇難道不大嗎？

看了信中的內容，當時，尼泊爾國王心想：這件事可真為難，如果不將女兒送上，那些化身會帶領軍隊殺伐我國，並摧毀衆城池；尺尊公主也是身不由己，會被帶走。因此，想必是送定了。然而，還不能答應。爲了觀測藏地大臣的意志是否堅決，從尼王口中提出了第三道問題：

我有五欲受用的財富，藏地邊鄙之區，貧瘠而受用低微。如若五欲受用能與我匹敵，我的公主就送給贊普為妃。再一次，大臣葛東贊將第三封錦囊，呈到尼王手上。信裡寫著：

您若賜下尺尊公主，我在藏地變化出五欲等等各式各樣的如意受用，並能從中解脫。而其他國家一切的財富受用，縱然盡其所有，也只是我國境內的剩餘物資。這種神奇難道不大嗎？看了信中所記，尼泊爾國王既驚且懼，心想：他，邊鄙之王的錦囊，似乎無窮無盡。贊普的化身太不可思議了，最好是將女兒送上。

尺尊公主被召引前來父王尊前，尼王對女兒尺尊說了這番話：從我心底疼愛的女兒，妳啊！注意聽父王的話。藏地化身王松贊，他呀！妳理當前去與他廝守終生。

尺尊公主在父王尊前，跪了下來，雙手合併，祈求道：疼愛我的父王啊！請聽女兒我說：那雪鄉是沒有教法的大寒之地，而且離開父王、母后與兄弟，心裡憂傷。要去那樣的地方，女兒請辭。

說罷。尼王再次對公主開導一番：

如果女兒不去那雪鄉的話，藏地國王乃神的化身，他會帶軍來討伐我們，並摧毀城市。女兒妳也身不由己，必定會被劫走。

尺尊公主實在是不想去，再次向父王祈求道：

啊呀！父王陛下，請聽我說，藏地那蠻族，沒有供養的依止。父王所供養的釋迦牟尼像，以及珍寶倉庫，請賜給我。

父王說：我所供養的釋迦牟尼像呢，是由各種寶物做成的。他的製造者是工藝之神，佛陀本人爲他開光和加持。供奉他呢，與直接供奉佛陀，沒有差別。佛陀本人親口認證：種種無邊功德的本尊神、聖滿願觀音、彌勒法輪，連同檀香聖母像之所依等等；雖然我心中痛惜，對這些割捨不下，但是爲了女兒，妳應得的一份聖緣，我都送給妳。再者，從珍寶倉庫取出各種特別殊勝的衆多財寶，都要送給女兒妳。又說：女兒妳此去雪鄉，思想、言行應該如此這般。

父王一再吩咐：女兒此去雪鄉之後，謹持思想純正、言行端莊，虔信佛法，敬重朋友，慈惠百姓，保健身體，善用財富，注意知足。說罷。這些聖緣以及從七座珍寶倉庫取出的財寶，由七隻大象馱在背上；其他，還有精通手工藝的各種工匠，以及衆多僕從；跟著尺尊的坐騎小白驢。父王並派出護送的大臣及尼泊爾軍隊隨行。

尺尊公主已經無計可施，只好遵從父王指示，前往藏地。尺尊公主騎著小白驢，手上捧著檀香度母像和三所依（經、像、塔）；大象背上馱著衆多財寶，連同尼泊爾大臣、軍隊等送嫁者，離開界碑。來到了東方白地的森林，藏地軍隊在此迎接。

藏尼邊界的格庫與吉隆之間，道路狹隘，大象及尼泊爾軍隊就回去了。臣僕們背負珍寶，徒步而行；據說，本尊衆神各各親自直接用腳走過去。抵達藏區吉隆，藏地的五百騎好馬，同時來到，接送尺尊坐騎小白驢所引領而帶來的珍寶行李。

聖滿願大悲觀音像被安置在吉隆。之後，當尺尊連同本尊像，抵達藏地拉薩城下之時，法王松贊干布在喜宴場所迎接。與尺尊公主相見時，藏地全境遍布祥瑞徵兆。

彼時，尼妃帶來三種不同的珍奇寶貝，尼地的檳榔以及葡萄、米酒等等飲料。許許多多的吃喝食物，百味雜陳。並將珍貴的壇城經像供奉起來。當時，形成了對各衆生、菩薩、佛陀像等三種不同的示現情形。

之後，國王本人停留在本尊像前，難以離捨。尼妃心想：國王相

貌看來貴不可言，神威非凡。然則，爲何從來不出宮庭？若要問及此事，他不知尼語，我不懂藏話，這該如何是好？想來他是害怕外面的軍隊，我必須想一個安居樂業的辦法。

因此，於陰木羊年，在紅山之上，起造碉堡的地基。宮牆的面積約有一個鹼繕那（註：亦稱由旬，古印度長度單位名。五尺爲弓，五百弓爲一俱盧舍，八俱盧舍爲一鹼繕郎，約合二十六市里許）大小，四角的磚牆約有36版高左右，又高又大，每一側面約有一個江札（註：聞距，梵音譯做俱盧舍。古印度長度單位名，古印度以人壽百歲時，所用弓之長度爲一弓，一俱盧舍約爲五百弓，相當於二百五十市尺）的距離。四門碉樓牌坊上，小閣樓的小門，有各種珍寶做成的寶篋圍繞著；而且飾以珍珠繒絡與半滿繒絡。鈴鐺發出響亮的叮叮聲，拂塵旗旛搖曳生姿。

如斯美麗莊嚴的城堡，散發檀香木的清香。很有規模的城牆裡，建了九九九座碉堡，連同紅山中央有一座高頂的建築，一共是一千座。這些建築上頭，各別豎上十支腰間綁著紅絲巾的紅槍，而且立著掛有種種絲質垂蘇的各式武器。南邊山裡面，建了九層高，模仿蒙古碉堡的『吉祥無量宮』，是爲國王的住處。在往王妃宮殿的途中，搭有一座銀橋，添設無數裝飾華麗的窗戶，以供父王與母后彼此往來。

建立如此殊勝壯觀的華麗宮廈，如同太陽一樣燦爛奪目，令人百看不厭。雄偉如鬼域羅刹，令人驚恐震撼。即使只有五人護衛，也能抵禦一億以上的軍隊。

此城東門外的跑馬地長九〇〇尋（註：度、尋，長度名，向左右平伸兩臂後，兩掌或兩中指尖的長度）；鋪上磚，蓋上紅銅。跑道側面掛著繒絡、半繒絡，畫著各種圖案，且是塗有色彩的各式浮雕。裡裡外外，金碧輝煌。

國王每次跑馬時，蹄聲震耳欲聾，等於十萬馬匹的蹄聲。聽說會發出類似各種樂器的響聲。

以上所述紅宮諸大城殿的建築設計等等，據說都是尼妃尺尊親自

進行。

另一方面——有一天，大臣葛東贊到法王松贊干布尊前謁見，請旨請漢地的公主爲王妃。國王即以一百金幣爲聘禮，獻上鑲嵌紅蓮寶石的珍寶鎧甲作爲公主的身價。

國王爲了配合漢地國王三個不同的諭令，當時，就依照所交下的三個順序，預先給了三個錦囊妙計；並賜與葛東贊及隨從一些馬騾，馱了許多旅途日用品、衣服、飾物等等。並且吩咐：每一天每一夜，無論到了任何險隘之處，都要向主尊度母祈禱。去吧！

隨後，大臣葛東贊帶著國王所給與的一切，連同一百騎兵，一起於火陰猴年4月8日，起程往漢地去。之後，抵達漢地神京，長安的吉祥門，來到唐皇唐太宗駐地的皇宮門前。那裡有十萬戶人口，四面城牆每一面的距離，約有一天的路程，令人嘆爲觀止。

當時，印度法王的大臣一百騎整，前來求取文成公主；格薩爾軍王的大臣一百騎整，也來求取文成公主；大食財主的大臣一百騎整，也來求取公主，蒙古霍爾王的大臣一百騎整，也來求取公主。不同的民族，共五百騎，同時在唐皇尊前會合。印度衆人住在東門，格薩爾衆人住在南門，大食衆人住在西門，霍爾衆人住在北門，藏臣們則住在東北地帶。

唐朝太子說：格薩爾軍王的權勢大，文成公主理應送給他。說罷，派去使臣。

皇后說：我們的財富受用大，藏地和我們不能比；贊普沒有財富受用，像乞丐一樣窮。大食財主的財富受用大，如若有了不測，就需要食物、財貨，所以公主應該送給大食財主。說罷，派去使臣。

文成公主也說：人生無常，本身的條件最重要，蒙古霍爾王的形貌美好，因此，我屬意霍爾王。說罷，派去使臣。

父王則說：清淨的佛法從印度傳來，恩德很大，理當送給印度法王。說罷，派去使臣。

之後，其他的大臣們，在送禮時謁見了唐皇帝。藏臣們呢？請求進謁，卻讓他們枯候。就這樣過了七天，有一天，國王率同僕從，來

到皇宮外面時；大臣葛東贊獻上七個金幣做爲禮物，並將鑲嵌細碎紅蓮寶石的珍寶鎧甲，呈上國王尊前。然後說：

國王陛下！這個鎧甲具有很多功德妙用。在人畜生病的時候，穿上這個鎧甲，繞城一周，一切病象皆可消除；下霜或降冰雹的時候，穿上這個鎧甲，繞田一周，霜及冰雹均能祛退；發生戰爭的時候，穿上這個鎧甲，在戰場上，必將得勝。在世界上，這個鎧甲的價值，無法估計。謹獻此物，做爲公主的身價。請將您的聰慧公主，賜給贊普爲妃。

國王瞪眼向大臣葛東贊看了一下，隨即，國王與僕從一起爆笑起來。國王說：

有些人說話真奇怪。我呢？從漢地開創之王開始，持續到現在，王統未曾中斷；你呢？藏地國王，與我的勢力、權威，均無可匹敵。雖然，你們遠道而來，現在也得回去，問你們國王，能否制定十善法；然後，再來回覆我。如果能做得到，就送上女兒；如果不能做到，就恕不奉送。

大臣葛東贊說：漢藏之間互通訊息，都像這樣彼此來的話，由於路途遙遠，想要迎娶公主，根本不可能。對您所提這個問題的答覆，我們贊普已有交代。說罷，拿出第一封信，呈到國王手上。在藍黑色的信紙上，用金字寫著漢文，裡面寫著：

你們漢地有王法，我們藏地沒有王法。你若喜歡十善法，才要送出女兒；我可以幻化五千身莊嚴，一天就能制定十善法。這種神奇難道不大嗎？

國王說：你們贊普就會誇大口。你們藏地有沒有建造寺廟的能力？如果有這種能力，就送上女兒；如果沒有這種能力，就恕不奉送。你們回去問問吧！

然而，葛東贊說了：對於國王您這個問題的答覆，這裡有封信，請過目。說罷，拿出第二封信，呈到國王手上。國王打開一看，信裡寫著：

你們漢地佛法宏揚，能夠建立寺廟；我呢？是藏地國王，能否建

立寺廟？如果國王你喜歡建立寺廟，才送出公主；我可以幻化五千身莊嚴，建造一〇八座寺廟，且使寺門均朝向你這邊。這種神奇難道不大嗎？

國王說：你們贊普過份誇大口了。你們國境有沒有五欲的財富受用？如果有，就送上女兒；如果沒有，就恕不奉送。現在回去問問吧！

再次，大臣葛東贊拿出最後一封信，呈到國王手上。然後說：這個問題的答覆在此，請過目。國王一看，見信裡寫著：

你們漢地國王有財富受用，我們藏地國王沒有這種受用。如果國王你喜歡有財富受用，才送出女兒；我幻化五千身莊嚴之後，金銀受用、穀物、絲緞、珠飾、吃穿等等的財物受用，堪比天神的受用。而且，打開四方的福緣之門，邊地一切物資財貨，均不可遏止，湧向我的福門；成就圓滿具足的受用。這種神奇難道不大嗎？

國王想：想要娶我女兒的求親者很多，最後恐怕必須要嫁給贊普了。

國王心裡很不痛快，悶悶不樂的回宮去了。

之後，父王、母后、王子、公主，聚集一起會商。國王說：由於佛法在印度產生，恩德很大，理當送給印度法王。王后呢？十分貪戀受用，說要送給大食財王。王子呢？喜歡武功齊全，說要送給格薩爾軍王。公主自己呢？喜歡好形貌，仰慕霍爾王，就說終生伴侶最重要。後來，使者大臣們到宮裡，聚集在國王尊前。藏臣們說：是我們先提出，公主應該給我們。霍爾人說：如果不送我們公主，將以大軍壓境。大食人說：如果不送我們公主，將火焚國境。格薩爾王說：如果不送我們公主，將水淹國境。

國王說：你們這些使者大臣們，不分遠近，有任何一個是智慧最敏銳者，就送上公主。因此，必須智慧競賽。

說罷。國王有一個上等的圓形翠玉，約有小碗那麼大，晶瑩耀目；一個眼孔在邊邊，一個眼孔在中間，其形如盾。連同一條絲線，拿給大臣們。並說：誰將絲線穿過這塊玉的眼孔，就送上公主。

大臣葛東贊說：國王重視你成四批大臣，你們本領很大；應當從頭仔細觀察看看，絲線能穿過這塊上等玉的眼洞嗎？說罷。其他的大臣們，匯集錐子、毛刷、絲線等等，一個一個依次用手去穿；然而，均不得貫穿的要領。之後，對大臣葛東贊說：我們呢，不論如何做，都穿不了；現在要看你是否能穿過？說罷，玉和絲線，都拿給葛東贊。聰明的葛東贊，早已預先用食屑與牛乳，飼養了一隻身體大約有針粗的螞蟥。用絲線綁住他的腰，將絲線另一頭捲成一團。把螞蟥放入玉的眼洞，手拿著絲線的一端，然後吹氣。風趕著螞蟥，連同絲線，從另一邊的眼洞出來了。從螞蟥的腰上，解開絲線；再用手慢慢的抽出來，絲線就穿過玉的眼洞了。

之後，葛東贊說：我已經完成了，請賜公主。

國王說：要繼續智慧競賽，還不能奉送。

其後，有一天，國王給五批大臣五百隻羊，說：明天要殺完這些羊，吃完羊肉，將羊皮搓揉好。如果完成這件事，就送上公主。

在當場，藏民們每人宰殺一隻羊，堆積到東邊，將皮放置另一角落。肉弄成條狀，沾上鹽，放入口中吃，都吃完了。將那些皮排好順序，從頭開始搓，搓完放下，從尾端塗油，塗完油後，再搓，將皮都搓軟了。其他的大臣們呢？什麼也沒做完。葛東贊說：我們已遵旨照辦，其他的大臣都沒有完成。請賜我們公主。

國王說：要繼續智慧競賽，還不能奉送。

又拿給與賽者各一百瓶酒，說：到明日白天為止喝完，沒有灑漏，沒有人喝醉。有誰完成，就送上女兒。

說罷。葛東贊叫每一位大臣用小杯子，各倒入一點酒，從頭開始，一杯接一杯喝，全喝完了；沒有灑漏，也沒有人喝醉。其他人怕喝不完，做法正好相反，用大碗裝滿酒喝；結果又醉又吐，而且灑漏不少。

葛東贊說：我們依旨完成，其他人沒有完成。求賜公主。

然而，還是要繼續智慧競賽。

又給了一百匹母馬和一百隻小駒，然後說：辨明每一對母子，就

送上公主。

其他人束手無策。大臣葛東贊將母馬和小駒分開帶走，一夜之久，不供草吃，不給水喝。到隔天，將小駒們放在草原上，每一隻都各別找自己的母親喝奶；因此，辨明了母子。

葛東贊說：我們已辨明，其他人不懂怎麼做，求賜公主。

然而，還是說要繼續智慧競賽。並沒有送。

又隔天，給了一百隻母雞和一百隻雛雞，說：誰認出了那些母子，就送上公主。

其他人還是束手無策。大臣葛東贊灑飼料在一處廣場上，然後放飼，那些雞爭先恐後。此時，那些雞一對一對，在一起吃；在母雞脖子底下吃，行動活潑者，就是它的小雛。反之，則否。：辨認成功。

葛東贊說：我們已辨明，其他人不懂怎麼做，求賜公主。

然而，還是說要繼續智慧競賽。並沒有送。

又給一百段松木，說：誰辨出首尾，就送上公主。

其他人還是束手無策。大臣葛東贊將那些木頭帶到河邊，然後扔入水中。由於根部較重，往下沉；頂端較輕，留在水面，形成斜度。

葛東贊說：我們已辨明，其他人不懂怎麼做，求賜公主。

然而，還是說要繼續智慧競賽。並沒有送。

之後，又有一天，在皇宮敲大鼓，其他各批大臣到皇宮去了。藏地大臣們所住旅舍的女管家說：其他的大臣都去皇宮了，你們不去嗎？還是去吧！

葛東贊說：並沒有叫我們去，這鼓是怎麼一回事？我們不知道。

女管家說：其他的大臣都去了，雖然沒有叫你們，還是去了較恰當。

大臣葛東贊知道鼓聲有問題，率領大臣們，在自己住房的門，畫上硃砂記號；門的上方畫金剛記號，門的下方畫「萬」字紋。計算一路上，門的數目；再用彩色汁液做記號；一面奔向皇宮。其他的大臣們都聚集在皇宮裡。當天晚上，國王設宴招待所有的大臣們；在黑漆漆的夜晚，國王叫所有的大臣回去，各各去找自己的住房。說：誰找

到了，就送上女兒。

葛東贊從皇宮借了一盞燈，觀看每一扇門，按照離開以前的記號而行走，找到了自己的住處。第二天早上起床，到外面觀看其他的大臣們。有些進入別人的房子；有些找不到門，睡在大路上。

再次地，葛東贊說：我們找到了房子，其他人沒找到。求賜公主。國王說：那麼，三天後，在東門廣場上，有三百名美麗漂亮的女孩，盛裝打扮，排成行列。公主就在他們之中，誰能辨出，就送上公主。

其後，大臣葛東贊返回住處，對女管家進行親善關係，施展溫柔體貼的手段，向女管家說：我們藏地大臣來到中國，已經過了一年。智慧競賽，我最敏銳。我們得到了公主，竟然因為輕視而不給。化身公主名氣大，如雷貫耳，卻緣慳一面。公主她，曾經和你十分親近，是什麼樣子呢？好好地說個明白吧！現在已是重要關鍵時刻。三天之後，在東門廣場，安排公主於三百名女孩的行列中；並說誰認出了，就奉送。其他的大臣勢力大，他們將會先選；他們任何一人認出了，就會帶走公主，機會很多。我們恐怕難以得到。如果他們認不出，我們即使認出了，由於輕視，多半不會送給我們。再者，雖然由於業力，會有相見的緣分；但是，不知長得什麼樣子？請妳好心賜告。妳有任何需要，我都獻上。說罷，給了一升金沙，做為代價。女管家說：你們藏臣是真誠的。國王偏見很大希望其他的大臣得到；如果他們在智慧競賽上成功一次，就會奉送。化身公主，她曾經是我的女主人，我非常熟悉。然而，漢地精通卜算，若被卜算察知，必定來殺了我，所以我不能說。

葛東贊說：有辦法不被卜算察知。

說罷，關上房門。豎立三根大支架，上面放一個裝滿水的大銅鍋，在水上灑了各種鳥的羽毛，蓋上一個紅色的盾，將女管家放在上頭。女管家頭上蓋了瓦罐，瓦罐上蓋張網。在瓦罐上穿孔，在孔中和網眼中插銅管。如此一來，在這裡所說的，即使被卜算測得，也無法令人相信。所以，妳放心仔細說吧！

然後。女管家說：大臣啊！你要記好。化身公主，她呀！和其他

女孩沒有大差別，體態不比其他人殊勝，服飾不比其他人好。那麼，她的特徵呢？臉色帶有紅潤的光澤，口中發出青蓮花的香氣，體香甜美，玉蜂圍繞。臉頰右上方有骰子形（註：唐朝女子，常在額上、鬢邊畫上類似的圖案）的花紋，左上方有蓮花紋；額頭中央呢？硃砂痣上有尊勝度母像；牙齒似乳般潔白。公主不會排在三百名女孩的末尾，也不在中間，將排在左列前六名。公主衣著盛裝，光滑無塵。在一隻新箭上綁一方絲巾，走到公主跟前。她穿著五層流蘇的絲衣，上罩一件披風。用箭尾扯住她的領口，拉她出來。

葛東贊將此諸事，謹記在心。身心歡愉無比，對所有的使臣說了這些話：

我們藏地大臣以前出風頭，現在這次也是要出風頭。我們到漢地，不是來貿易，也不是來探親；在迎請公主方面，我們要出風頭。所以必須謹慎觀察。這次呢？三天之後，從三百名女孩之中，誰能認出，一定奉送。所以，不論智愚，都要盡力去做。

三天之後，三百名盛裝打扮的女孩，排列在東門廣場。漢地的人，男女老少都聚集來湊熱鬧。國王說：按照先前的順序挑選。

說罷。印度法王的使臣出來，挑了兩個衣著美麗的漂亮女孩，並說：不是這個就是那個。隨即，歡呼而去。

之後，大食財王的使臣出來，挑了兩個美貌的女孩，像前者一樣，歡呼而去。

之後，格薩爾軍王的使臣出來，挑了兩個美貌的女孩，像前者一樣，歡呼而去。

之後，蒙古霍爾王的使臣出來，挑了兩個美貌的女孩，像前者一樣，歡呼而去。

大臣葛東贊看到所有的大臣，都沒有認出，非常高興，露出微笑。葛東贊以手執箭，率領藏臣們往左邊的行列走去，走向行列最後的女孩，葛東贊說：

這個呢！像是屠戶的女兒，雙手是如此鮮紅；
上面這一個呢！像是陶匠的女兒，手上裂紋很多；

上面這一個呢！像是木匠的女兒，衣著是如此灰黯；

上面這一個呢！像是戲子的女兒，衣服上呢，帶著油彩；

上面這一個呢！像是漆匠的女兒，模樣實在太平庸；

上面這一個呢！像是鐵匠的女兒，衣服的前襟，黑黑的；

上面這一個呢！像是織工的女兒，身上都是絲綢；

上面這一個呢！像是文成公主，身體的色澤，嫩綠色而帶有紅暈，口中冒出青蓮花香，玉蜂圍著甜香繞，額頭中間，顯現主尊度母的記號，牙齒呢，是齊全潔淨的乳白牙，化身公主，比其他女孩更美好。

說完各種特色，用箭尾扯住公主的衣領，引出行列。公主哭著，隨大臣走出來。當時，公主一哭，大臣葛東贊歡欣而歌唱；吞米根度桑波以及吉謝路恭敬，均幫腔同唱：

啊呀！多麼神奇啊！

公主，您呀！

請聽我述說。

如意快樂的地方，

是藏地的國土呢，

由五寶所成就。

國王的皇宮裡，

那人主，乃神所授，

松贊干布也，

血緣形貌均勝，

見之心動。

執政謹守教法，

百姓聽諭，

君臣部屬百姓們，

快樂悅意同歡唱，

共獲幸福生活。

舉起吉祥燈，

山林茂密，
大地寬廣，
五穀匯聚，
生長不息。
金銀銅鐵等，
寶藏豐富，
牛馬羊，三牲齊集。
如此的快樂幸福，
啊呀！多麼神奇啊！
公主，聽吧！

唱罷。公主心想，如果真是這樣，和我自己的住地相同。擦掉眼淚，跟著大臣走出來。和大臣騎馬遊街。宣告：我們藏地，比之印度、霍爾二者，神威非凡；公主理當由我們迎娶。所有的人，手指伸入口中，驚住了。當然，漢地的人民，發出驚嘆：我們的聰慧公主，竟被藏臣們娶走。

國王說：其他的大臣們，你們也是漢地鄰界的友邦，你們所挑選的女孩，帶回各自的家鄉吧。

說罷。大臣葛東贊對公主說：現在，我們該準備去藏地了。

公主回到王宮。國王對她說：妳必須去當贊普的王妃。

公主說：要放下我的父母，我不能走。

父王說：不要這麼說，妳必須去。藏地國王有神通，神變化身威力大；同時，具備相當辯才，以無比的勇氣與智慧，護持國政。百姓們歸順國王，對之敬愛。河山莊麗，幸福具足。此去甚妙。

公主向父王頂禮，祈求道：這是父王的訓諭？母后的吩咐？還是哥哥說的？唉呀！輪迴真神奇，竟要放我要到藏地去。在雪鄉之國那兒，荒涼寒冷地勢高，雪山野獸無數多，岩山好似犂牛角，五穀不生災荒地，肉食野人羅利種，受用粗糙稱蠻族，佛跡不及邊鄙地。

父王做悲憫狀，賜諭曰：

像我眼睛一樣重要的女兒，妳呀！

藏地，乃所謂雪鄉之國，
其地業緣特別殊勝，
雪山即天然生成的佛塔依止，
四湖如同散布的綠玉曼陀羅，
珍奇金花盛開之洲，
清涼美麗天界無量宮，
四河奔流，森林豐美，
五穀生長，珍寶盛藏，
牲畜滿布，水果酥油受用不盡，
這是多麼神奇的勝地啊！
珍寶裝飾的美麗皇宮裡，
人主乃神聖英明之王，
聖大悲觀世音真身，
能幹且具悲心的國王，
斷除十不善，依止於十善法，
權勢財富一切欲，均有受用的福緣，
勇敢英明齊備，其僕從亦菩薩，
這樣的地方，女兒妳當前往。
美麗如妳，需要積聚福澤之所依；
我所供奉的依止，尊貴佛像，
施主乃神祇帝釋天所親為，
材料呢？由十種珍寶所成就，
他的製造者，工巧天所親為，
如此無與倫比的尊貴佛像，
以見聞知覺向祂祈禱，
得以迅速成佛……此為佛所說。
金玉砌造的大書櫃，以及

經典著作三百六十，以及多種金玉飾品也者，美麗的女兒啊！我送給妳。多種烹調食品，以及所喝飲料的許多調配法，以及全套金鞍玉轡，等等美麗的女兒啊！我送給妳。錦緞軟墊，有獅子八鳥的圖案，樹木、花葉、珍寶的花紋，一一畫上；爲使國王生出驚奇心，而要送給妳。漢地下算書籍有三百，以及可以顯示吉凶的鏡子也者，美麗的女兒啊！我送給妳。結構設計的知識，佳妙的方法，如意飾物特別殊勝者，以及工巧明的學方，六十整也者，美麗的女兒啊！我送給妳。治四百零四種疾病，齊全的藥方，診察法一百與五斷六究，以及配方四類等等，我送給妳。一世溫暖的絲綢錦緞等等，種種顏色具足的服飾，也有兩萬套，送給女兒妳。出身及形貌，看來和顏悅色，心地又好，稱心如意，解悶之友的女孩，也有二十五，送給妳爲僕。爲要調服雪鄉人衆，妳的行爲舉止，必須如此，

見識寬廣，行止端莊，要謹慎小心做；言語溫柔，兼且能言善道，要好好努力做；裡外一切事，必須嫻熟精通。

尊敬主上，慈愛臣民，

知恥識愧有規矩，

啊呀！不忍離棄女兒，妳呀！

疼惜之叮嚀語，千萬要記住。

以上所說者，乃世俗法必須，所做無數諄諄告誡。文成公主執住父王之手，不忍離去；又想到，已經不得不去藏地了，就辭別父王，離開皇宮。之後，公主與侍女一起，在大臣葛東贊跟前出現，並說：

大臣啊！要迎請佛陀釋迦牟尼像，到你的國土；並帶去無量財貨。你的國土，地方夠大嗎？有刺梨樹嗎？有馬蘭草嗎？有蕪菁嗎？

對此，葛東贊說：其他的都有，沒有蕪菁；但是，藏地能務農，有收成。

說罷，蕪菁的種子，包在絲巾裡，塞入髮隙。佛陀釋迦牟尼像放到木馬（註：車，憑藉輪子行進的載運工具）上，由樂天、樂歌兩名漢地大力士拉著。隨後，公主與四名侍女一起，車子由兩隻小白騾拉著。之後，衆多珍寶飾物、盛裝的二十五名美麗侍女，也各各騎著馬，前往藏地。往藏地出發時，國王對藏臣設宴餞行，賞賜無數。另外，用來馱運各種珍寶、服飾、日用品等等，所需的馬匹、騾子、大象等，也賜給許多。

父王母后二人，心中感傷不已，對世俗法所需者，不斷諄諄告誡。父王、母后、大臣們，一起送了一程。

此時，大臣吉謝路恭敦，嫉妒大臣葛東贊，說：如果能留住一位智者大臣於此，做爲公主的人質，漢藏二者將更和睦。說罷，瞪著眼睛，凝視葛東贊。

國王說：我的聰慧公主，被你們藏地所獲得。爲了漢藏親密關係，葛東贊必須留下，做爲人質。

大臣葛東贊也知道，是吉謝路恭敦出於嫉妒所爲。說：有利於漢藏關係，我將去做。

說罷，決定留下來。然後，葛東贊將吞米和娘氏二大臣，帶到角落。說：我留在漢地，不超過五個月。在這段期間，你們之中一人，扮做乞丐來看我。

其後，大臣與隨從一起，簇擁著佛陀像與公主，向藏地出發。當天，於所到之處住下，將釋迦牟尼像安放在白絲綢的布幔裡。之後，熬了一碗米糊酸酪，送請公主進食。駐留期間，白天時，臣僕們快樂的遊戲，有的賽馬，有的競走，有的比箭等等，各種技藝都出籠了。文成公主呢？擺設五種供養，調好銀琵琶的三絃，彈奏起來，並和著琵琶的聲音，唱起歌來：

爾時，二足尊者（佛陀）您誕生之時，在此大地走了七步，自稱：這個世界以我爲尊。彼時，學者向您頂禮；五身清淨高貴，形體美好，有如難測的大海、金寶般的高山；名聲爲三界所罕有；對此尊勝祜主本人呢，我往皈依之。

口中所述種種，釋迦牟尼之讚頌。

次日早晨，當烏鴉的叫聲還未喧吵之前，公主引領釋迦牟尼像，上路了。

另一方面……葛東贊一個人留在漢地。唐皇以大臣葛東贊智慧銳利，希望他傳衍後代，以一位公主的侄女，形貌美好者，賜他爲妻。給他一座最好的莊園，安置他。

彼時，葛東贊非常憂傷。心想，若不放我回藏地，其他四批使臣知道要迎請公主到藏地，將會來搶奪。就派了一百名二十歲左右，聰明勇武的好漢，護送公主。

之後，大臣葛東贊憂慮血統繁衍，不去太太的居處，睡在自己的小房間裡，就此住下來。無論給什麼食物，都想辦法不吃，經常是白天睡覺；所以身體非常憔悴，逐漸枯槁。在臉頰右邊塗藍色，左邊塗褚紅色。吐出的痰，是又青又紅，脹的顏色。在睡鋪底下，鋪上生皮

；生皮之上，另鋪毯子；然後睡下。漢地女人感覺到了，問道：

大臣啊，起來吧！聽這裡：發問的太太我呀！容顏衰損不堪，惡臭一陣陣傳來，是怎麼一回事？不要隱瞞，對我說真話。

說罷。葛東贊答道：我的身體得了熱病，妳不知道嗎？

其後一天，國王與大臣、僕從一起，來到大臣葛東贊的住處，說：要和你商議的計策很多。說罷。葛東贊說：

唐皇國王陛下！熱病折磨我，有死亡的危險。

國王在這裡觀察了一下，大臣葛東贊是病著，顫抖、憔悴，所吐的痰已有膿的顏色；裡裡外外，到處都看到他吐的痰乾；恐怕會死。如果他死了，由於是邊鄙之王；松贊干布的智者大臣，松贊干布將幻化五千身莊嚴，率軍來伐我；就沒有安樂了。愈想愈怕。因此，召請高明的醫生，命令他治病。

當時，大臣葛東贊留在浴室，說：我身上氣味不佳，會妨害別人。然後，關上門，將繩子的一端插入水中；另一端拋到窗戶那邊，拿給那高明的醫生。漢地的醫生診察之後，解說道：不是什麼其他的病，乃是由於水性所造成，必須治寒性。

又一天的早上，醫生來了。大臣將繩子的一端放在火邊，另一端拋到窗戶；醫生診察後，解說道：怎麼是這樣？大臣的病有了變化。由火性所造成，必須治熱性。

又一個早上，醫生來診察。大臣葛東贊將繩子的一端，綁到礎石上；另一端拋出去。醫生說：怎麼是這樣？大臣的病，有了變化。症性又冷又硬，脈絡像麻布纏繞而錯亂了。

再次，大臣將一隻貓，頭尾倒轉，吊起來綁。用繩子縛住它的腳，另一端拿從窗戶拿給那邊。醫生說：怎麼是這樣？所有下部的血流往上部，所有上部的血匯集到下部；而且除了卑賤的動物以外，沒有這種脈了。我不懂得治。說完，就走了。

國王非常害怕，又召喚一位更高明的醫生。大臣葛東贊對太太說：

妳今天晚上，睡在門外。由於妳們女人業障大，早上，醫生解不出我的脈就走了。我死，妳將成寡婦。

說罷，賊太太出去。然後，床尾放高，頭立在地上而睡，因此，所有的脈都錯亂了。醫生診察後，對國王說：國王陛下，大臣這個病，不是由風所形成，也不是從膽而生成，同樣地，也不是內分泌所致，也不在八萬病魔的種類之中。什麼也不是。那不是一種大病，我也不懂得治。

然後，唐皇說：大臣葛東贊，你頭腦敏銳，漢地秋收要怎麼做才好？農業如何經營才能豐熟？

大臣葛東贊說：如果將一背筐的種子，炒熟之後下種；不但閒暇多，而且三個月之間將會豐收。

漢地的農夫，依照大臣的話去做；三個月到了，並沒有吐芽。大臣心想：現在呢？一定會來治我的罪。要想辦法應付。現在，再過七天，我就要死了。我來到這麼遠的地方，被我的大臣朋友們拋棄，身體受疾折磨，我懷念自己的國王、親人、好友，然而卻無計可施。不論怎麼做，除了死路一條，沒有其他。想罷，蒙頭而睡。

國王心裡很高興，說：大臣啊！你是智者，還有辦法嗎？無論什麼辦法，我都成全。

大臣心裡想：現在，我得到機會了。就說：大王啊！治我這個病的辦法，我比你行。爲使藏地護法神高興，我要去看得到藏地之山的高山頭祈神，才會有用。至於供品，絲綢放入火中燒的灰燼，裝一皮口袋；宰殺羊隻，取其脾臟血，裝一肚腔；樑木燒成木炭，沒有裂痕，長及一度（註：度、尋，長度名，向左右平伸兩臂後，兩掌或兩中指尖的長度）；還要一匹紅頭棕馬。然而，那些東西很難找到，無法齊全；國王也難以賜給，因此，除死無他。我死之後，將會有十八種凶兆，對漢藏雙方災禍大。

國王說：對你有利的任何方法，都可以成全。你放心睡覺吧！當時，國王放火燒所有的森林，也沒有得到樑木；殺了所有的羊

嬰，脾臟的血，半碗也裝不滿；最後，找到了紅頭棕馬。國王說：很多供品，都沒找到；找到了紅頭棕馬。

大臣葛東贊說：其他的供品呢？找不到也沒辦法。它是馱屍馬，馱我的屍體。以一匹漢地的好馬，馱我的冥食和壽衣；然後，走到看得見藏地之山的地方，向藏神祈禱。

爲了祈神，準備出發。大臣騎著紅頭棕馬，其他的馬馱著食品、衣物等。因爲擔心大臣逃走，派出四個漢地的力士，一起往看得見藏地之山的祈神地出發。

另一方面……國王說：有人對藏臣指出我的公主，運用卜算測一測吧！

運用卜算之後，卜算家們這樣說了：三座山上，大湖匯集，錯木湖裡棲息各種鳥禽；一位婦人，頭跟身體一樣大，而且滿布眼睛，用一個銅的嘴唇述說。

國王說：沒有這種可能。心中不信。放火燒了所有的卜書。以致除了傳到藏地的五行算，大約八十種；其他的都失傳了。

另一方面……大臣葛東贊帶著護衛四力士，往藏地的途中。還未到達看得見藏地之山的地方……（漢女暖熱谷區）之前，不供給食物。到達看得見山的地方，才給他們放鹽的乾肉，然後祭神。

祈請啊！祈請啊！祈請神！祈請藏地天神、龍妖、地祇三位！祈請藏區九山神！祈請國的頭頂神十三尊！祈請護法女神十二尊！祈請成全大臣的心事。

祭神之後，以放蜂蜜之好酒供神，然後拿給護衛四力士；他們四人喝了很多酒，以至酒醉而沉睡。葛東贊砸碎他們四人的武器，放鐵釘到四匹馬的蹄中。他自己騎上紅頭棕馬，逃往藏地。四力士睡醒時，大臣不見了，武器被折斷，馬的前足也跛了。

他們說：如果我們回去，國王會治罪；不如跟隨藏臣之後而去。說罷，跟在大臣的後面。大臣也保持適當的距離，大約在眼睛看得到的地方，逐一放一個餅食，一面前進。之後，大臣來到大河曲的

岸邊，在這裡安排許多馬糞和蹄痕，弄得到處都是。用火烤野山羊角，做成彎弓；射出許多箭，箭羽插入地中。

之後，當隨後來追者抵達時，這麼說了：

迎接他的騎兵很多，威力必定很大，我們不能奈何他，還是回去吧！說罷，從大河曲返回了。

另一方面：那時候，文成公主和藏地臣僕一起，抵達丹瑪岩前；在岩壁上刻上七肘高的彌勒像，以及普賢行願品。在那兒停留了一個月，大臣葛東贊還沒到達。然後，來到彭波山，由於順著盤山路上山頂，以『漢女繞』棧道之名，流傳後世。抓了溫馴的野獸來擠奶。那時，葛東贊仍未來到。然後，抵達康地蓮花原，在那兒耕作農田，設置水磨。停留大約兩個月，大臣葛東贊仍未到達。其後，來到雙重門之前，由於減損了漢地的福氣，守護諸神將門關上。在那兒，大約又留了兩個月。這時候，大臣葛東贊到了。葛東贊知道，關門這件事，是乃由於漢地守護神不高興的緣故。就在森林，燒起祭祀的大火煙，大臣葛東贊祭神了：

祈請啊！祈請啊！祈請神！祈請倒立的森林斜立起。祈請雪鄉之神，祈請來迎文成公主。

由於祭祀祈請，轟轟然的進行；就在當晚，所有的林木都斜立起來，明天就可以走了。之後，大臣葛東贊派出使者。

在藏地衛如的四邊，爲了迎接公主與本尊釋迦牟尼像的到達，藏地百姓們，敲著喜宴的鼓。天上哈達飄揚，地上騎兵滿布，做出盛大的歡迎。

必要的訊息送出去了，這件事傳到贊普的耳中，國王吩咐臣民如此這般做：

漢地公主和本尊一起，

平安到達的好消息，我聽到了。

你們這些大臣們，連同一百騎兵，

人馬須盛裝，紮下營。

準備安排盛大的歡迎，
大後天，黃道吉日，適宜出發。

公主爲主尊度母的化身，非常之大神奇，將從那一個方向抵達，並不一定。因此，在拉薩四邊，所有不方便的山路，都要修治。安排盛大的迎接。

國王再度如此吩咐。大臣一百騎兵出發前往迎接；百姓們在城市四邊，整治迎接的道路，恭候公主。

之後，主尊度母的幻化真身，相好莊嚴，是爲精通教義道理的『文成公主』；連同本尊釋迦牟尼像，抵達拉薩的北門。拉薩的天空，哈達蔽天；地上人群滿布。演奏法螺、唢呐等，及不知名的樂器。右邊是藏劇戲班的戲劇表演，左邊是舞者歌者的歌舞表演；歌樂聲大作，難以形容。所有男女老幼，一切尊卑人衆，帶著吉祥的見面哈達，爭先恐後，前來朝見文成公主及佛陀釋迦牟尼像。那時候，城市四方各地的百姓們，分別從自己的住處前來；衆人都表示歡迎，對這種殊勝因緣，議論紛紛。

文成公主穿著全套絲綢衣服，佩飾許多金的、玉的，珍奇飾品，帶著銀琵琶、琴等樂器，到達普魯岩青草坪的喜宴典禮處；看到所有臣民參與的歌舞、樂器演奏、遊藝活動等，熱鬧非凡，嘆爲觀止。法王松贊干布也來到宴會場所，與漢妃文成公主相見。與國王見面時，漢妃手中拿著一條大內庫藏的，長長的吉祥見面哈達，如此說道：

吉祥見面哈達，潔白無瑕，
國王的見面禮，我所呈獻，
漢妃從漢地來，過了三年，
見到國王的容顏，久仰了。

讚誦罷。國王松贊干布也是心中喜悅，問候公主，說道：

啊，聽呀！公主，妳呀！

在妳來的路上，有發生困難嗎？

公主、佛陀像、僕從們，

（文轉 33 頁）

清宮戲劇之演變

呂美津

宮廷娛樂，後世自以戲劇為正宗。然宋以前，所謂「倡優」的表演，尚限於歌舞音樂，也有滑稽性質的俳諧調笑，而完整的戲劇，成型於宋代雜劇，發展到元明的南北曲，清代的皮簧，不僅成為社會的娛樂，也是宮廷重要的供奉。

清代設昇平署，尊司「承應戲」的上演。就故宮所藏昇平署舊檔，計有節令戲、宴戲、開場戲、壽戲、燈戲、大戲等名目。節令戲包括「月令承應」，每月朔望全有戲劇節目演出，每年元旦元宵等佳節，更屬隆重的慶典。乾隆初，命張文敏製諸本進呈，以備樂部演習。這是當時承應戲腳本的來源。

余大綱所作「戲劇縱橫談」云，這些承應戲劇本，全出於詞臣之手，大致仙佛神道，獻瑞接福，場面熱鬧之戲。有些劇本長達二百折，連續十餘日，才能演完。較明代宮廷的「過錦戲」長達一百折者篇幅更大。

清代帝后生日，稱為萬壽節，演戲的規模更大，生日前後奏演吉祥戲劇，稱為「九九大慶」，見清禮親王「嘯亭雜錄」。趙翼「簞曝雜記」紀乾隆十六年皇太后六十歲萬壽節日，乾隆帝舉行大慶的情況說：「自西華門至西直門高亮橋，十餘里中，每數十步，間一戲臺。南腔北調，董妙伎，左顧方驚，右盼復眩。」據齊如山所藏當時的「繕清奏單」和大學士傅恆等的奏報，這一次慶典共搭戲臺十四座，演出戲班，大班十一班、中班五班、小班四班。從八月一日起到十一月演出前，預演過二十次。全部費用共達銀十萬兩以上。據趙翼說，乾隆四次萬壽節演戲，三次是皇太后生日，一次是乾隆八十生日，上面提到的乾隆十六年那次最小，費用最節約，其餘三次的盛況可想。

清代於道咸錢祚之後，內憂外患，國勢已非昔比，然宮廷之愛好戲劇，依然如舊。據昇平署道光七年檔，王室因爭寵優，曾發生不愉

快的案件。道光帝有一得意伶人，名苑長青，逃匿在其弟惇親王府中，引起道光帝的震怒，將此伶人發往「打牲烏拉」賞給官員為奴，惇王也自親王降為郡王。

英法聯軍攻陷京師，咸豐帝逃至熱河之木蘭，在顛沛困厄中仍不忘戲劇娛樂。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冬，和議漸成，帝仍滯留在，身體已病，觀劇自娛，明年夏，駕崩木蘭，可以說他一生最後的娛樂。吳相湘著「咸豐辛酉政變紀要」，據故宮舊檔，記述其事，茲引述其大略如次：

木蘭原有離宮二百餘所，今完好者尚有七十餘。又多藏乾嘉時服玩及梨園行領，尤華好倍南府物。而其中演戲之處三，一日烟波致爽，在澹泊敬誠殿後，常時承應用之；二日福壽園，在德匯門內勤政殿之前，其規模較圓明園之同樂園中及大內之寧壽宮尚稱宏麗，遇萬壽大典用之；三日如意洲，當芝徑雲提東北，戲台位置在一片雲，係水座炎夏用之。斯時圓明園已被毀，演劇場所亦以此為最完美者矣。

是年（咸豐十年）孟冬，昇平署總管太監安福赴熱河請安，奉諭旨，着昇平署內外人等分三撥至行宮承應。首撥於十一月初四日啓程，到達後即於二十一日在烟波致爽開戲，由老生黃春全唱「飯店」，張三福唱「戰潼關」，崑小旦嚴寶麟唱「遊寺」等劇。自後各伶承值或花唱或清唱，甚少閒暇。據故宮所藏昇平雜項總檔及清代伶官傳觀之，幾於每二三日即有戲一次，有時一日上午已花唱，而仍「傳旨今日響午還要清唱。」而每次戲目脚色，亦均由殊筆批定。

斯時在行宮承值之伶人，有嘉慶年間，上過熱河當差者，帝召見撫慰之，並嘗親至錢糧處觀彼等授大監藝。一日，陳金崔教唱「聞鈴」武陵花曲，至「蕭條恁生」句，而陳讀「恁」作上聲，帝指其非是，金崔答係按舊曲譜之聲讀者，帝曰：「舊譜固已誤耳。」帝於戲曲

之研心也，類如此。

此次隨駕避難木蘭的宮眷之中，有懿貴妃那拉氏，即後來的慈禧太后，直接間接掌握朝政歷五十年，在她奢靡生活中，觀劇自屬重要節目。到她晚年，岷弋戲已趨式微，代之而興的則為皮簧戲，除內廷南府外，多召外班伶人演出，當時享盛名的譚鑫培、孫菊仙、汪桂芬、楊小樓等，都曾先後入宮侍奉。

據小橫香室主人所輯清宮遺聞云：「光緒前，惟遇令節萬壽，內廷始傳旨演劇，賜王公大臣共入座。自孝欽（慈禧）柄政，乃大變其例，一月之中，傳演多至數次，雖極寒暑靡間。孝欽觀劇處名閱是樓，在養心殿石，距孝欽寢室約數十武。正廳為極三，孝欽自書額，中設寶座，暖閣覆之。廳前左右有廊，不甚廣。凡福晉命婦蒙特召者，得坐於是間。廳廊之壁，被以金色緞，錄萬壽賦。字如胡桃大，皆南書房翰林手筆。劇台方式，大小與外間同，華麗過之。劇目孝欽自定，命閣人傳知內務府人員，然後以黃紙大書口傳懿旨演某劇，黏之劇場後。每一齣上，必先有內務府司員二人，自幕後出，朝冠補服，分立台左右，謂之帶戲。齣止隨下。所演多文戲，如捉放曹、定軍山、紅鸞禧之類。演畢，內務府照例犒賞，其尤負盛名諸優，則由孝欽另賜以內帑，多寡不定。名優皆至台前謝恩訖，始由內務府人領出散歸。」

慈禧的兒子同治（穆宗）幼年踐作，亦好耳目聲色之玩，且有綵服習唱鬚生之說。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上諭有云：「朕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據御史賈鐸奏，風聞內務府有太監演戲，將庫存緞匹裁作戲衣，每演一日，賞費幾至千金。請敕速行禁止，用水杜漸防微等語。」按此時同治尚不足十齡，而慈禧垂簾未久，不得不故示尊重清議，故有此諭，當不若後來到光緒朝時，可以彰明較著的賞玩戲劇。然慈禧之喜愛此娛耳悅目之事，素具興趣，但煌煌諭文，不便朝令夕改，遂以駕幸惇王及恭王第宅之變相方式，傳集梨園，藉娛耳目。然道路傳聞，人言藉藉，台諫御史難安緘默，又有疏請停止者

，於是不得不領上諭闡釋，同治六年二月初四日上諭云：「前傳旨於本月初五日奉兩宮皇太后詣惇親王府第神殿前行禮，所以循舊章而展懿親，斷無傳梨園之理。朕念典學方殷，日存寅畏，何至以耳目嗜好為天下先？如惇親王果有傳集梨園之事，著即撤去。」雖加否認，然觀東華錄這段時期的記載，屢見「幸惇王第」，「幸恭親王第」，可見偷偷摸摸，照舊進行。

談及清宮節令演劇，自必包括元宵佳節。元宵之為舉國狂歡佳節，肇始於唐，這一晚，燈彩和雜技，陳列街頭，皇室和百姓分享太平景色，頗有與民同樂之意。舊唐書嚴挺之傳，謂唐玄宗先天二年正月望，「胡僧娑陀請夜開門燃百十燈，睿宗（時為太上皇）御廷喜門觀樂，凡經四日。」

宋代自冬至夜後，即開始元宵娛樂節目，王明清、揮塵後錄云：宮中設宴，名之為預賞元宵。又據東京夢華錄云：「冬至後游人已集御街，兩廊下奇術異能，歌舞百戲，鱗鱗相切，樂聲嘈雜十餘里。」南渡而後，宋室偏安江南，元夜觀燈，盛況尤為歷代所僅見。周密「武林舊事」言之甚詳。按周密生於理宗紹定五年，所寫當係南宋末期，離亡國之期已不甚遠，小朝廷苟且玩渴，及時行樂之氣象，真所謂：「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周密云：「禁中自去歲九月賞菊燈之後，迨遞試燈，謂之預賞。一入新正，燈火日盛，皆修內司諸璫分主之。競出新意，年異而歲不同。每以蘇燈為最，圖片大者徑三四尺，皆五色琉璃所成，山川人物，花竹翎毛，種種奇妙。其後福州所進，則統用白玉，晃耀奪目。近歲新安所進益奇，雖圈骨悉皆琉璃所為，號無骨燈。禁中嘗令作琉璃燈山，其高五丈，人物皆用機關活動。」

又云：「殿堂梁棟窗戶，間為漏壁，作諸色故事。：前後設玉柵簾，寶光花影，不可正視。仙韶內人迭奏新曲，聲聞人間。：至二鼓，上乘小輦。幸宜德門。觀鰲山。擎輦者皆倒行，以便觀賞。山燈凡數千百種，極其新巧，怪怪奇奇，無所不有。以五色玉石，簇成皇帝

清末榮壽榮安兩公主

何毓秀

王國維「頤和園長詞」，中有句云：「六王小女最承恩，遠嫁歸來奉紫宸。臥起每偕寧壽主，笑談差喜繆夫人。」詠有清末代的榮壽固倫公主也。六王為恭親王奕訢，這個公主在宮裏四十年，侍慈禧臥起，和女供奉繆素筠最相得。據傳說：這個大公主自幼賢慧，尤識大體，慈禧虐待光緒帝，她常暗中為之迴護；清季政風頹敗，賄賂公行，她獨能潔身自好，慈禧病篤時，聞光緒將死，集廷臣議立嗣，有人主立她的姪兒溥儀為大阿哥，她也力持反對。她的府第，在北京安定門大街大佛寺後面，所以錢塘吳絅齋示鑑（光緒十八年壬辰榜眼）所作的「清宮詞」中也有一首：「求郎不徇館陶情，湯沐頻頒視所生。異數今同長公主，連雲甲第峙東城。」原註云：「榮壽公主為恭親王之女，文宗以其聰慧軼羣，屢欲撫為己女。同治初元，奉孝貞皇太后，孝欽皇太后懿旨，封為固倫公主，恩遇甚渥，額駙志端早卒，子麟光以先代世職襲公爵，屢求優差，孝欽以其少年，終不予也。」……

清朝制度，公主體制頗隆，規定也頗嚴格。照「欽定大清會典」所載：「凡公主之等有二：曰固倫公主，曰和碩公主。皇女由中宮出者，封固倫公主；由妃嬪出者，封和碩公主。如中宮撫宗室女，下嫁，亦封和碩公主。固倫公主品級視親王，和碩公主品級視郡王」。至於宗室親王之女，稱格格，格格有五等，為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恭王奕訢之女，為什麼獲此「異數」呢？說開了，這是慈禧的一種政治手段。這裏不妨翻翻他們的家譜。

從道光帝（宣宗）的后妃算起孝穆后早死無子。孝慎后繼，生女一，殤。孝全后，生子一，即咸豐奕訢（文宗），女二，一殤，一下嫁德穆楚克扎布，孝靜后初為靜貴妃（死後晉封），孝全死時咸豐方十歲，由她撫育，生子三奕訢、奕繼、奕訢（恭王），女一，下嫁

景壽。莊順皇貴妃，原稱琳妃，生子三，奕訢（醇王），奕詝、奕譞，女一，下嫁德微。彤妃生女二，下嫁扎拉豐阿，一殤。祥妃生子一奕悛，女二，一殤，一嫁恩崇。

咸豐嗣立，是為文宗。為皇子時，冊立富泰女薩克達氏為嫡福晉；不兩年死了，無出。孝貞后（慈安）為穆陽阿女，鈕祜祿氏，初封貞嬪，咸豐二年，立為皇后，無出。孝欽后（慈禧）為惠徵女，葉赫那拉氏，初封懿嬪，生同治（穆宗）載淳後，始進懿妃而懿貴妃。咸豐做了十一年皇帝便崩御了，同治嗣位，這懿貴妃遂和孝貞后並尊為皇太后。妃嬪之中，僅麗妃（莊靜皇貴妃）生一女，下嫁符珍。

麗妃（莊靜皇貴妃）之女，封榮安固倫公主，論算起來，這位公主真正正是咸豐皇帝的唯一親生女兒，和同治帝是異母兄妹。她生於咸豐五年乙卯，於同治十二年，下嫁符珍，那時已是十九歲的大姑娘了，這位榮安公主，也是很敏慧的女孩子。宮廷舊制，不知自何代起，公主下嫁時，必定派一個年紀大些的婆子，同到公主府，替新夫婦管理家務，甚至有時還要兼「衛生顧問」。此舉本來尚無可議，因為小夫婦單獨居住偌大的府第裏，總得有人代為處理瑣碎事務；再說，公主是嬌生慣養的，一朝出嫁，未必懂得處理家務，甚至房帷之間，也需要有個「顧問」，或許可以少些意外。無如當這管家婆的，每每倚仗皇家氣勢，專走法律空罅而從中作威福，公主駙馬如不給她一些豐厚的賞賜，休想歡諧魚水。

這個弊病，在明季早已有了，明人沈德符的「野獲編」，記管家婆事，很有趣，如謂：「公主下降，例遣老宮人，掌閣中事，名管家婆，無謂蔑視駙馬如奴隸，即公主舉動，每為所制。選尚之後，出居於王府，必捐數萬金，賂賄內外，始得構伉儷之好。今上（按指萬曆皇帝）同產妹永寧公主，下嫁梁邦瑞，意以索賄不足，駙馬鬱死，公

主居鑾，猶然處子也。……「謝在杭的「五雜俎」中，也有「國朝駙馬尚主……後即居甲第，長安邸中，錦衣玉食，與公侯等。……駙馬雖貴爲爵，然出入有時，起居有節，動作食息，不得自由，而彌母闈豎之老者，威震六宮，掌握由己，都尉反俯首受節制，凡事務結其權心，稍不如意，動生讒間。」云云。

滿清入關，君臨中夏後，把明朝這種黑暗制度，也全盤接受過來，公主下嫁，那個管家婆也拿雞毛當令箭，搬出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來干涉小夫妻牀第之事。公主如有宣召駙馬侍寢，每次都非納賄通行費若干，才能進入香閨去卿卿我我。否則管家婆嘮叨大啦，不是說少年夫妻要謹慎入房，便是說好合百年，最要善保玉體，再不然搬來皇家體制如何如何。公主駙馬多是年青面嫩，這種涉及性的問題，總是羞人答答地，怎敢敞開來回駁？等到錢財到手，又是有一番好聽的話了，因此清朝公主也多喫這管家婆制度的虧。

榮安公主下嫁符珍，滿月之後，符珍未能滿足管家婆之欲，不能入內者三個月，十九歲的公主，嫁了人怎捱得下九十天的形單影隻？忍無可忍，回到宮中，問慈安太后說：「皇額娘（滿語稱母之謂）到底把我嫁給誰的？」慈安笑道：「傻孩子，你的駙馬不是符珍嗎？」榮安道：「既是符珍，爲什麼我三個月了，還未見他一面呢？」慈安頓悟她的語意，立即澈查此事，並將管家婆召回，並命以後不許有此例。

咸豐帝奕訢、和恭王奕訢、醇王奕璘，都是異母的兄弟，奕訢生母靜貴妃，是道光帝最得寵的妃子，咸豐帝於生母孝全后死時才十歲，道光叫靜妃撫養。道光因愛靜妃而愛奕訢，本欲立爲皇嗣，靜妃力辭，始不再提。當時咸豐頗疑懼不得立，後賴師傅杜受田代他畫策，才得冊立，到了道光逝世，咸豐感念靜妃恩，一切禮秩，視同母后，但僅是上尊號爲皇考貴太妃，而沒有晉封太后，奕訢屢請，有一次咸豐帝正在煩著，奕訢又提起這事，咸豐帝忽說：「封是準要封的，你急什麼呢？」碰了一個硬釘子，也不敢再說了，但這話也許於入宮問

安時和他親生娘說過，女人家心地不免窄狹，當咸豐面前，便沒有以前那樣親密了，咸豐也似有所覺。靜妃四十四歲病篤時，咸豐朝夕侍側，問安視藥，每和奕訢替班互值，當那最後幾天，病人神志已不太清楚，咸豐坐在床邊，靜妃看了一眼誤爲奕訢，便就枕斷斷續續地說：「我這病早晚準不會好的了，難得他們總算待我不錯，可是當初咱也費過一番心血的！當初你皇爸爸要立你，咱不該矯情力辭，想起來可真不必，要不然何至叫你委曲在人下？而你娘至死也不過是個妃位呢！」說着哽咽不已！咸豐聽了，知道這老人家病中出真言，急亂以他語，趨出，即草詔尊靜貴太妃爲康慈皇太后，並告知奕訢，靜妃也自悟失言，病勢又趨嚴重，次日便撒手人間了。這件事使咸豐和奕訢的心靈深處，各投下一條陰影，奕訢的生母死後飾終之典，雖按皇太后喪制舉行，並上諡號爲孝靜，而六王和皇上沒有以前那樣親密了。

咸豐在清代諸帝中，還算差強人意的皇帝，却是命運太差，一共做了十一年便賓天了，他即位時年紀僅有二十，即遇到太平軍之亂，他生長深宮，毫無行政經驗和作戰經驗，但他却能用林則徐、革運穆彰阿，最後復對曾國藩之種種優容，於江忠源駱秉章胡林翼等一心倚畀，以對付比他年長十八歲的洪秀全，以及太平軍之外的捻、會、苗、教、東干、滇回、纏回，等等的內亂。在內憂未平中，外患又起，自英法聯軍佔廣州並擄走了葉名琛起，以至巴夏禮事件，英法人挾其船堅砲利，攻進北京，焚掠圓明園，他躲往熱河，不得已叫奕訢去和洋鬼子議和，俄國不放鬆，也插上一腳來嚇唬中國，取去了一大片土地，他正在懊喪中，又聽到洋鬼子要擁立恭王，他惱恨之極，憂憤成病，病中奕訢屢次請覲，他覆以「相見徒增感謂」，不許他見面。終於在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六日薨逝，始終沒有和奕訢重敘家人手足之情。

因爲兩個公主，一個是咸豐帝的親生女，一個是恭王的親生女，所以不能不把奕訢奕訢兄弟間感情簡單說一番。如果咸豐享祚不至如許之短，那不會有兩個公主同時出現，而奕訢之女，照例只能稱格格

，決沒有榮壽固倫公主的尊榮的。

威豐在熱河時始終重用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瑞華，一等公景壽，三等輔國將軍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署領侍衛內大臣肅順，以及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等軍機大臣，死前一日，他召見了這八個人，吩咐他們立載淳爲皇太子，並授以贊襄政務的職銜。由於這八個贊襄政務王大臣的支持，載淳得以嗣位爲皇帝，鈕祜祿氏升爲母后皇太后，生母懿貴妃也被尊爲聖母皇太后，而這聖母偏又想攪政權，載垣等堅決不願，尤其肅順更瞧不起那「西邊的」，威豐活著時，肅順曾勸行鉤戈故事，把她賜死。而慈禧在未「幸」熱河時，曾勸不必出京，在逃亡中又因飲食小事，遭到這兼侍衛內大臣肅順的無情呵叱，聖母皇太后和這八個王大臣，因舊怨新恨的迸發，勢成不兩立。於是，她便想爭取那凍結已久無份贊襄政務的近支宗親的恭王奕訢，來做靠山，準備發動政變。

慈禧身邊最得寵的太監小安子，（安得海）啣了二十五歲的慈安太后，二十七歲的慈禧太后的密命，化裝了一個村姑模樣，混過了肅順們層層列列的警衛隊，跑到北京去搬取三十歲的恭親王，以「奔喪」爲名，到熱河和兩個太后密談一陣，安排下「辛酉政變」的執行方法，把八位贊襄政務的王大臣一網打個盡，愛新覺羅皇朝史無前例更爲祖宗家法所不許的母后垂簾聽政的好戲便開演了，一直到這皇朝的落幕。

她們份雖主臣，但總是年輕的嫂叔，總得顧着閒話，雖然用同治的名義，下了一道諭旨：「議政王（奕訢）等贊理庶務，母避小嫌。」然在當時主幼臣疑之時，奕訢有執行政變推翻垂簾之功，爲要固結他的歡心，使他赤心不貳，更混去過他們兄弟間不愉快的陰影，於是把他的女兒，留養在宮裏，寵以殊榮。辛酉的十二月初十日，兩宮懿旨云：「恭親王之女，聰慧軼羣，素爲文宗顯皇帝最所鍾愛，屢欲撫養宮中，晉封公主，聖意肫肫，言猶在耳，自應仰體先帝之意，用沛特恩，著即晉封爲固倫公主，以示優眷。所有服色體制，均著照固倫

公主之例。」……

這榮壽固倫公主便是這樣來的。這是慈禧一種政治手腕，所謂「先帝之意」和「素爲最所鍾愛，屢欲撫養宮中」等等，不過中書承旨一種假託的話而已。這榮壽公主生於咸豐四年二月，這時不過十歲，比文宗和麗妃所生的親生女榮安公主，大一歲，反而沒有她得寵，一則不是慈禧自己所生，而另一個則是政治成份重過親情，所以過房撫養的反比真正的公主聲勢來得煊赫。在清宮裡，這榮壽公主，是被稱爲大公主的，慈安太后是個老實頭。又是無男無女，年青居寡，崇居宮闈，坐享天下之奉，有個把女孩在她面前親親密密地叫她做皇額娘，焉有不愛之理，因此對榮壽公主也好，榮安公主也好，她都一視同仁，即是同治帝載淳，也和她很親熱。慈禧便不然了，麗妃所生的，不是從她肚皮出來，她怎會去寵愛？恭王的長女，最初也許是因含有政治成份，故意裝做，而且做得很逼真，可是親近久了，也許愛心會油然而生，宮闈禮數多，規矩嚴，公主們自有嫡母阿媽宮監們，前呼後擁的伺候著，管教著，當然不會使她操心費氣，自然集寵於這大公主了。

同治初年，大公主才十歲左右，慈禧便起了爲她選擇駙馬之念，諭知近臣們就八旗子弟裡，慎重物色。當時醇親王奕譞，同都統託雲保交情最篤，更以他是曾經替宮廷出過力的一個，因此力舉託雲保的兒子阿克占，可以尙主。——這託雲保是吉林人，別字兩臣，隸滿洲鑲黃旗，姓額哲特氏，最初以「挑好漢」被選至京，授侍衛，洊升至副都統，辛酉政變時，慈禧曾派他在密集宜旨提拿肅順，後升都統。慈禧記起了這個人，又見慈譚稱讚他父子，便在口頭上允諾，差不多已成定局了，至少沒有定日子下聘，却不道偶然有一次，慈禧忽然先叫這阿克占進宮看看，召見之日，廷陛森嚴，威儀咫尺，阿克占本來有口吃毛病，至此益發咕咕巴巴的，心裡愈急，嘴巴愈不聽使喚，奏對未能稱旨，那一副眨眼睛抖嘴皮的形相，更不受著，慈禧大不高興，對左右說：「你們瞧，憑他們這個醜形惡狀，也想喫天鵝肉嗎？叫

他去吧！」就這樣，準駙馬的擬議，便告吹了。再選才選了景壽之子志端。景壽尚道光帝第六女，壽恩固倫公主，乃奕訢之妹，封一等嘉毅勇公；志端是景壽長子，一品蔭生，也算親上加親。這時麗妃所生的榮安公主比大公主小一歲，接著他選中了符珍。

清制，公主婚事之宣佈，曰「指婚」，指婚之日，由皇帝選定夫婦偕老大臣一人，偕額駙（清代駙馬，稱額駙。）到乾清門東階之下，北面俯伏，由襄事大臣宣讀聖旨畢，額駙行三跪九叩首禮。算指婚儀式告成。指婚之後，禮部奏請欽定額駙品級，固倫公主，稱固倫額駙，品級視同固山貝子，和碩公主，稱和碩額駙，品級視同超品公。訂婚稱為初定，前一日，額駙到午門外，進獻一駝八馬，謂之一九禮。初定之日，進宴九十席，羊九十九頭，酒四十五纔，恭獻大內，但這都不必額駙爺破鈔，自有光祿寺遵制循例備辦一切。是日皇帝在保和殿賜宴額駙及其族人，皇后在宮裡宴額駙族中女眷。

榮壽大公主下嫁，是同治五年九月。榮安公主下嫁，是同治十二年八月。這裏再說到下嫁的儀式。公主下嫁的前一日，額駙照著所定品級，穿戴齊整，率領族人，詣前清門外，行禮謝恩，於是內務府官員，帶了鑾儀校，把公主嫁裝，齊送到額駙府第，由內務府選定夫婦偕老的命婦，率領執事婦女，代為陳設。吉期是由欽天監選定的，這一天，額駙進鞍馬各二十九，甲胃二十九，馬二十一，駝六，宴九十席，羊九十頭，酒四十五纔，送詣午門恭納，叫做「九九」禮。如固倫公主，則在保安殿及後宮，大開筵讌一番，和碩公主，筵宴便省除了。送嫁的有親王福晉，貝勒貝子的夫人，以及內務府大臣的命婦等。吉時到了，公主由管領命婦的導引陪送下，穿了吉服，詣皇太后皇帝皇后前，行六肅三跪三拜禮，（和碩公主則再到她生母前，行四肅二跪二拜禮。）之後，命婦等導公主升輿，由鑾儀衛內校，抬了出宮。以提燈十六，蓮炬二十為前導，送嫁的福晉夫人命婦等，坐著大轎隨行，額駙由內務府總管大臣及護軍等一千人騎著馬護衛著，直趨額駙府第。

滿清是游牧民族，喜興到時做新郎的用弓矢對與虛射一響，新娘抱著寶瓶下轎，入坐吉時，由福人致祭庭中，奠羊酒，用刀割肉，並致吉詞，禮畢，簇擁一對新人入房合巹，喫子孫餠（例不能煮爛，新人咬了一口，便塞在炕席下。）接著夫婦登床，諸人退出。公主額駙婚日也是如此，只不過額駙公主先行宮廷禮之後，才平行平坐，上床了便和一般民間沒有什麼不同。

成婚了九日，才歸寧，歸寧之日，如得旨許可額駙入宮，公主額駙雙雙由內務府官員及護軍校等護導下入宮，一同在皇太后皇帝皇后前行禮；如無旨入宮，便僅公主進宮行禮，額駙只在乾清門外來個望闕謝恩。至此下嫁儀節，已算告成，此後公主府第，內務府替它設置護衛，其品秩人員之多少，則視品級等第而別。

榮壽大公主的體制隆重到怎樣呢？這裏可舉一兩件事便可概知。在東城安定門大街的大佛寺後邊，每逢她入宮或回府，那種氣派是夠驚人的，她轎前有兩個騎馬執鞭的「頂馬」，凡所經街道，這兩個人便高聲大叫：「坐車的下車！」將行人車馬，盡皆驅入旁胡同裏去，臨時禁街，有些走避不及的，往往遭到鞭打，因此行人視安定門地安門一帶至大佛寺為畏途，生怕驟然遇到大公主鑾駕，雖不遭鞭打，也怕被困在胡同裏。

另外一件，如果榮壽大公主的鑾輿，在路上偶然和她生身的父親恭親王不期而遇，她必須立即傳令隨從侍衛人員，將她轎子的前面，遮上一幅極大的帷幕，好讓驕夫疾趨而過，否則恭親王的轎子也得「迴避」到胡同去，再不然恭親王也得下轎肅立道旁致敬。

可是榮壽大公主，威儀體制隆崇是隆崇極了，而夫婦甜蜜的光陰，只過了不到五年，志端額駙很好學，於同治十年，便因患了癆病死了，大公主從此寡居。那榮安公主呢？她有勇氣把管家婆擠了，讓她和符珍額駙過著尋常夫婦的生活，但也過了不好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她自己却香消玉殞，死時祇二十歲，（符珍到宣統元年才死。）這時大公主正以妙齡寡鵠，時常入宮隨侍。

她在宮禁裏，雖得慈禧的寵愛，倒不是一味附順，反之却頗有匡正。某筆記載：「某歲，慈禧製一艷色衣，喜甚，謂近侍不司令公主知。公主已知，一日，從容言：『曾在某處，見某色材織顏色俱絕，擬製衣進御，以非祖制遂罷。』慈禧默然，退謂左右曰：『曾令爾等勿使知，使非多言，公主甯得作此語耶？』……」

同治載淳以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患痘去世，臨死前口授李鴻藻遺詔，傳位給孚郡王奕譞的過房子載瀾。鴻藻把詔給慈禧看，慈禧看了大怒，把詔撕得粉碎，當晚召集親王大臣進宮，並宣布同治已死，只討論何人應嗣大統。有人提議立溥倫。溥倫是貝勒奕緯的繼子載怡所生，慈禧不同意。溥倫之外，最有資格是恭親王家裡的子孫，慈禧搖搖頭，便否決了，她提出醇親王奕譞的四歲兒子載恬，承繼咸豐，而不為同治立嗣，那就是後來的光緒帝，為慈禧親妹妹蓉兒所生，再度製造自己垂簾的局面。

奕訢是老六，奕譞是老九，雖同是道光所生（異母），二人生性不同，抱負各異，奕譞老實聽話，更佔了慈禧妹夫的便宜，因此，在光緒帝嗣統之後，親王府裡，對這沖主都很嫉視。這位大公主顧全大局，對光緒帝時加照拂。光緒秉賦孱弱，被迎進紫禁城的鍾粹宮和慈安太后同住，慈安死後，他最親近的人，外邊是師傅翁同龢，裡邊便是這大公主，在長春宮養尊處優的慈禧是對他不甚關心，所給他只是冷酷的面孔與嚴厲的管教而已。十八歲大婚時，隆裕是慈禧的內姪，珍瑾二妃家裡則和恭王有姻關係，大公主以親及親，所以愛護倍力，戊戌後，光緒終不至被廢，大公主也與有力焉。

庚子因義和團給聯軍攪得天翻地覆，大公主也跟著西奔，迴鑾以後，慈禧一反平日嫉視外國鬼子的態度，常邀各國使節的夫人，入宮談話，裕庚之女德齡，因生母是法國人，能作英語，因命入宮為通譯。其時慶王諸女亦在宮裏，獨大公主很接近德齡，常叫她讀西報，以向慈禧陳述，所以大公主也很懂得外事。（德齡後因介紹外國人代慈禧畫像，中飽潤金八萬元，為慈禧所逐，民國初年嫁給美國人，寫

「清宮二年紀」，自稱「公主」，其實裕庚是漢軍旗人，連縣君都沾不上，商務印書館出版漢譯本，大書德菱公主，太笑話了。）

她的態度高貴而嚴肅，和他同輩載字排行的人物，都很敬憚，溥字輩的更不用說了。慈禧光緒相繼崩逝時，宮裏分兩邊忙著辦大喪，她看見光緒帝停屍在板床上挺著，屍邊點著白蠟燭，殿空無人，淒涼之極，她心裏難過極了，叫人請載瀾來，正面對他說：「兩宮升遐，到造化了你啦！你的孩子接上了皇位，你又是個現成的攝政王，大喪擺在眼前，宮裏上上下下幾百人，沒有一個承辦這邊的事，萬一有了差錯，該誰當著？兩宮待你不薄，你呀！還是大行皇帝的親兄弟呢！……」

大公主的派頭，到了清室退位後，一切體制自也隨著黃龍旗一起束之高閣了。可是在北京的滿洲貴族，對她還是十二分尊敬。載瀾溥儀溥儀等，見到她仍是行跪拜禮。民國十四年，載瀾過四十歲生日，頗有鋪張，這一天，北洋政府軍政要人紛往致賀，載瀾於民國八年徐世昌當政時，因在清末同在軍諮府做過同僚，授他為肇威將軍，他得意之極，每為人寫聯匾，都寫上新銜頭，並刻圖章蓋上，但他和滿族中人周旋，又還了天潢貴胄的郡王的服裝。生日那天，他穿著長袍馬褂，和眾賓周旋，忽報道大公主親來致賀，載瀾慌了，急忙將郡王的袍褂翎頂靴帽取了出來，等到大公主駕將到門，他向眾賓告個罪，溜到大門內回事處小房間裏，全身披掛起來，大公主轎子一到，載瀾率了全府執事人等都在門外排班跪接，載瀾扶著大公主的轎轎，進入內室，請她坐在正中特設的座椅上，全府男婦親眷，一一上前請安參謁，禮畢，大公主才下座位來，同他們行家人之禮，與尋常旗人無異，載瀾在裏邊冠服趨跽了半天，直到安了席之後，又溜了出來，脫下披掛，再和北洋一班要人周旋，大公主起駕回府時，他又穿起清裝跪送如儀，論輩份他們是姊弟，但固倫公主的體制，在旗門子弟是仍然有威風的。這大公主也有愛聽戲的習慣，民國廿一年，她已是七十七歲了，還常在東安市場吉祥班聽聽程魁秋馬連良的戲，十足旗下老太太的樣子，不久老病下世，却由她了結二千年公主之局。

返鄉漫談

（樊開印先生、周健教授在中國邊政協會七十九年會中講述李憲章先生節錄）

樊開印先生：主席、各位先生、各位小姐，我本人去年到西安去考古，本來是帶著孩子去考察甘肅莫高窟，結果在火車上有人告訴我，既然到了莫高窟，為何不到新疆去跑一跑？就在這個狀況下，我就帶著孩子先到新疆去考古，我主要的是到迪化，現在迪化叫烏魯木齊，其次就是到吐魯番，在吐魯番無論走到那個地方，一般來講大多數都是維吾爾民族。無論走到那個地方，每個村落，一進去以後，那邊的同胞對我們都非常和氣，在那兒講普通話都能通。我覺得將來各位若是到那邊去，會發現一個狀況，凡是壞的事情，共產黨就會講這是國民黨幹的，好的都是他幹的。譬如在吐魯番北邊現在成立一個觀光區叫五道明，所謂五道明就是在五道樹林中間有水溝灌溉，使樹木長得很快，非常壯觀，那邊解說員，就向我解說，這原來就是一個森林，被國民黨亂砍亂伐，結果把森林砍掉了以後，北方的沙便南移，廢了很多村莊，經共產黨努力才把它恢復，如此將五道林說得天花亂墜，我向其聲明，本人是研究歷史地理的，知道這個地方原來就是一大片原始森林，國民黨沒在這打過仗，就是打仗，也無法把整個森林砍掉，他無話可說，我要他憑著良心告訴我，究竟這片森林是怎麼毀掉的，他問我是打那來的，我說是臺灣來的，他才以不可告訴別人的口吻坦白告知真相，假如你到那就常會遇到這些事。因為事先沒有準備，拉雜難的報告，希望各位多多指教。

周健教授：各位前輩，我是西安人，到大陸去過兩次，一次是探親，一次是作史地考察。大陸的各種現象很多人都知道，雖然我在一歲時來台灣，是在台灣長大，但是感受仍然非常深，跟到其他的國家不一樣。第一次是去年暑假，第二次是今年八月份，回來已有半年了，由於自己是念歷史的，看到自己國家的古蹟，感受非常深，今年是考察，雖然是稍微有點熟悉了，但是同樣的地方，兩次去兩次的感受還是

不一樣。雖然是這樣，凡是去過大陸的各行各業的人士，有個共同的感想，就是還想再去，雖然那邊有許多讓你看不順眼的地方。第一次去探親，跟他們比較有真正的接觸，我是北方人，個性比較強一點，有些地方當場是看不順眼，但是忍下去了。甚至罵三字經，真是豈有此理，很多規定真是莫名其妙，給我很不好的印象，讓我難以想像。譬如在飛機上，乘客上去被趕下來，就是這樣不講理，這是我親眼看到的。四十年以來，好像人性可以改造，中國為什麼變成這個樣子，實在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謝謝、對不起」這些話在那邊都聽不到，認為是理所當然，從來不會感激你，尤其是北京。我雖然很喜歡北京，但是那裡的人不太可愛，對外面來的人，都是一幅愛理不理的樣子，所謂親情，是為了要你的錢，其他的地方，我就無從談起，因為處處皆新聞。不過我覺得雖然只跑了兩趟，對兩邊的看法，寫的會比較理性化，國共雙方醜化、扭曲對方太嚴重了，我覺得很不合理。八〇年代的共產黨和一九四〇年代的國民黨一樣，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大陸去辦事情要「研究、研究」，就是要「煙酒、煙酒」，（普通的還不要）。如果是台胞的話，當然是有很多方便，今年印象最深刻的是到好幾個地方，參觀博物館及古蹟，直接就可以進去。第一個是參觀人民大會堂，在陝西廳、內蒙廳看到許多文物，台灣廳有地氈，他們本地人就不可以進來，這個現象，使我心裡非常難過。我覺得共產黨再怎麼搞宣傳，再專制再獨裁的政治，也不能完全控制人民，因為管制人的思想是不可能的。我帶了些小禮物，小東西要送給他們的學生，因為我自己教書，對學生有好感，我很驚訝他們會說謝謝，跟一般老百姓不一樣，而且會叔叔、伯伯的這樣叫我，會跟我談談話，非常可愛，沒有完全把人性抹滅掉。我在這裡附帶要提一點，今年在我去之前，希望能夠以本會的名義，參觀一些他們的單位，六月初

，請會裡發些公函，很遺憾的是在我臨走之前，沒有任何單位有回音，我想他們是要討論一下。我在去年第一次去參觀大學的時候是被拒絕，沒有安排不能進去，他們不喜歡跟台灣有掛鉤，對民主、自由那一套是很敏感的。這七個單位以北京市最多，像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學院、民族文化宮、民族出版社，以及在呼和浩特市、中國蒙古史學會都去信，但是在我回來之後，信才來，有三個單位有回音，有兩個單位是同一個地址，其他四個單位如石沉大海，沒有反應。我那時候的構想，是他們那邊如果願意接納我，會贈送本會出版的書刊。我這次帶了半箱的書，送給大陸通關都不檢查，入境時他們看都不看，很方便就帶進去。明後年若再有同樣性質的拜會的話，我要早點安排跟他們做點交流，希望能夠有正式的訪問團，純粹觀光比較沒意思，應該做點具有實質意義的事情。大陸上學術界的人士，我見得不少，尤其是今年見得相當多，我覺得他們想來台灣的目的，不見得是很欣賞我們。他們的生活非常落後，歡迎我們去投資，甚至我們台灣商人在那邊另起爐灶，也就是娶大陸妹，這個例子很多，他們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重婚應該屬於犯罪，是間接通商的後遺症，為以前所沒有想到的。最後講一點個人的感想，大陸的人心，從上到下是求變，但是怕亂。我在大陸上的親戚朋友非常多。最低階層是農民，還是很苦的，給他們香皂、衛生紙都捨不得用，留起來當紀念品。我的親戚裡層次最高的是在中共北方公司做武器外銷，是廠長級，住在北京，家裡之豪華，衣服都是進口貨。有錄放影機的家庭，絕對是高水準的，錄影帶一卷就等於一個月的工資二百五十塊人民幣，家裡一大堆，一看就曉得層次不同。另有親戚在那邊等於是統治階級，有一個親戚在武漢市政府，有一天他親自告訴我，即我們知道共產黨有問題，但是不能推翻，他們認為如果推翻了，國民黨也無法統治大陸，說得很露骨，又說國民黨的能力，紙能管一個省，因為國民黨以前在大陸就沒搞好，但其實是丟了大陸的因素很多，有很多外在因素。他們共產黨，再怎麼不好，至少還能維持安定，但是現在如

果把他們打倒的話，後果會更不堪設想。我再仔細觀察，他們確實有很多事情管不了，因為地域主義的觀念作祟，上海對北京有意見，全大陸二分之一的稅收都送到北京去了，北京就搞建設，上海還是老樣子，國民政府時代的老建築還在。廣州跟北京的差距非常大，光在街上看到的文字都是繁體字，上海也是如此，官方的招牌是用簡體字，民間則是用繁體字，是一國兩字，錢幣也是一國兩幣，已經是雙軌制，很多是雙重標準。

（文接52頁）

萬歲四大字。其上伶官奏樂，其下為大露台，百藝群工，競呈奇巧，……然為在廣寒清虛府中也。」

降及清代，上元娛樂中多了一種「烟火」的觀賞，清宮遺聞云：「清晨，先於圓明園宮門，列烟火數十架，藥線徐引，燃成界劃欄杆五色，每架將完，中復燒出寶塔樓閣之類，並有籠鴿及喜鵲數十，在盒中，乘火飛出者。未申之交，駕至西廠，先有八旗馳馬諸戲，或一足立鞍凳而馳者，或兩足立馬背而馳者，或扳馬鞍步行而馳者，或兩人對面馳來，各在馬上騰身互換者，或甲騰出，乙在馬上戴甲於首而馳者，曲盡馬上之奇。日既夕，則樓前舞燈者，三千人列隊焉。口唱太平歌，各執綵燈，循環進止，各依其綴兆，一轉旋，則三千人排成一太字，再轉成平字，以次作萬字歲字。舞罷則烟火大發，聲如雷霆，火光燭半空，但見千萬紅魚，奮迅跳躍於雲海之中，極天下之奇觀也。」

清宮遺聞一書，不註明資料來源，上文所記，究為什麼年代，無可稽考。據臆測，大約在圓明園未毀於英法聯軍之前，其為乾嘉盛世乎？

清宮舊例，並於正月十五日，筵宴外蕃於圓明園，放烟火，轉龍燈。人持一竿，竿上橫一竿，狀如丁字，橫竿兩頭，繫兩紅燈，控隊盤旋，參差高下，如龍之宛轉。其制與今日的龍燈，頗有不同。



智慧藏



智慧藏

中國邊政發行旨趣及徵稿簡約

一、本刊以報導會社活動，聯絡邊胞感情，團結邊疆人士，研究邊政問題，宣揚反共國策，復興民族文化為主旨。園地公開，歡迎惠稿。

二、學術論著，外文翻譯，書籍評介，均以有關我國邊疆史地、人物、文化等為主。惟翻譯文稿，請附外文或影本，如需退還外文，請附足回郵。

三、簡明精練之時事評論及富有趣味性之文藝作品，亦歡迎惠稿。惟所有文稿除滿蒙維藏文外，均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加註標點，以便編排。否則，原件璧還。

四、來稿除特約稿件外，每篇以五千字以內為原則。惟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請加註明。

五、來稿文責由作者自負，一經發表，版權即歸本刊所有。一稿兩投，恕不致酬。如用筆名發表，請在稿末註明真實姓名、住址及電話。抄襲之文章請勿投寄，如經查出，即刊登其真實姓名於本刊。

六、來稿請寄台北市寶慶路九號蒙藏會陳式武先生收轉。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〇一九七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 一六五八號 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 六月創刊
中華民國八十年 三月出版

中國邊政季刊

第一一三期

名譽發行人：阿不都拉

發行人：宋念慈

社長：李學銚

主編：劉銚

副主編：陳式武

發行者：中國邊政雜誌社

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一號

電話：三二一五三一—二六八

聯絡處：台北縣新店市三民路20巷42號

電話：九一一五二六五

印刷者：公館打字行

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81號2F—一

電話：三六三三五三四